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史記菁華錄》研究

A resarch on *Shiji Jinghualu*

鄭海虹

Hai-Hong Cheng

指導教授：李偉泰 教授

Advisor: Professor Wei-Tai Lee

中華民國 一〇六 年 七 月

July 2017





國立臺灣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史記菁華錄》研究

A resarch on *Shiji Jinghualu*

本論文係鄭海虹君（學號 R03121020）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完成之碩（博）士學位論文，於民國一〇六年七月10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李偉宸

（簽名）

（指導教授）

賴明德

張素卿

## 摘要



《史記菁華錄》是清代流傳最廣的《史記》選評本之一。編著者苧田氏按照「掇其菁華，略其敷衍」的標準，從《史記》中精心挑選出敘事描寫最精彩的篇章，並加以裁剪和評點。書中的評點詳密而見解獨到，對學者研讀《史記》起到重要的輔助作用。

近年來，關於《史記菁華錄》的研究明顯增多，但多數為針對某一問題的單篇論文，對於《史記菁華錄》一書的評點缺乏系統性的整體研究。此外，該書的編著者問題也有待進一步探析。

本文立足於前人的基礎，進一步探究《史記菁華錄》一書的編著者問題，並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展開全面、深入的研究，包括評點體例、文學評論、歷史評論以及與《史記鈔》對比等四個面向。期望能透過研究，對該書零散細密的評點有全面、系統性的了解，並對苧田氏的批評思想與特點有更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史記菁華錄》 苧田氏 評點 《史記》批評

# Abstract



*Shiji Jinghualu* was one of the most wild spread selected works of *Shiji* in Qing Dynasty. The editor of *Shiji Jinghualu*, Zhu Tianshi, picked up the most wonderful narrative pieces in *Shiji* with some of the paragraphs cut. Besides, he wrote the so-called Pingdian, the commentaries that consist of comments attached closely to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xt of *Shiji*. The Pingdian were detailed as well as insightful, which helped people understand and learn from *Shiji*.

In the past few years, research of *Shiji Jinghualu*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most of them were articles focused on a single topic while systematic research was rather limited. What's more, the identity of the editor was still an unsolved problem.

The study explored the problem of the editor's identity, and went into the Pingdian of *Shiji Jinghualu*, including the stylistic rules of the Pingdia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the historical comments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Mao Kun's *Shiji Chao*. It aimed at gain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ingdian as well as Zhutianshi's view points.

Key words: *Shiji Jinghualu*, Zhutianshi, Pingdian, the criticism of *Shiji*



# 目次



摘要 .....	i
Abstract.....	ii
目次 .....	iii
<b>第一章 緒論 .....</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3
一、《史記菁華錄》的注釋本及導讀文章.....	3
二、《史記菁華錄》相關學術研究.....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	14
<b>第二章 版本與編著者問題.....</b>	<b>17</b>
第一節 版本概述 .....	17
一、《史記菁華錄》六卷本系統概況.....	17
二、《史記菁華錄》四卷本系統概況.....	18
三、六卷本與四卷本《史記菁華錄》之差異 .....	19
第二節 編著者問題 .....	22
一、《史記菁華錄》編著者之稱呼溯源.....	23
二、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質疑與探究 .....	25
第三節 小結 .....	31
<b>第三章 《史記菁華錄》的體例 .....</b>	<b>33</b>
第一節 《史記菁華錄》的編著緣起與目的.....	33
第二節 《史記菁華錄》的選錄標準 .....	35
第三節 《史記菁華錄》的評點形式 .....	39
一、評點的內涵.....	39
二、《史記菁華錄》中的圈點符號及其意涵 .....	42
三、《史記菁華錄》評語形式及其功能 .....	56
第四節 小結 .....	61
<b>第四章 《史記菁華錄》的文學評論.....</b>	<b>63</b>
第一節 疏解文意 .....	63
一、註釋考證 .....	63

二、解讀句子內涵.....	66
三、劃分層次，總結段落大意.....	66
<b>第二節 文本鑑賞 .....</b>	<b>69</b>
一、評組織架構.....	70
二、評敘事手法.....	75
三、評描寫手法.....	77
四、評語言藝術與風格.....	79
<b>第三節 小結 .....</b>	<b>82</b>
<b>第五章 《史記菁華錄》的歷史評論.....</b>	<b>83</b>
第一節 史法批評 .....	83
一、不虛美，不隱惡.....	83
二、敘事與描寫出色.....	86
三、微言大義 .....	88
第二節 太史公「好奇」 .....	89
一、評司馬遷之「好奇」與「破體」 .....	90
二、對太史公「好奇」的褒獎.....	94
第三節 解讀太史公深意 .....	94
第四節 提出與太史公不同的見解 .....	96
第五節 批駁前人意見 .....	98
第六節 小結 .....	101
<b>第六章 《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的異同.....</b>	<b>103</b>
第一節 明代的《史記》評點風氣及其延續.....	103
第二節 《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的比較.....	106
一、編著動機與目的.....	106
二、評點體例 .....	108
三、評點內容 .....	119
四、文學觀念 .....	120
第三節 小結 .....	122
<b>第七章 結論 .....</b>	<b>125</b>
<b>參考文獻.....</b>	<b>133</b>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史記菁華錄》是清代流傳最廣的《史記》選本之一，該書由苧田氏<sup>1</sup>在康熙年間編著而成。他按照「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的選錄標準，從《史記》一書中精選出五十一篇、加以裁剪，並輔之以詳密的圈點批註，希望藉由對《史記》內容的解讀、作文之法的分析，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欣賞與學習《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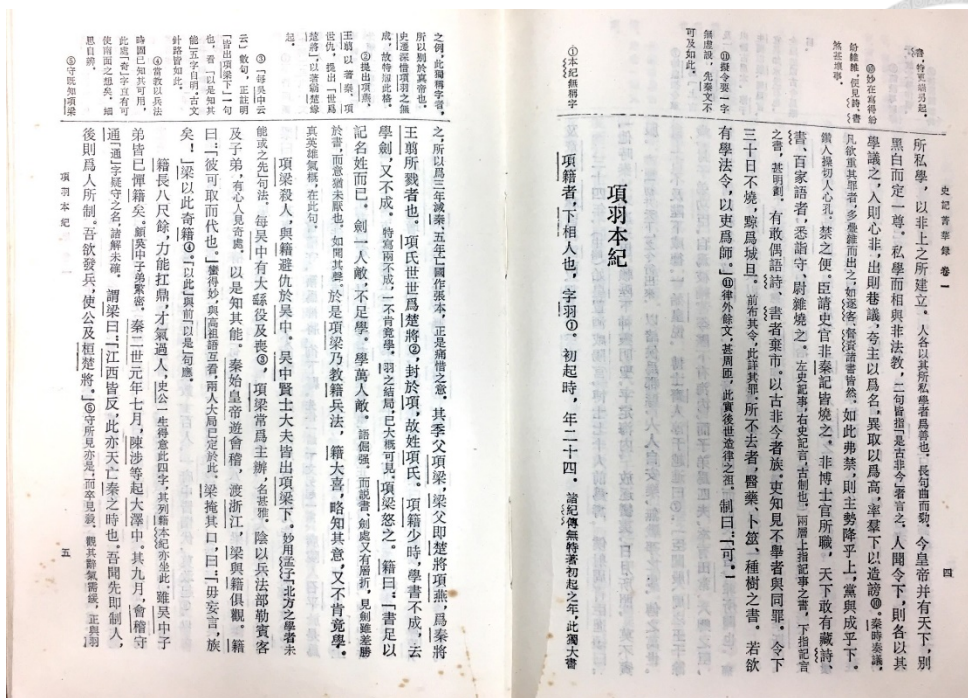
此書自道光四年（1824 年）姚祖恩扶荔山房刊刻出版以來，不斷被重版再刊。王有宗（生卒年不詳，生活於晚清到民國初年）還專門為它作了一個注釋本——《分段詳註評點史記菁華錄》。一直到現在，仍有不少出版社將《史記菁華錄》重新整理、出版<sup>2</sup>；而在《史記》相關的研究論著中，也可以經常看到它被引用的身影。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這部選本對我們研究《史記》批評史及《史記》選本的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也能夠讓我們進一步了解明清以來的文學批評與史學批評。然而，遺憾的是，現今市面上通行的《史記菁華錄》的幾個版本，都將書中與評點密切相關的圈注符號全數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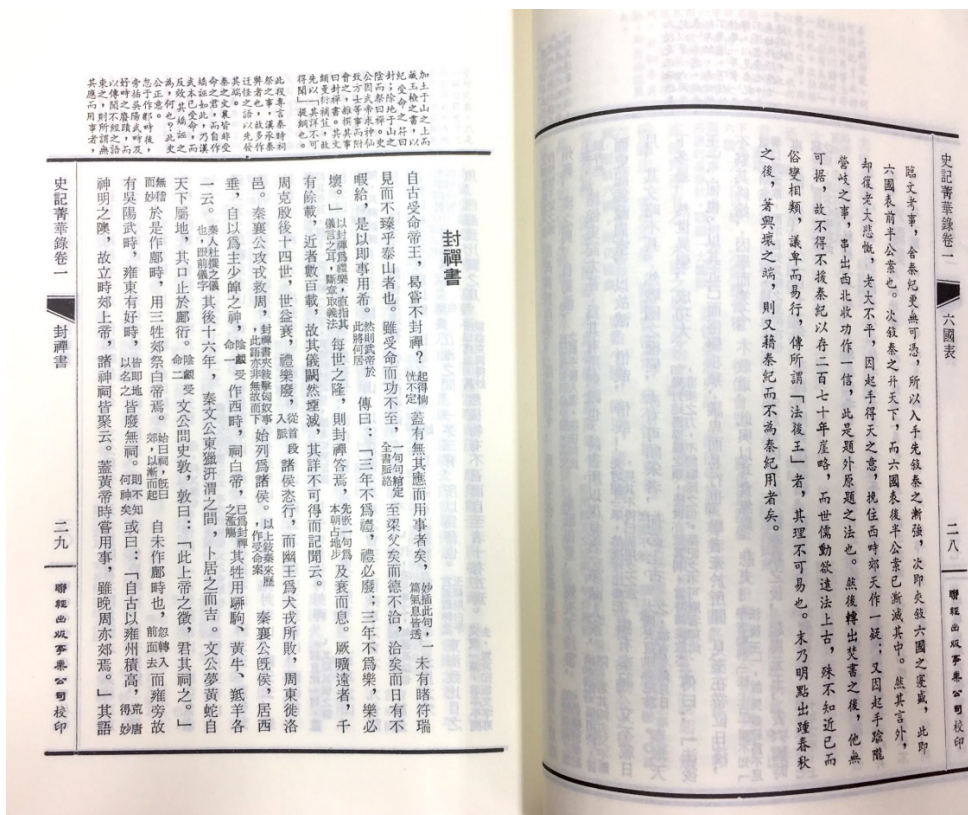
---

<sup>1</sup> 《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稱呼通常為「苧田氏」、「姚祖恩」、「姚苧田」三種。不過，后兩種稱呼現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侯富芳、李振聚、陸平等學者已經論證《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並非姚祖恩；筆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基於編著者姓「姚」而使用的稱呼「姚苧田」也應當取消（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目前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正確的稱呼應當是「苧田氏」。本文引述資料時，如遇資料中將《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誤當作姚祖恩、姚苧田的情況，將用引號對這些稱呼加以標示。

<sup>2</sup> 聯經出版社於 1977 年整理出版《史記菁華錄》，此後不斷重印，初版歷經十八刷，2013 年二版二刷刊行。此外，現代標點與排版的《史記菁華錄》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7 年版、汕頭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北京中華書局 2010 年版、臺北商周出版社 2011 年版、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2015 年版等多個版本。



(上圖為聯經出版社 1977 年版《史記菁華錄》)



(上圖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史記菁華錄》)

而諸如《歷代名家評史記》這樣的輯錄本中，選擇性地淘汰佔據《史記菁華錄》評點大半的文學批評，基本只收錄其歷史評語，導致給人留下「《史記菁華錄》乃歷史評論之書」的片面印象。至於研究方面，目前所見的、對於《史記菁華錄》的研究仍相當匱乏，而且基本是流於碎片化的零散研究，罕見對全書系統化的分析。

筆者基於這樣的現狀，希望能以更接近《史記菁華錄》原貌的刻本為底本進行研究，將書中的評點符號及評語做一番梳理、歸納，將零散分佈全書的評點內容整合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並將其放在明清《史記》評點的歷史脈絡，全面、深入地了解茅田氏的評論思想及特點，闡述其在明清《史記》評點史上的獨特意義。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一、《史記菁華錄》的注釋本及導讀文章

《史記菁華錄》一書流傳與影響極廣。1924年<sup>3</sup>，王有宗為此書作了一個注釋本——《分段詳註評點史記菁華錄》。該書對《史記菁華錄》進一步加工整理，包括對書中內容劃分段落、為茅田氏的選文增加更詳細的注釋，以及為《史記菁華錄》中的十六篇文章撰寫了解題。

除了王有宗的注釋本之外，尚有葉聖陶所撰寫的導讀文章——〈《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sup>4</sup>。這篇文章的前面一半內容，是對《史記》的概述；而後面

<sup>3</sup> 據凌朝棟、高軍強考述：「王有宗，古杭州人氏，生卒年代不詳。根據其在〈分段標註評點史記菁華錄·序〉中所自署時間『歲在甲子春三月』、又為曾國藩所編成於1867年而由李鴻章審定的《十八家詩鈔》作過音註，吳宓先生的女兒吳學昭曾經在《吳宓日記續編》前言中提到王有宗，據此，他應該生活在晚清到民國初年。因而《分段標註史記菁華錄》應該完成於1924年這個『甲子春三月』。」見漢·司馬遷撰，王有宗注釋，凌朝棟、高軍強整理：《分段標註史記菁華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月），前言頁。

<sup>4</sup> 在一些出版品中，〈《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一文的作者被寫作朱自清。案：此篇的作

一半，才是對《史記菁華錄》的簡介與概括。關於《史記菁華錄》的部分，葉聖陶首先介紹了其版本流傳與編著者的信息，繼而介紹芋田氏的編撰體例，最後對《史記菁華錄》的評語逐一分類、概述，並加以評析。

總的來說，王有宗的《分段詳註評點史記菁華錄》與葉聖陶的《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都可視為《史記菁華錄》的輔助性讀物，能夠對讀者閱讀、理解《史記菁華錄》有所助益。

## 二、《史記菁華錄》相關學術研究

前面介紹的是與《史記菁華錄》相關的注本與導讀文章，以下將概述學界對《史記菁華錄》一書的研究情況。

在 2007 年以前，對於《史記菁華錄》的學術研究基本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近十年來，學界對《史記菁華錄》的關注有了不小的提升<sup>5</sup>，關於《史記菁華錄》的研究文獻日益豐富。不過，目前所見仍以單篇的研究論文居多，碩博士論文或

者當是葉聖陶，而非朱自清。〈《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一文，最早收錄於四川省立教育科學館《國文教學叢刊》之一《略讀指導舉隅》一書。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附錄〈《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末尾的按語，該書署「葉紹鈞、朱自清著」，「書中各篇未標著者姓名」。也就是說，此文的作者是誰並不確定。上海古籍出版社最終將此篇的作者署名朱自清，乃是由於「惟《朱自清研究資料集》則標此篇作者為朱自清，姑從之。」可見，以朱自清為此文的作者，只是作者不明情況的權宜之計，並非有確鑿的證據。有更多證據顯示，〈《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的作者是葉聖陶，而非朱自清。《朱自清日記》1941 年 2 月 6 日條：「上午聖陶來，受郭子傑囑帶來二百元稿費。此舉出乎意外，當即對郭及聖陶表示感謝。實際上這只是預支稿費罷了。贈聖陶酒與茶。彼亦以孩子入學事相託。我們並一起定了《略讀指導舉隅》一書的目錄，即《孟子》、《史記菁華錄》、《唐詩三百首》√、《常識文苑》√、《胡適文選》√、《水滸傳》、《吶喊》、《愛的教育》及《中國的西北角》√，其中有√號者由余進行。」（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 年，頁 199-200。）可以看到，打了勾的、由朱自清所編寫的篇目中，並沒有《史記菁華錄》。此外，《葉聖陶集》第十九卷中，1941 年 7 月 28 日條寫道：「午後閱《史記菁華錄》，預備為此書之略讀指導。此篇作成，佩弦再作一篇，《略讀指導舉隅》一書即完稿矣。」又，1941 年 8 月 4 日條：「今天開始作〈《史記菁華錄》指導大概〉，上午得五百言。」，1941 年 8 月 28 日條：「『史菁』指導大概完篇，而『略讀指導』余之所任之稿亦完畢。」（葉聖陶：《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385-393）根據朱自清、葉聖陶日記中的這些記載，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史記菁華錄》指導大概〉的真正作者是葉聖陶。

<sup>5</sup> 《史記菁華錄》相關的研究論文數量自 2007 年開始顯著增長，自 2007 至今共計 12 篇。

專書論著依然十分匱乏，僅有碩士論文一篇：左方霞《《史記菁華錄》研究》<sup>6</sup>。

左氏一文主要從敘事學的角度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進行研究。全文共三章，作者從文本出發，探尋《史記菁華錄》評語中有關敘事學的論斷，結合實例，對芋田氏評論中涉及大敘事時間、敘事時間速度與敘事邏輯等三個方面的內容進行分析總結。另一方面，作者也將芋田氏對《史記》敘事風格、結構章法、人物形象的點評進行歸納總結。在對芋田氏文學批評立場的研究中，左芳霞指出，芋田氏對《史記》的敘事風格、結構章法的品評是從詩意文學的角度出發，而對《史記》寫人藝術的評論則多從司馬遷所採用的平常和醜陋之語入手，可見芋田氏對《史記》的品評是多元化的。

左方霞的《《史記菁華錄》研究》，是現有的從敘事學角度對《史記菁華錄》進行研究的文獻中最有系統、最詳盡的。作者對《史記菁華錄》中有關敘事的評論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歸納，並對芋田氏的評點特色提出很有價值的說明，在《史記菁華錄》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對於書中遍佈的圈點符號，左氏並未予以關注；而她所聚焦的芋田氏的評語，亦基本限於敘事相關的內容。

至於單篇論文，則基本圍繞作者問題、評點特色、敘事、學術價值等幾大方面對《史記菁華錄》進行研究。下面將針對各篇論文主要內容逐一介紹：

### （一）《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研究

關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研究文獻共有四篇，均為單篇論文，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討論「《史記菁華錄》編著者是誰」的問題，包括侯富芳的〈《靜志居詩話》散論〉、李振聚〈《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陸平〈《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三篇。另一類是關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芋田氏的研究，這一類目下有一篇文章，季紅花的〈被淡忘的明清評點大家「姚苙田」〉<sup>7</sup>。下面將分別敘

<sup>6</sup> 左方霞：《《史記菁華錄》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碩士論文，汪祚民先生指導，2011年）。

<sup>7</sup> 季紅花：〈被淡忘的明清評點大家姚苙田〉，《長春教育學院學報》第29卷12期（2013年6月），頁71-72。



述。

### 1、《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問題研究

關於編著者問題的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侯富芳的〈《靜志居詩話》散論〉<sup>8</sup>。這篇文章有一個小節是關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問題的論述，但侯氏並未進行大篇幅的深入闡述。此後，有李振聚〈《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sup>9</sup>和陸平〈《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sup>10</sup>兩篇文章，對《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進行專門性研究。

侯富芳〈《靜志居詩話》散論〉一文，提出了「《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不是姚祖恩」這一重要論斷。她從清代相關史料中查出姚祖恩中進士與仕宦的年份，再對比〈史記菁華錄·題辭〉中芋田氏的落款時間，指出兩者的時間跨度過大、遠超出一個正常人的生命長度：〈題辭〉中，芋田氏落款時間是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年），而姚祖恩在嘉慶十二年1807年還有擔任惠安縣令的記錄。她假設芋田氏落款時為20歲，則擔任縣令時已有106歲高齡，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從而論證了《史記菁華錄》的作者並非祖恩。

侯氏敏銳地捕捉到〈史記菁華錄·題辭〉落款時間與公認的編著者——姚祖恩的仕宦時間跨距過長，通過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不是姚祖恩。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發現，對後來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不過，侯富芳在論述的過程中存在一處漏洞。她將《史記菁華錄》的真正編著者稱為「姚芋田」，這是不妥當的。「姚芋田」這一稱呼的產生，是基於學界長期以來的認知，即《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芋田氏等於姚祖恩。既然侯富芳已經

<sup>8</sup> 侯富芳：〈《靜志居詩話》散論〉，《圖書館雜誌》第11期（2011年），頁95。

<sup>9</sup> 李振聚：〈《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12期（2012年12月），頁70-72。

<sup>10</sup> 陸平：〈《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7期（2013年7月），頁46-48。



論證了芋田氏不是姚祖恩，那麼就沒有道理將「姚」姓冠於芋田氏之前。

侯富芳〈《靜志居詩話》散論〉一文之後，有李振聚所撰的專文〈《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就《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問題進行專門性的探討。

李振聚在侯氏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據了「《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芋田氏即姚祖恩」這一論斷的形成過程，並搜集了姚祖恩生平的相關材料，利用更完善的證據詳密地論證了「《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不是姚祖恩」這一觀點，並提出對《史記菁華錄》真正編著者的猜測。

李振聚查考姚祖恩生平相關記載，推算出姚氏的生年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晚於〈史記菁華錄·題辭〉中芋田氏的落款時間——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年），更詳密地論證了「《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不是姚祖恩」這一觀點。同時，他也澄清了「姚芋田」這一稱呼的不可靠性——之所以稱「姚芋田」，是建立於「姚祖恩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芋田氏」這一認知上。既然姚祖恩不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芋田氏，那麼芋田氏的姓氏為何，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此外，李振聚推測《史記菁華錄》的真正作者可能是清代學者章楹。他推測的主要依據是，章楹的著作《謬崖脞說》中多有署名為「芋田氏」的評語，與〈史記菁華錄·題辭〉中的落款名相同；而章楹的生年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稍前，也與〈史記菁華錄·題辭〉的落款時間（康熙六十年）不衝突。除此之外，章楹的籍貫是浙江新城，與《史記菁華錄》的刊刻者姚祖恩同為江浙人士，地域上的接近使得姚祖恩刊刻其書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不過，李振聚承認這一猜測的證據不夠充分，目前最好還是稱《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為「芋田氏」。

李振聚之後，再次討論《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問題的是陸平。他撰寫專文〈《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在前人的論證基礎上，為《史記菁華錄》的作者提供新的推測。

陸平在文章中首先論證了「《史記菁華錄》的作者不是姚祖恩」這一說法，不過，他在材料的使用或是觀點的推論方面，大多是對前人研究的沿襲，並未提

出新的證據或結論。其論證過程也不如李振聚的〈《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詳密周嚴。他同樣通過查考姚祖恩的生平資料，推出其生年為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晚於《史記菁華錄》中芋田氏的落款時間，繼而得出「《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非姚祖恩」的論斷。

其後，陸平對《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提出了新的猜測。他認為，范甫霑可能是該書的真正作者。不過，他所提出的證據還不太充分，主要的依據是現知康熙時期號「芋田」的人僅有范甫霑一人，且此人「長於治藝」。明清評點風氣與八股有一定的關係，這使得「范甫霑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的猜測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另外，陸平認為，范甫霑熱衷「相地風水之術」，意味著他對山水有敏感性，這與〈史記菁華錄·題辭〉中以山水遊歷為行文之喻的做法相契合，同樣也是范甫霑為《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輔助證據。

顯然，這些證據並不夠充分有力，因此，陸平也說「范甫霑為《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以上是學界已有的、關於《史記菁華錄》作者問題的討論。可以看到，從侯富芳〈《靜志居詩話》散論〉提出「《史記菁華錄》的作者不是姚祖恩」開始，到李振聚、陸平撰寫專文進一步完善這一論證，基本可以確定原有的認知——「《史記菁華錄》的作者是姚祖恩」是錯誤的。儘管李振聚、陸平均對《史記菁華錄》的作者提出自己的推測，但他們的證據都不夠充分，因此這些推測仍有待檢驗。換句話說，《史記菁華錄》的真正作者是誰，仍然是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

## 2、《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研究

關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芋田氏研究的文獻，目前唯有季紅花〈被淡忘的明清評點大家「姚苙田」〉<sup>11</sup>一篇。

該文主要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芋田氏進行介紹，其中包括對芋田氏生平

<sup>11</sup> 季紅花：〈被淡忘的明清評點大家「姚苙田」〉，《長春教育學院學報》第 29 卷 12 期（2013 年 6 月），頁 71-72。

的簡介，以及苧田氏與明清之際四大評點家李卓吾、金聖歎、毛宗崗和張竹坡的評點特色進行對比。她總結出苧田氏與其他幾位評點家有很多共同的特色，包括在評點中體現了自我表現慾、評點家們都是金針度人之士、其評點能夠培養讀者的藝術敏感力、評點融於文本等。另一方面，苧田氏的點評也有異於其他幾位評點家的特色，包括評點體裁為史書而非小說、通過刪選扮演了大規模重建的「新作者」身份而不是單純的讀者和鑒賞者、具有清代文人追求質實、冷靜沉思的精神氣質而非晚明人的狂狷、狂禪之氣。最後，她對苧田氏的學術水平提出了極高的讚賞。

這篇文章將《史記菁華錄》的評點特色與其他著名評點家對比，總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不過，該文在《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問題、以及論證材料的完整性、論述的邏輯性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被淡忘的明清評點大家姚苧田〉一文發表於 2013 年 6 月，晚於侯富芳〈《靜志居詩話》散論〉及李振聚〈《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兩篇文章。侯氏、李氏的文章已經充分論證「《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不是姚祖恩」，但季紅花一文沒有及時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繼續錯誤地將「苧田氏」冠以「姚」姓。此外，文中關於姚祖恩生平的介紹與引用資料顯得有些單薄、過於簡略。

## （二）《史記菁華錄》評點研究

《史記菁華錄》評點研究相關的文獻，目前有王靜雅〈《史記菁華錄》人物評點特色研究〉<sup>12</sup>、葉浩〈略論《史記菁華錄》之「閒筆」及其不足〉<sup>13</sup>、汪晗〈略談《史記菁華錄》之論「奇」〉<sup>14</sup>、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

<sup>12</sup> 王靜雅：〈《史記菁華錄》人物評點特色研究〉，《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8 卷 1 期（2015 年 1 月），頁 1-4。

<sup>13</sup> 葉浩：〈略論《史記菁華錄》之「閒筆」及其不足〉，《考試週刊》第 51 期（2016 年 6 月），頁 13。

<sup>14</sup> 汪晗：〈略談《史記菁華錄》之論奇〉，《現代職業教育》第 18 期（2015 年 6 月），頁 120。

事時間的評點)<sup>15</sup>、左方霞〈略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sup>16</sup>、魯青〈從《史記菁華錄》看「姚苒田」的評點特色〉<sup>17</sup>、王平〈姚苒田《史記菁華錄》之文章評點解析〉<sup>18</sup>共七篇。這些文章大多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內容與特色進行分析和總結；不過，也有個別是從整體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進行研究的。下面將分別敘述。

### 1、特定角度切入的《史記菁華錄》評點研究

選取某個角度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進行研究的，目前所見有如下幾篇文章：王靜雅〈《史記菁華錄》人物評點特色研究〉<sup>19</sup>、葉浩〈略論《史記菁華錄》之「閒筆」及其不足〉<sup>20</sup>、汪晗〈略談《史記菁華錄》之論「奇」〉<sup>21</sup>、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事時間的評點〉<sup>22</sup>、左方霞〈略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sup>23</sup>。

王靜雅〈《史記菁華錄》人物評點特色研究〉一文從「人物評點」的方向切入，梳理、歸納出《史記菁華錄》中苒田氏對人物評點的四大特色，包括藝術手法的揭示、對比襯托的藝術、對景物描寫的重視，以及反復修辭藝術。

<sup>15</sup> 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事時間的評點〉，《考試週刊》第 45 期（2009 年 6 月），頁 19-20。

<sup>16</sup> 左方霞：〈略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考試週刊》第 20 期（2011 年 3 月），頁 19-20。

<sup>17</sup> 魯青：〈從《史記菁華錄》看「姚苒田」的評點特色〉，《劍南文學》第 10 期（2011 年 10 月），頁 244-246。

<sup>18</sup> 王平：〈姚苒田《史記菁華錄》之文章評點解析〉，《西江月》第 11 期（2013 年 11 月）。

<sup>19</sup> 王靜雅：〈《史記菁華錄》人物評點特色研究〉，《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8 卷 1 期（2015 年 1 月），頁 1-4。

<sup>20</sup> 葉浩：〈略論《史記菁華錄》之「閒筆」及其不足〉，《考試週刊》第 51 期（2016 年 6 月），頁 13。

<sup>21</sup> 汪晗：〈略談《史記菁華錄》之論奇〉，《現代職業教育》第 18 期（2015 年 6 月），頁 120。

<sup>22</sup> 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事時間的評點〉，《考試週刊》第 45 期（2009 年 6 月），頁 19-20。

<sup>23</sup> 左方霞：〈略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考試週刊》第 20 期（2011 年 3 月），頁 19-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儘管該文意在分析苧田氏在《史記菁華錄》中對人物的評點內容，但在具體的論述中，有相當一部分篇幅偏離了主題，諸如「藝術手法的揭示」、「對比襯托的藝術」等特色，是對《史記》中司馬遷人物描寫的內容進行分析的。這些都不屬於對《史記菁華錄》人物評點的研究。除此之外，文中所採用的大量分析材料，基本是《史記》的內容，而鮮有苧田氏的評語。由此可見，這篇文章對《史記菁華錄》評點研究的參考價值是有限的。

葉浩〈略論《史記菁華錄》之「閒筆」及其不足〉<sup>24</sup>一文，主要探討了苧田氏評點中的「閒筆」理論。他梳理《史記菁華錄》中苧田氏有關「閒筆」的評論，歸納苧田氏對「閒筆」作用的看法，並提出自己對這些評點的評價。

這篇文章截取了苧田氏評點中一個極其細微的部分進行研究，對讀者了解苧田氏對「閒筆」的評論有一定幫助。不過，由於苧田氏這方面的評論全書僅有四處，且評語簡短、零碎，並沒有形成相應的理論，因此葉浩一文的研究也基本是對現象的總結歸納與評價。

汪晗〈略談《史記菁華錄》之論「奇」〉一文，主要探討的是苧田氏對司馬遷與《史記》文本之「奇」的評論。汪晗提出，苧田氏的評論從「奇」的角度，把握司馬遷對人物選取和立意方面的尚奇思想。另一方面，苧田氏也挖掘尚奇意識在《史記》文本中的體現，包括歷史人物和事件發展中的奇異之處，以及人物對話中的奇言妙語。

汪晗的文章，從苧田氏大量關於「奇」的評論出發，圍繞其評點體系中的這個重要而顯著的特征展開分析，對我們了解與研究《史記菁華錄》的評點有不小的啟發。

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事時間的評點〉<sup>25</sup>和左方霞〈略

<sup>24</sup> 葉浩：〈略論《史記菁華錄》之「閒筆」及其不足〉，《考試週刊》第 51 期（2016 年 6 月），頁 13。

<sup>25</sup> 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事時間的評點〉，《考試週刊》第 45 期（2009 年 6 月），頁 19-20。

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sup>26</sup>兩文主要對《史記菁華錄》中有關敘事學的評點進行分析。

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事時間的評點〉從敘事時間切入，討論《史記菁華錄》之評點對敘事學研究的價值。范文靜梳理芋田氏對敘事時間的有關評點，包括對倒敘法的評點、對預敘法的評點、對插敘的評點以及對補敘的評點，並提出芋田氏有關敘事學的評點對中國敘事理論有奠基性的貢獻。

左方霞〈略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一文，主要探討的是《史記菁華錄》中對補敘手法的評點。通過作者的梳理，我們知道，芋田氏在《史記菁華錄》中對補敘的評點主要包括結合具體文本進行分析、指出補敘手法的使用及用途。

范文靜和左方霞敏銳地關注到《史記菁華錄》評點中敘事學的成分，為後人研究《史記菁華錄》的評點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與視角。

以上是從特定角度切入《史記菁華錄》評點研究的五篇文獻。它們有的探討《史記菁華錄》中的「人物評點」、「閒筆」、「論奇」，有的從敘事學的角度對芋田氏的評點進行研究。總體而言，這些文章都對我們研究《史記菁華錄》及其評點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啟發。

## 2、《史記菁華錄》評點整體性研究

從整體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進行研究的論文，目前有魯青〈從《史記菁華錄》看「姚芋田」的評點特色〉<sup>27</sup>和王平〈「姚芋田」《史記菁華錄》之文章評點解析〉<sup>28</sup>共兩篇。

<sup>26</sup> 左方霞：〈略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考試週刊》第20期（2011年3月），頁19-20。

<sup>27</sup> 魯青：〈從《史記菁華錄》看「姚芋田」的評點特色〉，《劍南文學》第10期（2011年10月），頁244-246。

<sup>28</sup> 王平：〈「姚芋田」《史記菁華錄》之文章評點解析〉，《西江月》第11期（2013年11月）。

魯青所寫的〈從《史記菁華錄》看「姚苕田」的評點特色〉，主要是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特色進行宏觀的歸納，並指出苕田氏評點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魯青認為，《史記菁華錄》評點具有兩大特色，分別是「勇於刪節，恰到好處」和「評點精彩，簡潔獨到」。儘管魯青對於苕田氏的評論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也承認這些評論中仍有一個不足之處，也就是苕田氏評論中所表現出的命運觀搖擺不定的問題。

王平的〈姚苕田《史記菁華錄》之文章評點解析〉，則從形式、內容等方面對《史記菁華錄》中的評點進行分析。形式上，王平歸納出《史記菁華錄》中的評點包括夾批、眉批、末評等三種形式，並概括了各形式所包含的主要評點內容。內容上，王平總結出了《史記菁華錄》評點的幾大類別，包括佈局謀篇的揭示、語言風格的體悟以及敘事方法的說明。

魯青和王平的文章都試圖從整體上對《史記菁華錄》的評點進行研究，魯青的重點在於從評點中歸納出其特色，而王平則著力於對評點內容的直接梳理和分類。這兩篇文章都對我們從整體上研究《史記菁華錄》的評點提供了不小的幫助。不過，或許由於篇幅所限，兩文的分析與歸納依然不夠詳盡、充分；將《史記菁華錄》中零散的評點梳理成相對完整的體系，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 （三）《史記菁華錄》價值研究

對《史記菁華錄》的價值進行研究和探討的，目前僅王俊〈論姚苕田《史記菁華錄》的學術價值〉<sup>29</sup>一篇。

這篇文章主要討論了《史記菁華錄》的選錄原則、評點體例與價值以及文學性評點。王俊通過分析得出《史記菁華錄》的選錄原則是「奇」，而其評點體例包括夾批、眉批和末評，它們之間的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又相互配合，彼此補充。王俊認為，這種評點形式是從文本通向文學理論和文學觀念的橋樑，在

<sup>29</sup> 王俊：〈論姚苕田《史記菁華錄》的學術價值〉，《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6期（2007年11月），頁29-32。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至於文學性評點，王俊指出，苧田氏從「文史之辨」的角度出發，對司馬遷寫作過程中對史料的裁奪和虛構的運用進行了詳盡的辨析，從而達到了對《史記》文學性的發明。

這篇文章是目前所見關於《史記菁華錄》單篇研究論文中最有系統、最全面的，不僅對我們了解《史記菁華錄》的學術價值有重要意義，也對《史記菁華錄》的整體性研究具有參考作用。稍有遺憾的是，這篇文章主要關注《史記菁華錄》的文學性評論，忽略了占不小篇幅的歷史性評論。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筆者立足文獻學、評點學以及《史記》評點學史的視野，通過運用文獻研究、文本分析與歸納、比較研究等方法，對《史記菁華錄》一書的評點體系、內容結構與批評思想進行系統性梳理與探析，並將其放在明清《史記》評點的背景之中，藉由該書與明代經典《史記》評點之作《史記鈔》的異同比較，窺探《史記菁華錄》在這一學術脈絡中的特色與影響。以下將對各章節的構思及其所運用的方法略作介紹。

第一章為本文緒論部分，敘述著作的動機與緣起，並採用文獻研究法搜集以往與《史記菁華錄》研究相關的著述、逐一分類整理，予以介紹和評析，最後再綜述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各章節具體的構思。

第二章主要從文獻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史記菁華錄》的版本與作者問題。版本方面，通過版本源流探尋、版本信息比對等方式，鑒別並整理出《史記菁華錄》一書的版本系統。至於作者問題，則對已有文獻的論證與材料的檢討，進一步得出對作者身份的看法與判斷。

第三章至第五章屬於文本內部研究，主要運用文本歸納與分析的方法，將《史記菁華錄》一書碎片化而零散的評點符號與內容進行全面梳理，將其整合為系統



性的批評體系。

第六章屬於文本外部研究，重點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把《史記菁華錄》納入明清《史記》評點的歷史背景與學術脈絡中，通過對比《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的異同，更深入地理解《史記菁華錄》一書的特色與價值。

第七章是本文的結論，主要對前文進行概括與總結。





## 第二章 版本與編著者問題



### 第一節 版本概述

《史記菁華錄》是有清一代流傳最廣的史記選本之一，其版本眾多，目前大部分館藏位於大陸地區。根據《中國古籍總目》記載，該書共有兩大版本系統，分別是六卷本系統與四卷本系統。留存至今的主要是六卷本系統。<sup>1</sup>本節將介紹《史記菁華錄》六卷本與四卷本系統的概況，並對兩者做一比較。

#### 一、《史記菁華錄》六卷本系統概況

在《史記菁華錄》六卷本的系統中，現存最早的是清道光四年（1824 年）吳興姚氏扶荔山房的朱墨套印本，由姚祖恩（1762-？）主持刊刻。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多個圖書館有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對該藏本的版式信息著錄如下：9 行 20 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牌記題「道光甲申秋八月吳興姚氏校刊於扶荔山房」，鈐「臣氏大樑人」等印，扶荔山房藏版<sup>2</sup>。

道光四年（1824 年）的本子，當是現存其他六卷版本的祖本。同治十二年（1873 年）趙氏紅杏山房的刻本，即是據道光四年（1824 年）的扶荔山房朱墨套印本補刻重刊的<sup>3</sup>。此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北京大學圖書館。

此外還有清光緒九年（1883 年）廣州翰墨園刻朱墨套印本。此本在臺灣大學

<sup>1</sup> 見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史部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0 月），頁 443；《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一）》，頁 572。

<sup>2</sup> 參見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史記菁華錄》書目信息。

<sup>3</sup> 參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所藏漢籍資料庫」《史記菁華錄》書目信息。

圖書館有藏，大陸地區的館藏位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等。根據其版式信息「9 行 20 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左右雙邊單魚尾」與內容<sup>4</sup>，可以確定此版是據道光四年（1824 年）姚氏扶荔山房朱墨套印本覆刻。

石印本方面，現存最早的是光緒十二年（1886 年）上海蜚英館的版本，現藏於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光緒十三年（1887 年）的上海蜚英館石印本，則在臺灣國家圖書館有藏。除了上海蜚英館的版本外，另有清光緒十九年（1893 年）上海書局石印本，現存於南京圖書館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煥文書局石印本，現存於南京圖書館。

民國年間出現了《史記菁華錄》鉛印本。如民國十四年上海掃葉山房鉛印本，現存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現存於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 二、《史記菁華錄》四卷本系統概況

至於四卷本系統，目前所見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清光緒十一年（1885）紅杏山房刻本、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刻本，各版本在南京圖書館皆有藏。南京圖書館所藏的這幾個四卷本，無論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刻本，還是光緒十一年（1885）、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本子，在卷首芋田氏的題辭後，都印有吳振棫（1792-1870）的跋語：「此本為吾鄉姚公祖恩摘錄，比攜之入黔，中丞善化賀公見而善之，命校勘刊行，以惠學者。道光癸卯五月，錢唐吳振棫識」。又，〈《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記載：「『善化賀公』是賀長齡，曾做貴州巡撫。吳振棫曾做貴州布政使，此書原版就在任內刊刻，所以卷首書名旁

<sup>4</sup> 咸豐皇帝名「奕訢」，「芋」字因避諱而缺筆作「苙」。因此，可以通過版本中「芋」字是否缺筆，作為判斷版本年代的一項參考依據。如果該版本是咸豐朝或咸豐以後的出品，「芋」字應當缺筆、寫作「苙」。而在咸豐之後出版的廣州翰墨園《史記菁華錄》中，「芋」字無缺筆，仍寫作「芋」，故而可以推斷，它應該是根據咸豐朝以前的底板直接翻刻的。

邊署著『藩憲吳開雕』五字。」<sup>5</sup>

道光癸卯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此可以確定，吳振棫所主持開雕的，正是現存最早的四卷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從吳振棫的跋語來看，這個四卷本是他以自己「攜帶入黔」的本子為底、重新刊刻的。根據現有的資料，比道光二十三年（1843）更早的《史記菁華錄》版本，唯有道光四年（1824年）吳興姚氏扶荔山房的朱墨套印本。從南京圖書館所藏的道光二十三年四卷本來看，其版式行款與道光四年（1824年）吳興姚氏扶荔山房的朱墨套印本相同，都是9行20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左右雙邊，單魚尾。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吳振棫所據的底本當是道光四年（1824年）吳興姚氏扶荔山房的朱墨套印本。

後來的四卷本，光緒十一年紅杏山房刻本及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版式行款都與道光二十三年的四卷本相同：9行20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左右雙邊，單魚尾。所以它們應當是以道光二十三年的四卷本為底本重刻的。

### 三、六卷本與四卷本《史記菁華錄》之差異

檢閱四卷本與六卷本《史記菁華錄》之目錄，發現四卷本與六卷本在篇目數量與個別篇目的排列次序上存在差異。

六卷本，以道光四年（1824年）吳興姚氏扶荔山房的朱墨套印本為例，各卷篇目信息如下：

第一卷：〈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高祖功臣表〉、〈秦楚之際月表〉、〈六國表〉、〈封禪書〉。

第二卷：〈河渠書〉、〈平準書〉、〈越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齊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

<sup>5</sup> 葉聖陶：〈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2月），頁7。

第三卷：〈絳侯周勃世家〉、〈伯夷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商君列傳〉、〈張儀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信陵君列傳〉、〈范雎蔡澤列傳〉

第四卷：〈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韓王信盧綰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季布欒布列傳〉。

第五卷：〈張釋之馮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衛霍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淮南列傳〉。

第六卷：〈汲鄭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貨殖列傳〉、〈滑稽列傳〉、〈太史公自序〉。

四卷本的篇目信息，以道光二十三年《史記菁華錄》刻本為例，列舉如下：

第一卷：〈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高祖功臣表〉、〈秦楚之際月表〉、〈六國表〉、〈河渠書〉、〈平准書〉、〈越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齊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

第二卷：〈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伯夷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商君列傳〉、〈張儀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信陵君列傳〉、〈范雎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

第三卷：〈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韓王信盧綰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季布欒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

第四卷：〈匈奴列傳〉、〈衛霍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淮南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

從上述篇目信息，我們可以看到，六卷本收錄《史記》篇章五十篇，四卷本則收錄了四十九篇，比六卷本少了一篇〈封禪書〉。此外，六卷本中〈滑稽列傳〉與〈貨殖列傳〉一前一後的排列順序，到了四卷本中發生了對調，變成〈貨殖列傳〉在前，〈滑稽列傳〉在後。

而六卷本《史記菁華錄》所著錄的《史記》篇目，與通行的六卷本《史記菁華錄》整理本相比，又少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不過，翻查六卷本內文，會發現其中有收錄〈老莊申韓列傳〉。也就是說，儘管六卷本的目錄只著錄了《史記》五十篇章，但書中內容實際包含了五十一篇，與通行本所收一致。

至於四卷本的內文詳情，因筆者未能親身前往南京圖書館，其具體情況不詳。幸而陸平對該版本有過相關描述，現轉述如下：

吳本與姚本相比在篇卷安排上，少了〈封禪書〉一篇，改分原六卷為四卷。

〈封禪書〉是姚本中第一冊（即第一卷）的最後一篇，或許吳振棫所得本第一冊最後幾頁有缺損，所以舍棄了最後這一篇〈封禪書〉。而〈封禪書〉在姚本第一冊中所占比例較大，舍棄後第一冊明顯在厚度上與其他五冊不協調，所以吳本將去掉《封禪書》後的全書平均分為四卷，訂成四冊。

在刻板方面，吳本不再采用套印，正文和眉批都采用普通的方體字，雖然沒有姚本精美，也刻字精整，清晰明朗。而吳振棫也確實做了一些校勘工作。首先，在篇目順序上，吳本把姚本列在《滑稽列傳》後面的《貨殖列傳》移到了之前，使之與《太史公自序》中列出的順序相符合。其次，吳本對姚本眉批的改字補字較多，如〈始皇本紀〉眉批「故凡進諫者，皆以謗古為本」，姚本「本」原訛作「木」，吳本作了改正；姚本原作「擬今要一字無虛設」，吳本刪去「要」字；〈六國表〉姚本眉批「秦之興僭亂」，吳本刪去「僭」字。……光緒十一年（1885），紅杏山房又翻刻吳本，書前牌記「光緒乙酉重鐫」，大小行款與吳本皆同，但版刻質量也與同治癸

西翻刻姚本一樣，筆畫多有訛錯，字旁的圈點也常有漏刻。<sup>6</sup>

從陸平的描述中，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六卷本與四卷本除目錄之外的差異，以及四卷本的更多信息。在裝冊上，六卷本每卷為一冊，共六冊；四卷本同樣以一卷為一冊，總共四冊。在刻板方面，六卷本多採朱墨套印的方式；而吳振棫的四卷本則無。此外，我們還知道，吳振棫所刊的四卷本是經過校勘的，對姚祖恩的六卷本進行了改字、補字的工作。可以說吳振棫的四卷本，無論是印刷還是內容都較為精審。後來紅杏山房所翻刻的四卷本，質量就明顯有所下降。

## 第二節 編著者問題

芋田氏、姚祖恩、姚芋田，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三種稱呼。學界公認這三種稱呼指稱的都是同一人，因此它們之間可以相互通用：在書籍的出版時，北京中華書局將《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署名為「姚芋田」，臺北聯經出版社則署名為「姚祖恩」；在學術論著中提及時，有人稱《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為「芋田氏」、有人稱為「姚芋田」……諸如此類，用「芋田氏」、「姚祖恩」、「姚芋田」的任一個來稱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原本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一認知在近年來不斷受到挑戰。侯富芳從《史記菁華錄》題辭的落款時間與姚祖恩的生卒年的差距出發，提出對「姚芋田即是姚祖恩」的質疑；隨後李振聚、陸平也加入了這一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探析「誰才是《史記菁華錄》的真正編著者」。

這意味著，我們原有的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稱呼和認知是可以打上問號、重新檢討的。芋田氏、姚祖恩、姚芋田三者的真正關係為何？它們是否都可以用來指稱《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前賢的質疑是否合理？《史記菁華錄》的

<sup>6</sup> 陸平：〈《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7期（2013年7月），頁47-48。



編著者是否真的另有其人？這些問題，都是本小節所要探究的內容。



### 一、《史記菁華錄》編著者之稱呼溯源

要釐清芋田氏、姚祖恩、姚芋田三者的真正關係，我們需要先了解這三種稱呼是何時開始出現，又如何一步步成為可以互通的稱呼。

芋田氏這一稱呼的出現，應當是最早的，因為《史記菁華錄》題辭的落款署名即是芋田氏。而由此，我們也可以確定，芋田氏作為《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稱呼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姚祖恩」和「姚芋田」這兩個稱呼。首先是以「姚祖恩」稱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歷史溯源。葉聖陶在〈《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中將《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稱作「姚祖恩」，他記載道：

《史記菁華錄》是錢塘姚祖恩編的。他在卷首有一篇題辭，末書『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芋田氏題』；卷尾又有一篇跋，末書『辛丑長至後三日閱訖題此』；據此可知他這部書的編成在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公元一七二一年）。『芋田氏』是他的別號，幸而題辭後面有吳振棫的短跋：『此本為吾鄉姚公祖恩摘錄，比携之入黔，中丞善化賀公見而善之，命校勘刊行，以惠學者；道光癸卯五月，錢塘吳振棫識』；才使我們知道編者的姓名和籍貫。但除此之外，我們對於姚祖恩便別無所知。『善化賀公』是賀長齡，曾做貴州巡撫。吳振棫曾做貴州布政使，此書原版就在任內刊刻，所以卷首書名旁邊署著『藩憲吳開雕』五字。『癸卯』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據此可知此書行世快滿一百年。原版而外，各地刻本不少……<sup>7</sup>

由此看來，葉聖陶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身份的判斷，乃依據吳振棫（1792-1870）的短跋。吳振棫寫下「此本為吾鄉姚公祖恩摘錄」，直接宣告了《史記菁

<sup>7</sup> 葉聖陶：〈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2月），頁63。

華錄》的編著者是姚祖恩。這是目前對「姚祖恩」這個稱呼所能追溯到的最早源頭。

至於最先以「姚苧田」稱呼《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的，當是趙承恩（生卒年不詳，約生活於道光至同治間）。在同治十二年趙氏紅杏山房刊本的序中，趙承恩如此寫道：

《史記菁華錄》，蓋錢塘姚公苧田先生摘錄成帙，刊以行世，其書頗傳於蘇、浙間，而一二好古之士，往往愛其書而卒不獲見，每深恨焉。……余久欲購一節鈔善本，使便流覽，適得斯錄，見其刪繁就簡，不戾史公本旨，則不得謂史公之功臣，而未嘗不為讀史公書者之一津梁也。余刻其書以公諸世，即為敘其沿起如此云。<sup>8</sup>

趙承恩提出《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與刊刻者都是「錢塘姚公苧田先生」。這裡的「姚公苧田先生」，就是「姚苧田」。趙承恩在這篇序里用「姚苧田」來稱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這是現存資料中最早使用這一稱呼的記載。

了解了《史記菁華錄》編著者三種稱呼各自的出處，那麼這三種稱呼是如何開始互通、用來指稱同一人的呢？依據現有的資料來看，筆者以為很可能始於趙承恩的序言。

上述趙承恩的序言中，他所提到的「苧田先生」這一說法，應當是根據《史記菁華錄》題辭的落款，指的是「苧田氏」。稱呼「錢塘姚公苧田先生」，即認為苧田氏是「錢塘姚公」。

那麼，這位「錢塘姚公」指的是誰呢？趙承恩說這位「錢塘姚公」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和刊刻者。我們知道，《史記菁華錄》現存最早的版本是由姚祖恩刊刻；此外，根據《乾隆杭州府志》的記錄：「姚祖恩，錢塘人，補用知縣。」

<sup>8</sup> 趙承恩：〈史記菁華錄·序〉，轉引自《史記菁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附錄一〉，頁237。

<sup>9</sup>，姚祖恩正是錢塘人。到這裡，我們基本可以確定，趙承恩所說的「錢塘姚公」是指「姚祖恩」。

這也就是說，趙承恩不僅提出了「姚芋田」這一說法，還將「姚芋田」與「芋田氏」、「姚祖恩」三者等同起來，共同指稱《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

而在這一過程中，「芋田氏」、「姚祖恩」、「姚芋田」三個稱呼的關係也變得明晰起來：「姚芋田」這一稱呼，是建立在姚祖恩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這一前提下的產物——因為姚祖恩是編著者，因此他就是〈題辭〉落款的芋田氏，「祖恩」和「芋田氏」分別為姚氏的名或號，因此有了「姚芋田」的說法。

## 二、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質疑與探究

了解了「芋田氏」、「姚祖恩」、「姚芋田」三種稱呼的起源、內涵與關係，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學者們對這些稱呼的質疑。最早對這些稱呼提出異議的是侯富芳，她所探究的是「姚芋田是不是姚祖恩」的問題；其後是李振聚和陸平更為深入的研究，他們不僅否定了「《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為姚祖恩」這一命題，還進一步對《史記菁華錄》的真正作者作出推測。下面，筆者將對他們的研究進行更詳盡的探討，看看各家的論斷是否合理，並對《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關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問題的探討，最早見於侯富芳的〈《靜志居詩話》散論〉：

一個疑點：姚芋田是姚祖恩麼？以《史記菁華錄》書首「芋田氏」所作〈題辭〉時間來看，其時為康熙辛丑年即公元 1721 年；以姚氏此時為二十歲計，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中進士，（《清朝進士題名錄》著錄姚祖恩是乾隆甲辰四十九年（1784）進士。前引張寅彭先生「乾隆四十六年（1781）

<sup>9</sup> 清·鄭澐修、清·邵晉涵撰：《乾隆杭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 703 冊），頁 10。

進士」之說，不知所據為何。）姚氏已八十餘歲；以阮元等《道光廣州通志》裡著錄「浙江人進士」姚祖恩在嘉慶十二年（1807）做過惠安縣令，此時姚氏已近一百一十歲。顯然，僅以年齡推算，姚芋田等於姚祖恩絕不可能。則朱自清先生所據的吳振棫的說法必然有誤。為道光四年（1824年）版《史記菁華錄》作序的繡谷省庵趙承恩，正是清代咸豐年間在江西臨川創辦紅杏山房刻書的趙氏。趙氏並未講姚芋田即姚祖恩。<sup>10</sup>

侯富芳認為《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是姚芋田，但是姚芋田並不等於姚祖恩。而後，她通過考述扶荔山房刻書情況，進一步提出姚芋田、姚祖恩及姚德恆是一脈傳承的一家人：

根據各種書目及圖書館館藏目錄，姚氏的扶荔山房共刻印過四部書。

1、《靜志居詩話》二十四卷（清）朱彝尊撰（清）姚祖恩編 扶荔山房嘉慶二十四年刻；

2、《史記菁華錄》六卷（清）姚芋田撰 朱墨套印本 扶荔山房清道光四年（1824年）刻

3、《南宋雜事詩》七卷（清）沈嘉轍等撰 扶荔山房清道光九年刻

4、《萬曆野獲編》三十卷 補遺四卷（明）沈德符撰（清）錢枋輯 清道光七年扶荔山房刻；錢塘姚德恆清同治八年重印

我們認為，姚芋田、姚祖恩及姚德恆應該是一脈傳承的一家人，祖籍錢塘，後生活在羊城，並開創了扶荔山房刻印書籍。

儘管侯富芳敏銳地察覺到芋田氏在《史記菁華錄》題辭中的落款時間與史料記載姚祖恩中進士、仕宦的時間相隔甚遠，從而指出姚祖恩並非《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但她的推論卻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其一，侯氏稱呼《史記菁華錄》的

<sup>10</sup> 侯富芳：〈《靜志居詩話》散論〉，《圖書館雜誌》第11期（2011年1月），頁95。

編著者苧田氏為「姚苧田」。或許因為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問題的研究，乃是侯氏探討《靜志居詩話》版本問題時涉及到姚祖恩的扶荔山房、連帶而及的，因此她不了解學界之所以將《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稱為「姚苧田」，是基於「姚祖恩是苧田氏」這一認知前提。既然她已經論證姚祖恩不是苧田氏，那麼用「姚苧田」來稱呼《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肯定是不合理的。其二，侯氏從扶荔山房的印書歷史得出姚苧田、姚祖恩是一脈相傳的一家人的結論，很可能是基於他們共同的姓氏「姚」以及他們分別為《史記菁華錄》的撰者與刊刻者。但她推測的基礎——「苧田氏與姚祖恩都姓姚」，本身即是錯誤的，這一點在上文已有所論述。因此，侯富芳的推測難以令人信服。

在侯富芳之後，有李振聚〈《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一文專門探討《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問題：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載有其簡單履歷：「姚祖恩，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任，年二十九歲，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進士。奉旨：以知縣即用。」又載：「臣姚祖恩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年二十九歲，乾隆甲辰科進士，引見。奉旨：以知縣即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三十日。」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的時候其二十九歲，則當生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又《靜廉齋詩集》有嘉慶二十五年姚祖恩跋云：「暮齒駸駸，不覺已屆周甲。」可知嘉慶二十五年（1820 年）其年已近六十歲，與上推生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正相合。那麼康熙六十年（1721 年）此人根本未出生，何來的康熙六十年（1721 年）編出是書，可見姚祖恩非「苧田氏」。至於這位「苧田氏」是否姓姚，我們不得而知。<sup>11</sup>

李振聚指出，在《史記菁華錄》中，編著者苧田氏題辭和跋語的落款時間為康熙辛丑（1721 年）。但他根據清代相關文獻記載，推算出姚祖恩的出生年份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比苧田氏的落款時間晚了四十一年，因此證明姚祖恩不是

<sup>11</sup> 李振聚：〈《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頁 71。

《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

另一方面，李振聚依據史料，推測清代學者章楹（生卒年不詳，生活於康熙、雍正年間）可能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



偶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影印有《謬涯脞說》五卷，浙江新城章楹撰。

卷中每小節之後多有署名「苧田氏」之評語，當然此「苧田氏」為章楹。

《兩浙輶軒錄》卷十九云：「章楹，字柱天，號苧田，新城人。雍正癸丑（1733）進士，官青田教諭，著浣雲堂詩鈔三卷。洪耀曰：『苧田未第日，即名著日下，以耳聾降補教諭。學問深邃，著作甚多。家本新城，寓居餘杭，妻周氏亦解吟詠。』」（《（光緒）青田縣志》載：「雍正十三年：章楹，任青田教諭。新城進士。舉博學宏詞。」）（《（光緒）處州府志》云：「章楹字柱天，新城人。雍正癸丑進士。官青田教諭。學極灝博，睥睨不可一世。以耳疾，願就教職。著述充棟，已刻者《謬崖脞說》、《浣雪堂集》二種，乃門人刊於中州者。餘皆鍵置一大麓，有偷兒入室竊之去，後鄰人得之於屋旁池中，亟往視之，悉其手稿，已潰爛不可讀矣。初寓家余杭城東，後徙溪塘，嘗賦詩有『家林曲水雙橋』之句，人稱『章曲水』云。」……《謬涯脞說》云：「余年過四十才得一科。」可知其當生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稍前，且「學問深邃，著作甚多」、「學極灝博」、「未第日，即名著日下」，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撰寫成《史記菁華錄》極為可能。

李振聚推測的依據有三，其一是章楹的著作《謬涯脞說》中多有署名為「苧田氏」之評語，與《史記菁華錄》題辭的落款相同；其二是時人對章楹的評價為「學問深邃，著作甚多」，說明章楹具備才學與創作經驗；其三是章楹的生年為康熙三十二年稍前，從時間上看，他在康熙六十年時約 28 歲，在這個年紀寫出《史記菁華錄》是可能的。

相比起侯富芳的討論，李振聚的專文無論在論證「姚祖恩不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還是推測真正編著者等方面都更為嚴謹。不過，儘管如此，李振聚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推測仍是不易站住腳的。他的第一個證據，章楹的著

作《諤涯脞說》中多有署名為「苧田氏」之評語，與《史記菁華錄》題辭的落款相同，並不能有力地說明問題，可能只是巧合；而后兩個證據則更為薄弱，縱觀有清一代，符合「學問深邃，著作甚多」這一評價的學者不計其數，而具備才學與創作經驗的、二十八歲的章楹，也遠不足以成為他著作《史記菁華錄》的充分證據。因此，對於李振聚的推測，筆者持保留態度。

繼侯、李之後討論這一問題的學者是陸平。他在〈《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中也通過苧田氏的落款時間與姚祖恩的生年相去甚遠、推翻了「苧田氏即姚祖恩」的說法。但是，他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身份猜測不同於侯、李，他認為苧田氏可能是范甫霑（生卒年不詳，生活於康熙、乾隆年間）：

最後，對於《史記菁華錄》的作者「苧田氏」做一點推測。現知號「苧田」，且生活年代在康熙時期的，只有范甫霑。范甫霑（1672—1744），字耕南，號苧田，江蘇華亭人。錢載《籀石齋文集》二十一卷有為其所寫的墓志銘，《松江府志》、《婁縣志》中也有對其生平的簡要記載，在這些記錄中，尚未發現有關《史記菁華錄》的線索。

但是，陳元龍在為范甫霑父親范纘（1651—1710）的《四香樓詩鈔》所作的序中提到范甫霑「長於制藝」。古文評點風氣與八股文相關。鄭振鐸《都中得書記·考工記》：「明人評點文章的風氣，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漸及於古文，及於《史》《漢》，最後乃遍及經子諸古作。」啟功論及書坊選編、出版八股評點本時說道：「從前也有許多人用這種方法、方式去選評古文、評點小說，甚至有評點全部《史記》的，被稱為『評點派』。可見范甫霑有選評《史記》的可能。另外，范甫霑因家學淵源而擅長堪輿術。錢載在墓志中說范甫霑的父親范纘「讀書至多，旁通陰陽數術」，而在錢載為范祖年所作墓志中稱「耕南翁，明形家言也」。陳元龍在《四香樓詩鈔序》中提到「先大夫好堪輿家言，而范子又得諸世傳，以其術行江左揚、歙間，奉若神明」，而范甫霑也「尤善青烏術，予留之署中三月，而又喜曰：『不墜其家學矣。』」青烏術即相地風水之術，這使范甫霑對山水有了

特殊的敏感，而且由於為人探勘風水吉穴而有許多游歷體驗。而《史記菁華錄》題辭將閱讀《史記》與游覽山水作比較，這一點與范甫霑的經歷有契合之處。」<sup>12</sup>



陸平利用三方面的證據對《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身分進行推測。首先是康熙年間號「苧田」的人只有范甫霑一人；其次是陳元龍對范甫霑的評價是「長於制藝」，而古文評點風氣與八股文相關，因此范甫霑有評點《史記》的可能。此外，范甫霑擅長相地風水之術，因此對山水敏感度高、且有豐富遊歷經驗，這跟〈史記菁華錄·題辭〉將閱讀《史記》與遊覽山水作比較有契合之處。

陸平的推測有其合理性，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言，「要確定范甫霑就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苧田氏，還有待進一步考察。」他的證據，第一個是「康熙年間號『苧田』的人只有范甫霑一人」，這一點李振聚已經提出符合條件的、自稱「苧田氏」的章楹；且《史記菁華錄》題辭的落款是「苧田氏」，而非「苧田」。至於另外兩個證據，說范甫霑「長於制藝」、「擅長相地風水之術」，與編著《史記菁華錄》一事的聯繫更是相當薄弱，不足構成有力的證據。所以，筆者對陸平的推測也同樣持保留意見。

以上是對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問題研究的檢討。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確定姚祖恩不是《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因為他的生年與《史記菁華錄》題辭上的落款時間相去甚遠；也因此，基於「姚祖恩是《史記菁華錄》編著者」這一前提而存在的另一個稱呼——「姚苧田」，也不應當再使用了。既然姚祖恩不是編著者，那麼我們便沒有什麼理由認定「苧田氏」姓姚。至於侯富芳、李振聚與陸平等學者對《史記菁華錄》真正編著者提出的推測，依然缺乏有力的證據，尚不足以取信。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對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問題比較穩妥的處理方式，便是依據《史記菁華錄》題辭上的落款，將編著者稱為「苧田氏」。

<sup>12</sup> 陸平：〈《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7期（2013年7月），頁48。



###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主要探討了《史記菁華錄》的版本與編著者問題。《史記菁華錄》共有六卷本與四卷本兩大版本系統。在六卷本系統中，現存最早的是清道光四年（1824年）吳興姚氏扶荔山房的朱墨套印本，由姚祖恩（1762-？）主持刊刻。此後有同治十二年的趙氏紅杏山房本、清光緒九年（1883年）廣州翰墨園本等刻本，皆以扶荔山房的本子為底本補刻、翻刻。四卷本現存最早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紅杏山房刻本，由吳振棫（1792-1870）在姚氏六卷本的基礎上校勘、略作刪改后刊刻出版。除了冊數的差異外，六卷本比四卷本多收錄〈封禪書〉一篇，且兩個版本中〈滑稽列傳〉與〈貨殖列傳〉的篇目順序相反。現今市面通行的版本主要以六卷本為底本。

至於《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問題，筆者追溯了「芋田氏」、「姚祖恩」、「姚芋田」這三種稱呼的由來，并檢討侯富芳、李振聚與陸平對「姚祖恩並非《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的質疑與研究。他們的推論中，生卒年的差距這一證據可以充分證明姚祖恩並非《史記菁華錄》的真正編著者芋田氏。由此，「姚芋田」這一對編著者的稱呼也應當取消。至於侯富芳、李振聚、陸平等人對真正編著者的推測，都由於論據不足的原因，有待商榷。目前比較穩妥的做法是將編著者稱為「芋田氏」。



### 第三章 《史記菁華錄》的體例



#### 第一節 《史記菁華錄》的編著緣起與目的

在《史記菁華錄》卷首的題辭中，亭田氏談到了自己的編著緣起與目的：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輅而味益深長。顧其夥頤奧衍，既不能束之中筭；又往喆《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窾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為快事矣。<sup>1</sup>

亭田氏自幼好讀《史記》，反覆研讀，頗有心得。他發現，《史記》一書在傳播過程中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是該書卷帙浩繁，不易存放；其二是前賢的《史記評林》至今沒有定本。為此，亭田氏想自己編一個《史記》的選本，摘錄其中的菁華，批導關鍵大要，使《史記》一書的藝術技巧凸顯出來，讓想要領略、學習《史記》敘事文辭之精髓的讀者可以一窺其要，同時也將司馬遷的思想與精神呈現於其中。

此外，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說，亭田氏也認為《史記》的選評本是很有必要的：

吾見今之耳傭而目僦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年以迄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鈎章棘句即掩卷不遑卒讀者。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窾郤之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擷之不古也」，其為自欺以欺人，豈不足胡蘆一笑哉！<sup>2</sup>

時人質疑《史記菁華錄》是對《史記》的「剽擷」，這是亭田氏回應的其中一部

<sup>1</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題辭〉，《史記菁華錄》（清光緒九年（1883年）廣州翰墨園刻朱墨套印本），卷一，頁1。

<sup>2</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題辭〉，《史記菁華錄》，卷一，頁3。

分。他的回應中，反過來揭露出土人讀《史記》存在的困境：儘管他們十分努力地研讀《史記》，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但卻流於形式上的「勤奮刻苦」，一遇到艱澀的文句便「敬而遠之」，就連少數朗朗上口的那幾篇，也根本不得其要領所在。這一情況，荳田氏在《史記菁華錄》書末的跋文中也有所闡述：

《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而亦至不易讀者也；蓋其文洸洋瑋麗，無奇不備，匯先秦以上百家六藝之菁英，羅漢興以來創制顯庸之大略，莫不選言就班，青黃纂緒，如遊禁籙，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以故譎材謏學，無有能閱之終數卷者。前喆雖有評林，要亦丹黃粗及，全豹不呈。不揣荒陋，特採錄而詳閱之，務使開卷犁然，皆可成誦，間加論斷，必出心裁。<sup>3</sup>

他提到，《史記》一書是必讀的經典，但又極不易讀。此書知識體系龐大駁雜，文辭深廣偉麗，一般人很容易迷失於中，難有讀透全書的才力。至於前人所編著的《史記評林》，除了〈題辭〉中所說的「沒有定本」的問題，更重要的還有它內容質量上的不盡人意，無法全面呈現《史記》的精義。

基於《史記》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存在的這些問題，荳田氏立志自己進行編選、評點的工作，希望能夠完成一部優秀的《史記》選評本，指導閱讀，使讀者開卷釋然。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荳田氏編選《史記菁華錄》的緣起，是因為看到時人在研讀《史記》這部鴻篇巨著時「不得其門而入」，而市面上也缺少一部內容質量上乘、能夠指點士人閱讀的評點本。他認為，《史記》一書體大精深，本就不易讀懂，更何況還有那麼多皓首窮經、卻「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不得要領的前車之鑑擺在眼前，足見一部好的《史記》評選本是十分必要的。荳田氏自幼喜讀《史記》，反覆咀嚼，頗有心得，又見時人在學習《史記》時遇到的困境，因此決定自己編著一部《史記》評點選本，精心摘選精華片段與篇章，

<sup>3</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六，頁 56-57。

減輕鴻篇巨製帶來的閱讀壓力；在關鍵處細加評點，讓讀者可以將數卷的《史記》之菁華常備案前，反覆琢磨；同時藉由芋田氏的摘錄和評點指導，得以了解《史記》敘事修辭之精髓與司馬遷的深刻精神。



## 第二節 《史記菁華錄》的選錄標準

出於上述目的，芋田氏編了一部《史記》評點選本——《史記菁華錄》。他按照一定的標準，編選了《史記》中的部分篇章，包括本紀三篇，表序三篇，書三篇，世家九篇，列傳三十三篇。具體篇目如下：

《史記菁華錄》選錄篇章（五十一篇）	
本紀（三篇）	〈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
表序（三篇）	〈高祖功臣年表〉、〈秦楚之際月表〉、〈六國表〉。
書（三篇）	〈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世家（九篇）	〈越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齊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
列傳（三十三篇）	〈伯夷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商君列傳〉、〈張儀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信陵君列傳〉、〈范雎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韓王信盧綰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季布欒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衛霍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淮南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貨殖列傳〉、〈滑稽列傳〉、〈太史公自序〉。

可以看到，芋田氏選錄的五十一篇《史記》文章，全面地涵蓋了《史記》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

此外，芋田氏對於所選錄的《史記》篇章，有些保留了全文，有些則進行了刪節，具體情況參見下表：

《史記菁華錄》選錄篇章刪節情況	
收錄全文 (十六篇)	〈高祖功臣年表序〉、〈秦楚之際月表序〉、〈六國表序〉、〈蕭相國世家〉、〈伯夷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信陵君列傳〉、〈季布欒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滑稽列傳〉。
有所刪節 (三十五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合傳中全錄一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老莊申韓列傳〉全錄〈老子傳〉；</li> <li>〈屈原賈生列傳〉全錄〈屈原傳〉；</li> <li>〈韓王信盧綰列傳〉全錄〈盧綰傳〉；</li> <li>〈酈生陸賈列傳〉全錄〈陸賈傳〉，〈酈生傳〉有所刪節；</li> <li>〈扁鵲倉公列傳〉全錄〈扁鵲傳〉，〈倉公傳〉有所刪節。</li> </ul> </li> <li>•其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越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齊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商君列傳〉、〈張儀列傳〉、〈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范雎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刺客列傳〉、〈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匈奴列傳〉、〈衛霍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淮南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li> </ul> </li> </ul>

那麼，《史記菁華錄》所選錄的篇目及各篇的刪節，是依據怎樣的標準呢？

在論述其編著目的時，已經留下了一大線索：

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竅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為快事矣。<sup>4</sup>



他「抽挹菁華，批導竅郤」的目的，是為了呈現《史記》的「天工人巧」。這就表明了，亭田氏會著力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去節選、剖析這部千古名著。

下面這段話，將亭田氏對《史記》篇章的選錄標準闡述得更具體：

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即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sup>5</sup>

在這裡，亭田氏明確提出了選錄《史記》篇章的原則——「掇其菁華，略其敷衍。」也就是說，這本書意在保留《史記》行文中精華結聚的書寫片段，而將隨事敷衍的冗蔓部分刪去。書名《史記菁華錄》，所表達的也正是「錄《史記》之菁華」的意思。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推敲「菁華」的內涵，就會發現亭田氏對它的界定同樣是基於文學的角度。他所說的「菁華」，亦即「精華結聚之處」，指的是與「事奇」相對的「文奇」。

這些概念，可以在《史記菁華錄》的點評中看到具體的表現。如〈封禪書〉的尾評：

〈封禪書〉千古奇文，而讀者不能明其中之逐段自成結構，只是通長看去；又因其文甚長，眼光不定，遂如入迷樓者，只知千門萬戶，複道交通，終

<sup>4</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題辭〉，《史記菁華錄》，卷一，頁1。

<sup>5</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題辭〉，《史記菁華錄》，卷一，頁2。

不能舉其要領所在，未免矮人觀場之誚。今特用摘截之法，單就精神團結、筋脈聯貫處細為批摘，而安枝布葉之精，鬪角鉤心之巧，豁然呈露。且逐段界乙，眼光易注，固讀古之一捷法也……<sup>6</sup>

點評中所提到的、要使用「摘截之法」批摘和呈現的，是「精神團結」、「筋脈聯貫處」、「安枝布葉之精」、「鬪角鉤心之巧」，這些無不是文學所關注的面向。

正如〈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中所說，「這是文章家的看法，把《史記》認為文學書。」<sup>7</sup>「菁華」之意，就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史記》中敘事描寫中關鍵的、精彩的那一部分。

接下來，芋田氏在〈題辭〉中用一串比喻，進一步闡釋了何謂「菁華」、何謂「冗蔓」：

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游，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沂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泱泱，觀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煙，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慷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蠶叢魚鳧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宵，巉峭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屨，壅容魚雅，穆如青峰，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遊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sup>8</sup>

他將《史記》行文比作司馬遷之遊歷，途中遇到奇偉壯麗的風景就像文章精華結

<sup>6</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56-57。

<sup>7</sup> 葉聖陶：〈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 2 月），頁 66。

<sup>8</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題辭〉，《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2-3。



聚之處，也是他所要選取的；而精華片段之間的過渡書寫，即隨事敷衍的冗蔓之處，苧田氏稱之為「頑山鈍水」，說「斯逸而勿登焉」。這些內容不必去讀，自然是不選或者要刪去的。

從文學的角度對《史記》「掇其菁華，略其敷衍」，挑選出司馬遷敘事描寫中精彩的部分，這一選錄標準正與《史記菁華錄》「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sup>9</sup>的編選目的相吻合。

### 第三節 《史記菁華錄》的評點形式

#### 一、評點的內涵

目前學界對「評點」尚未形成完全統一的意見，不少學者都曾對此發表自己的看法。孫琴安將「評點」放到「評點文學」的概念下理解，她在《中國評點文學史》中說：

評點文學是一種由批評和文學作品組合而成又同時並存的特殊現象，具有批評和文學的雙重含意。……因為通常來說，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儘管都屬於文學領域之內，但卻是兩種屬性，兩種文本。而評點文學則是把這兩種不同屬性的文學現象組合在一起。所以，評點文學是一種兼有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雙重屬性的特殊文學形態。<sup>10</sup>

孫琴安將「評點」的概念擴大為「評點文學」，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文學形態」。這樣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評點」本身的性質，因此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譚帆指出，評點文學的本質不過是「帶有評點的文學作品」，只能稱作一種「特

<sup>9</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題辭〉，《史記菁華錄》，卷一，頁1。

<sup>10</sup>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2。

殊的文本形態」：

以「評點文學」取代「文學評點」其實並不僅僅是一種語詞的調整問題，涉及了對評點這一形式的性質界定，對這一界定我們也不能苟同，因為在中國文學中，並不存在「評點文學」這一「特殊文學形態」，而所謂的「評點文學」實際只是「帶有評點的文學作品」，包括詩詞、散文、戲曲、小說等眾多文體。這不能說是一種「文學形態」，而是文學傳播中的「特殊文本形態」。<sup>11</sup>

有些學者則認為，「評點」是一種文學批評的方式。如張伯偉在〈評點溯源〉中提出：

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手段之一……這種批評形式往往又和選本結合在一起，為讀者點明精彩，示以文章規矩，但也因此而被通人譏訾。<sup>12</sup>

吳承學則通過傳統文學批評與評點的比較來界定「評點」的內涵：

評點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種特殊的形式……傳統的文學批評講究對於批評對象知人論世，追源溯流，其批評則重在對批評對象作整體審美把握的品第，而很少是對文本的具體入微的批評。而評點之學恰是轉向對文本的語言分析和形式的批評，其特點在於為人指點創作的具體途徑，從「作文之用心」的角度進行批評，對於作品的用詞、造句、修辭、構思和結構上的抑揚、開闔、奇正、起伏等方面的藝術技巧進行評點。它是一種綜合性、實用性最強的批評方式……<sup>13</sup>

這些學者認為，「評點」是文學批評方式的一種。它們往往與選本相結合，對作

<sup>11</sup>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頁5。

<sup>12</sup> 張伯偉：〈評點溯源〉，見章培恒、王靖宇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月），頁1。

<sup>13</sup> 吳承學：〈評點形態源流〉，見氏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頁376-396。

品「具體入微」的分析是其重要特點。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以「評點」來指稱某種批評方法並不確切。龔鵬程說：

這是中國人討論文學作品時的一種方法，從宋朝晚期逐漸定型，經過明朝幾位批評大將的推衍，至清即成為普遍的討論文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多用在實際批評上；並不空談原則，而常常是藉實例以帶引出一些寫作和閱讀的原則，而且對於作品的文辭之美，可以在字裡行間細細評解，這種評解，當然最常見的形式是評點，但由於它並不限於評點，評點亦未必盡屬此種，因此我們建議把它稱為「細部批評」。<sup>14</sup>

龔鵬程在註解中進一步說明，「評點」應當視作一種批評的形式，而不能構成批評方法的一個類：

評點，不能視為一個批評方法的「類」，因為評點一詞，只指出了它的批評形式，但同樣運用這種形式的批評流派很多，其方法與批評理念互不相同。如明之孫月峰歸熙甫，即與清之桐城派不同，桐城派又與公羊常州之學不同，可是他們都可能使用評點的方式來評論詩文。<sup>15</sup>

儘管「細部批評」並未成為研究中的通用概念，但龔鵬程的論述使得「評點」的概念與範圍更為明確。

以上是學界對於「評點」的幾種主要觀點。在本文的論述中，筆者將綜合各家的說法，將評點視為一種文學文本與作品結合、針對作品本身細微分析的一種批評形式，並在這一視角下探討芋田氏《史記菁華錄》作為評點個案所呈現的批評方法、理念與特點。

<sup>14</sup> 龔鵬程：〈細部批評導論〉，收錄於氏著《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1月）頁397。

<sup>15</sup> 龔鵬程：〈細部批評導論〉，收錄於氏著《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1月），頁395。

## 二、《史記菁華錄》中的圈點符號及其意涵

評點，顧名思義，由「評」與「點」共同構成。然而，在眾多關於評點的研究中，卻往往呈現出重「評」輕「點」的態勢。

就拿《史記菁華錄》來說，這是一部典型的評點文獻，行文中不僅有眉批、夾批等文字評語，也包含各種圈點符號。但在所有關於《史記菁華錄》評點的研究文獻中，學者無一例外地將全部焦點集中在眉批、夾批等文字性評論上，而忽略了貫穿全書的圈點符號。

究其原因，主要與圈點符號自身特性有關。吳承學指出，與顯豁的文字評語相比，諸家的圈點方式帶有「秘傳」性質，因為它們的「義例」各不相同：

今人研究評點，多研究「評」而少涉及「點」。……圈點與評語不同：評語所論，十分顯豁，而諸家的圈點方式「義例」各不相同，帶有「秘傳」性質，更需人去揣摩，弄通各種符號的象徵意義以及彼此之間的微妙區別。

16

圈點自身的性質，決定了它在研究上的困難。即使是相同的符號，在不同的評點家筆下、不同的評點作品中，也會有不一樣的意涵。如果評點家沒有對這些圈點符號作出說明，研究者很難徹底弄清評點作品中每個符號所象徵的意義，導致研究中出現相應的空白。

此外，印刷過程也會對圈點符號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印刷過程中如果不夠精審，作品中密密麻麻的圈點符號很可能發生錯位或缺漏的情況，加大了正確解讀圈點符號意涵的難度。另一方面，有些出版商在印刷過程中甚至直接刪除了原作中的圈點符號，只保留了文字評語。這也會造成研究者對圈點符號的忽略。

<sup>16</sup> 吳承學：〈評點之興——論文學評點的形成與南宋詩文評點〉，《文學評論》1995年第1期，頁31。

不過，如果想要對一部作品的評點及其背後的作者思想有深入的了解，那麼對其圈點符號的研究是斷斷不能忽略的。既然芋田氏並未對《史記菁華錄》中的圈點義例做出說明，那麼讀者唯有自行分析。

吳承學曾提出解讀圈點符號意義的線索，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古人圈點意義，是由其標註符號的形狀、位置、顏色三者來表示的。<sup>17</sup>

在各版本的《史記菁華錄》中，圈點符號的顏色全部一致。因此，我們主要依據它們的形狀和位置，並結合上下文，對圈點符號的意義進行分析與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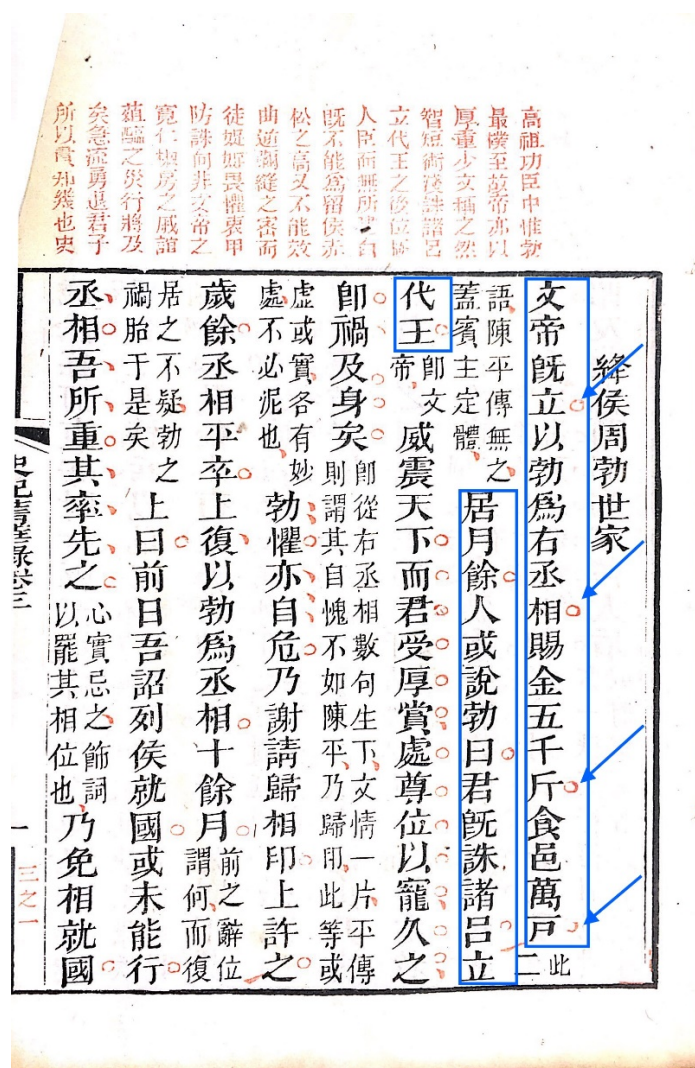
通過這一方式，筆者整理出《史記菁華錄》中的十一種圈點符號及其大部分象徵意義，它們有的承擔句讀功能，有的則與文章的理解與欣賞有關。下面將分別舉例敘述。

### （一）標示句讀的符號

#### 1、「。」

這個形狀為空心圓的符號，在《史記菁華錄》中承擔正文的斷句功能，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現代漢語標點符號中的逗號及句號，它通常出現在正文中、每句話最後一個字的右側。以〈絳侯周勃世家〉的開頭為例：

<sup>17</sup> 吳承學：〈評點之興——論文學評點的形成與南宋詩文評點〉，《文學評論》1995年第1期，頁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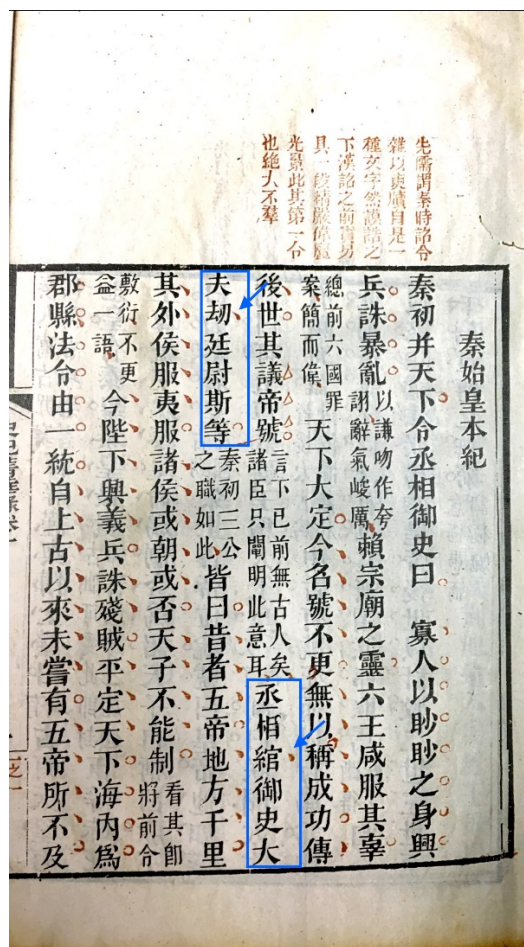
可以看到，在正文每句話結尾處的文字，也就是「立」、「相」、「斤」、「戶」、「餘」、「曰」、「呂」等字的右邊，都有一個「。」符號作為斷句標誌。

需要注意的是，「。」在正文中的斷句功能，有時會由「、」、「」取代。關於這一點，請參見下文關於「、」、「」符的介紹。

## 2、「、」、「」

這個點狀的符號，在《史記菁華錄》中依據位置的不同，分別承擔正文的停頓、斷句以及夾批雙行小字的斷句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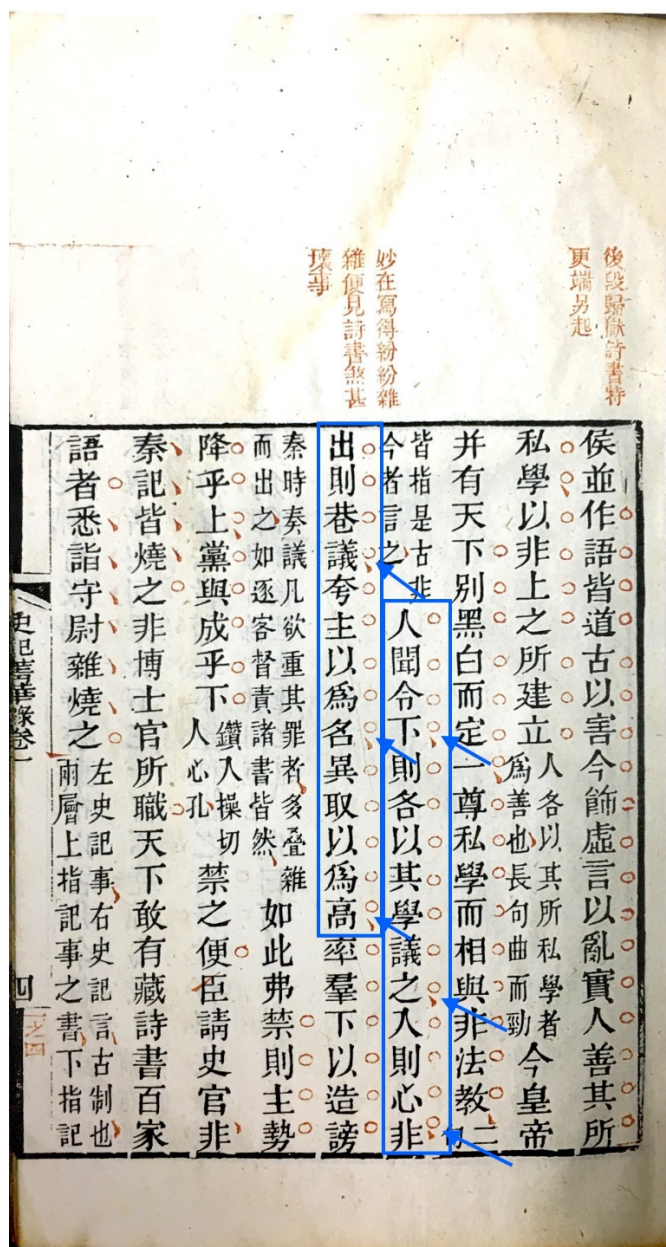
在正文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於現代漢語標點中的頓號。以〈秦始皇本紀〉為例：



如圖所示，在「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一句中，「綰」、「劫」二字的右邊各有一個「、」符號，起著頓號的作用。

此外，出現在正文之中的「、」符號，有時也會取代「。」，起到斷句的作用。此處以〈秦始皇本紀〉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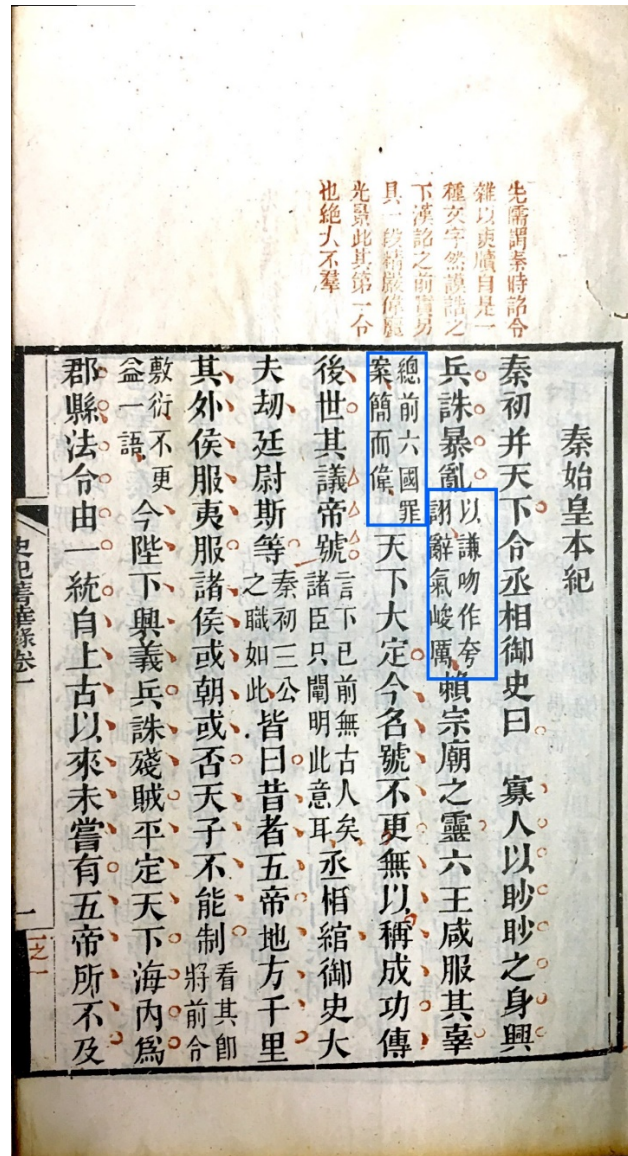
可以看到，「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一段文字的右方，皆被逐字標註了「。」符號。在這樣一長串具有其他意義的「。」中，原本單獨出現在句末字右方、用以標示句讀的「。」號便無法辨識。

荳田氏採取了相應的解決措施——用單個「、」符號取代單個「。」來標示句讀，置於句末字右方「。」符號的下方。因此，這一段話的句末字「下」、「之」、「非」、「議」、「名」、「高」的右方，皆有「、」樣式的符號。其中的「、」是標示句讀的符號；「。」則不表示句讀，而是前後的一長串相同的空心圓的其中一部



分，它們相連起來、共同構成一種新的意義符號。

而在夾批的雙行小字中，「、」則起著斷句的作用。以〈秦始皇本紀〉開頭的夾批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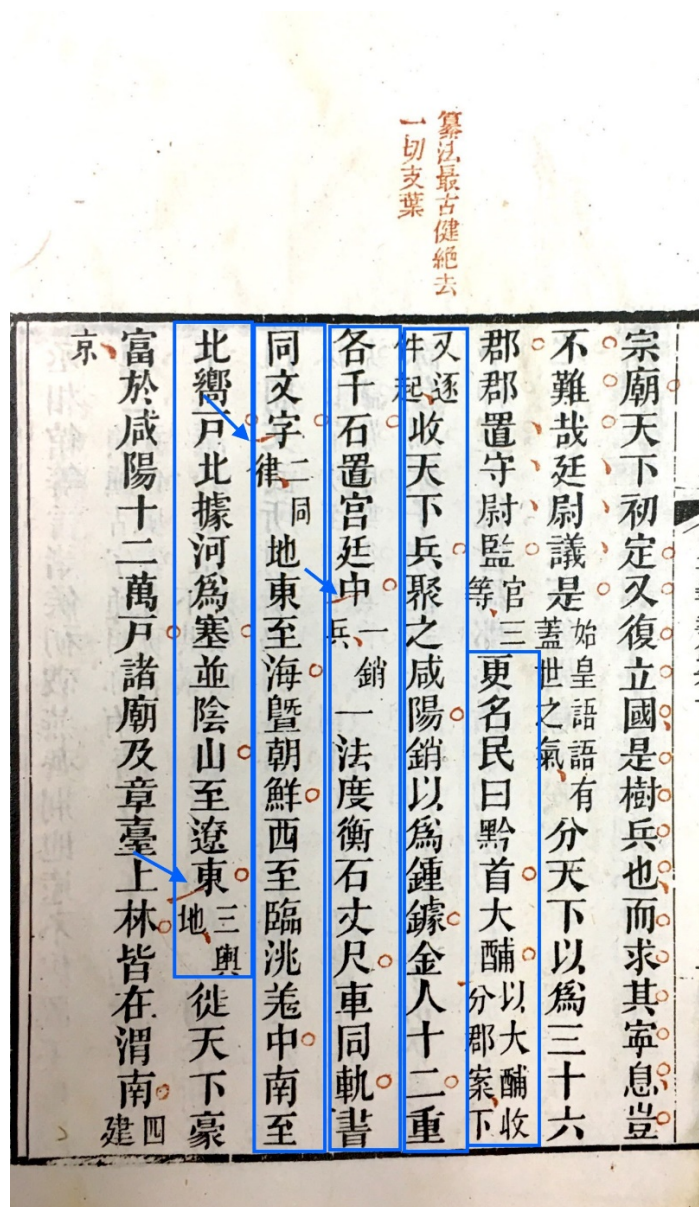


我們看到，在第一處夾批「以謙吻作誇詡，辭氣峻厲」中，句尾「詡」、「厲」字的右下角各有一個「、」符號作為斷句標誌。在第二處夾批「總前六國罪案，簡而偉」中，句尾字「案」、「偉」的右下角同樣有「、」符號作為斷句標誌。

## (二) 文章理解與欣賞相關的符號

### 1、「┐」

這個符號通常出現在正文中，是一個標示文章脈絡層次的標誌，位於每一層最後一個字的下方。以〈秦始皇本紀〉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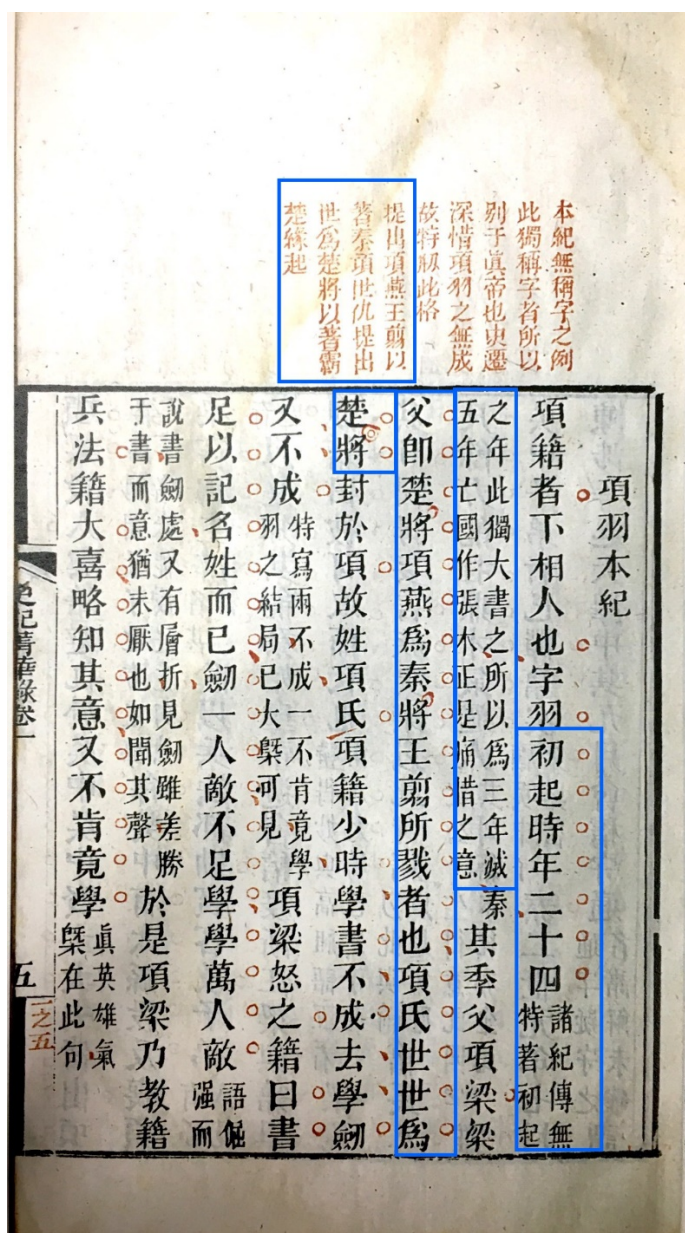
根據文中的夾批「以大酺收分郡案，下又逐件起」，我們知道，從「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是分郡案的結尾；從「收天下兵」開始，是一個新的層次。根據夾批的提示，我們知道芋田氏對於接下來層次的劃分：

在「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之後，有夾批曰「一銷兵」，此為第一層。在這一層的最後一個字「中」之下，有一個標示層次的「ノ」符。「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為第二層，句末有夾批曰「二同律」。第二層的最後一個字「字」的下方，同樣有清楚的「ノ」符表示層次。夾批曰「三與地」的第三個層次，亦不例外。

## 2、「。。」

這一符號由若干個空心圓「。」組成，通常出現在正文中，用以標註連續的一段話，每個字右方有一個「。」。因此，「。。」符號的長度是由其標註文字的字數決定的。通常情況下，「。。」會與夾批或眉批配合出現，以「。。」標註起一段文字，然後夾批、眉批中有相應的文字評論。以〈項羽本紀〉為例：





被「。。。」標示的第一處，「羽初起時年二十四」，隨後是夾批「諸紀傳無特著初起之年，此獨大書之，所以為三年滅秦、五年亡國作張本，正是痛惜之意。」不難看出，夾批所評論的，正是「。。。」所標示的這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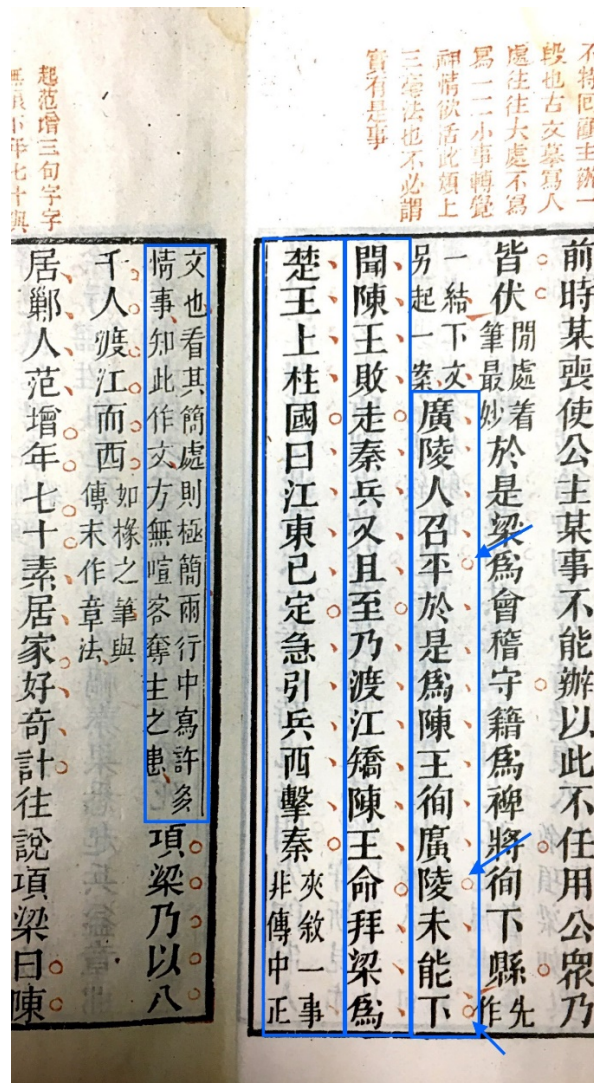
再看「。。。」標示的第二處，「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其後沒有夾批，但眉批中有相應的評論文字：「提出項燕王翦以著秦項世仇，提出世為楚將以著霸楚緣起。」

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還可以知道，「。。。」所標示的文字，基本是非關寫作

手法之賞析的內容。

### 3、「、、、」

這一符號由若干個「、」符組成，與「。。。」「」相似，它通常出現在正文中，用以標註連續的一段話，每個字右方有一個「、」形狀的標示。「、、、」符號的長度取決於其標註文字的字數。需要注意的是，在連續的「、、、」之中，如果出現了需要斷句的地方，那麼該處則只保留斷句符號「。」。同樣以〈項羽本紀〉為例：



「、、、」所標示的文字是這一段：「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

定，急引兵西擊秦。』」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一連串「、、、」所標示的文字中，存在需要斷句的地方，而這些地方的文字右邊，如「平」、「陵」、「下」、「走」等字，其右邊只標示了句讀符號「。」，而沒有出現「、」號。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影響「、、、」符號標示文字的連續性，「平」、「陵」、「下」、「走」等字依然是這串「、、、」符號標示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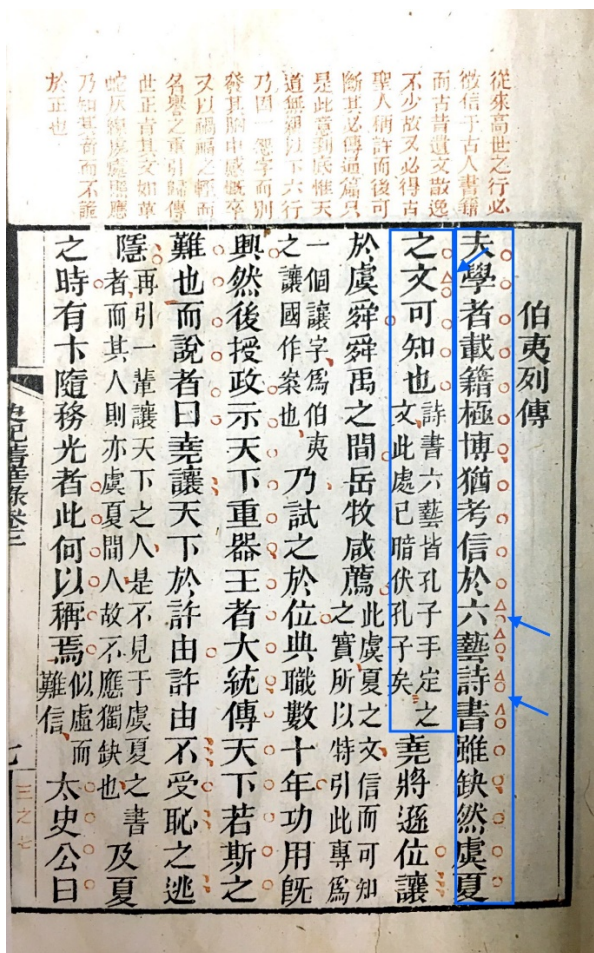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看被標示文字後方的夾批：「夾敘一事，非傳中正文也。看其簡處則機簡，兩行中寫許多情事，知如此作文，方無喧客奪主之患。」

不難發現，這段評論是針對「、、、」所標示的文字而發，討論的內容是與作文之法相關的內容。和上文的「。。。』比較來看，「、、、」符號的作用應是標示與寫作手法的分析相關的內容。

#### 4、「△」

三角形符號在《史記菁華錄》中出現的頻率不高，只在〈秦始皇本紀〉、〈伯夷列傳〉等部分篇章中見到。它經常於「。。。』所標示的字段中出現，一般用於標示單字或詞組，位於所標示文字的右方，提示一些關鍵、重要的概念。以〈伯夷列傳〉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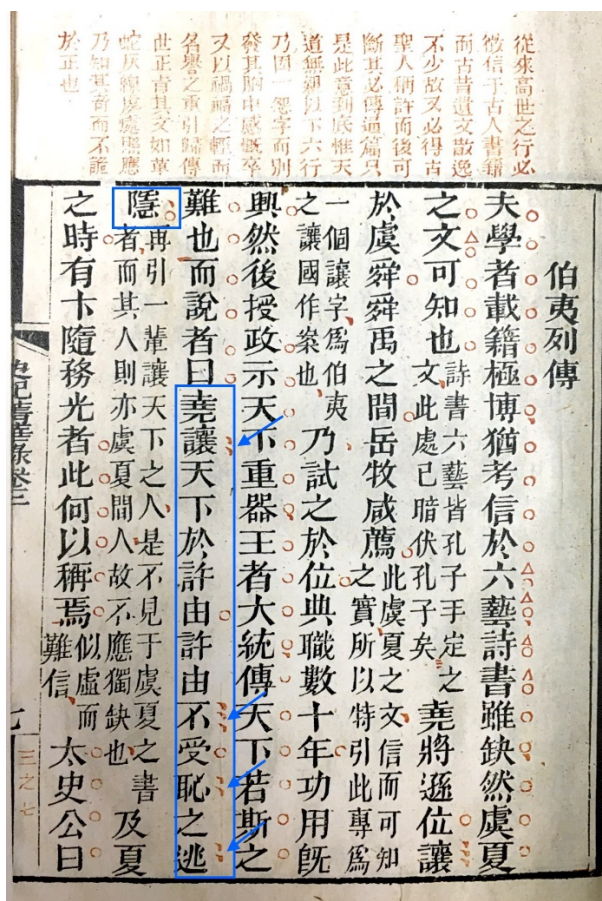


開頭「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一段，右方皆有「。。。」符號標示，其中「六藝」、「詩書」、「文」字右方除「。。。」符號外，還有「△」符號。

此段後的夾批曰「詩書六藝，皆孔子手定之文，此處已暗伏孔子矣。」這段評論基本是針對「。。。」所引的文字而發，不過用「△」標示的詞語則是這段文字中特別值得注意的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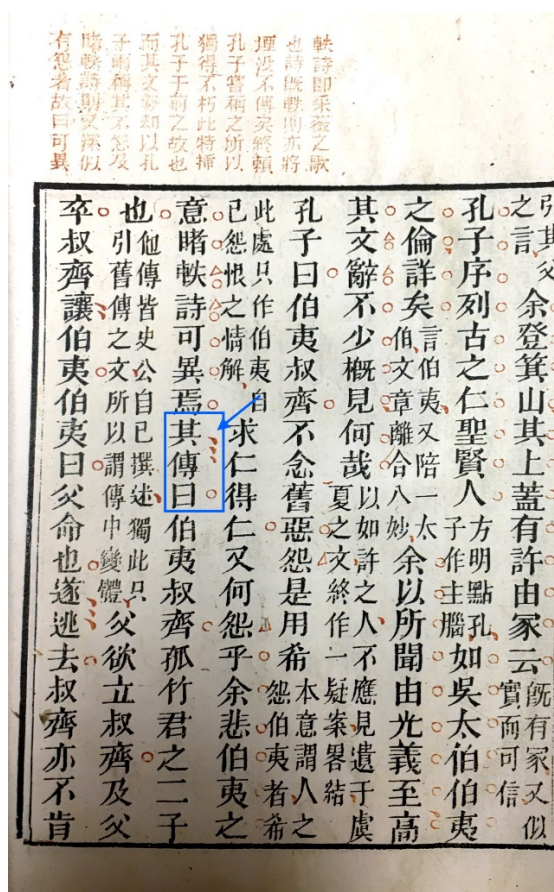
5、「、」、「、」

這兩個符號，一般用於標示某個字或詞組。相比於「△」，它們一般是單獨出現，並不與「。。。等符號相配合。「、」多用於標示單字、「、」多用於詞組。下面將結合具體的文本，略窺這兩個符號的書中的具體用例。



在「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這段選文中可以看到，「讓」、「恥」、「逃」這樣的關鍵動詞右方有一個「、」特別標示，「不」的右方則有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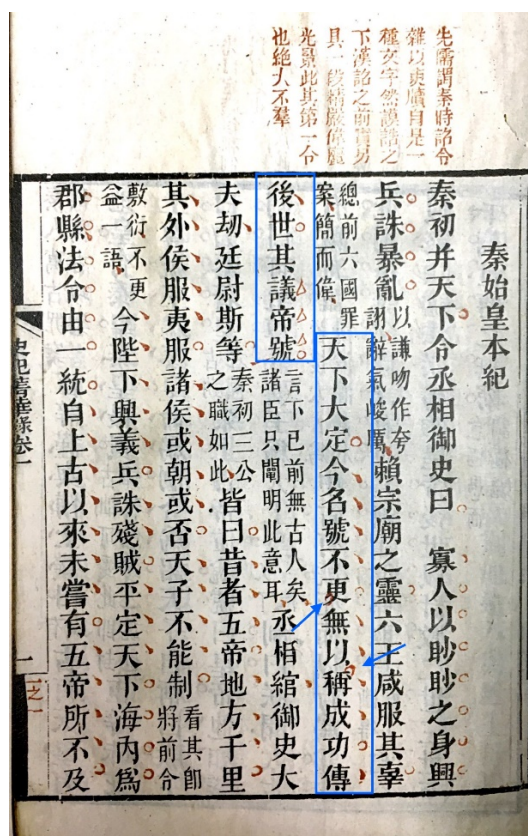




在後文中，苧田氏則用「ゝ」將一句中關鍵的名詞「其傳」標示出來。

### （三）標示音調的符號

除了句讀符號，文章的理解與賞析相關的符號之外，《史記菁華錄》中還有一個用於標示音調的半圈符號「ㄣ」。通過在字的四角畫半圈作標誌，標示該字的讀音，謂之「圈讀法」。以〈秦始皇本紀〉為例：



可以看到，在「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一段中，「更」、「稱」字的其中一角都有一個半圈標示其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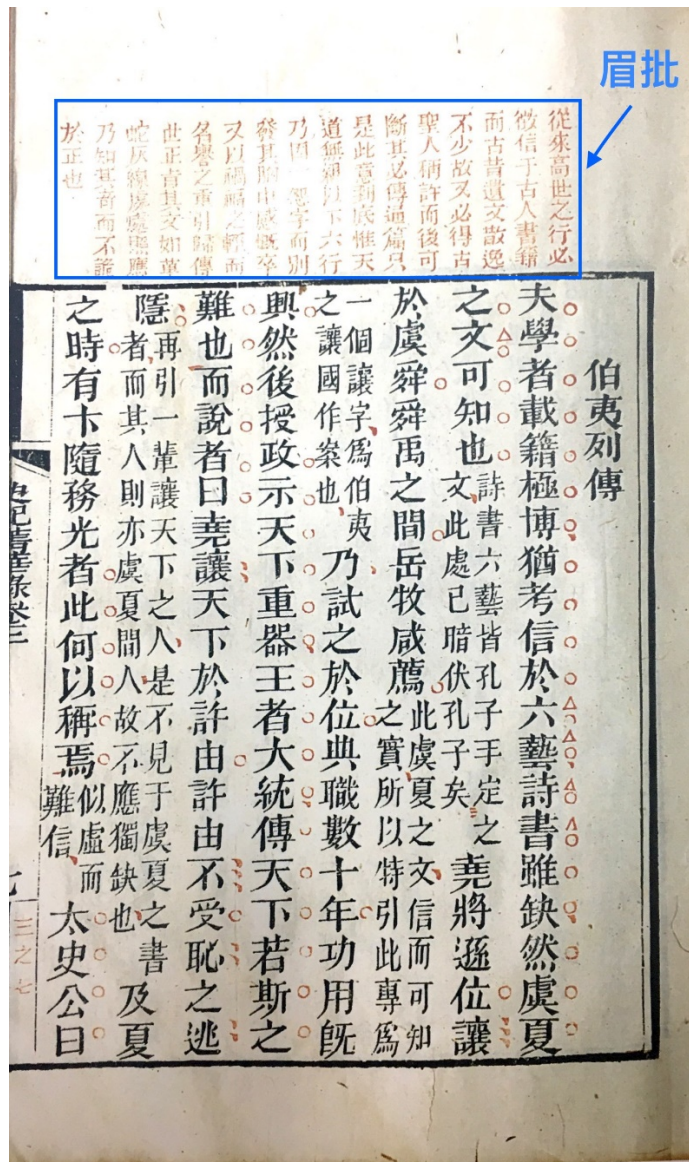
以上是《史記菁華錄》評點體例中圈點符號及其意涵的概況。

### 三、《史記菁華錄》評語形式及其功能

除了圈點符號之外，評點的另一大組成部分是評語。根據位置的不同，一般將評語分為眉批、夾批、尾評等。

#### (一) 眉批

眉批是位於版面天頭的評論文字。在《史記菁華錄》的幾種評語中，唯有眉批是以朱墨刊印的。眉批的篇幅和所評論的文本範圍比較長，通常是針對一大段文字進行點評。



如上圖所示,《史記菁華錄》中的每篇選文皆有眉批,其內容多是對文章某一段的敘事、描寫手法進行評論,或是解析司馬遷的寫作用意。位於篇首的眉批,經常會揭示一篇之主旨或眼目。

當然,眉批的評論內容並不絕對,有時也會出現詞語的註解、段落大意的總結。例如在〈項羽本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

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sup>18</sup>

書頁上方有眉批曰：「公卿二字，古人相尊之通稱，卿子猶公子也。冠，元也；軍，戎也。猶元戎之稱，而名特新美。」可見這處眉批是對文中「卿子冠軍」一詞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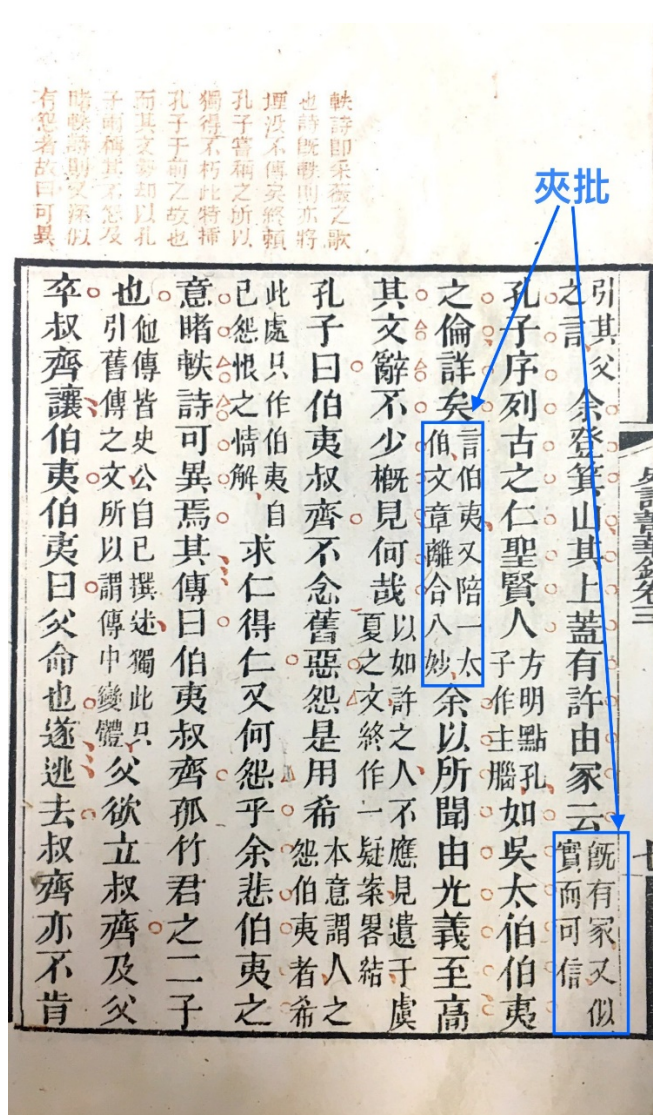


## （二）夾批

夾批通常以雙行小字的方式出現在文本中，《史記菁華錄》中亦不例外。它所評論的範圍，往往是單句或數句，隨文而注。一般而言，夾批比眉批的篇幅較為短小。

<sup>18</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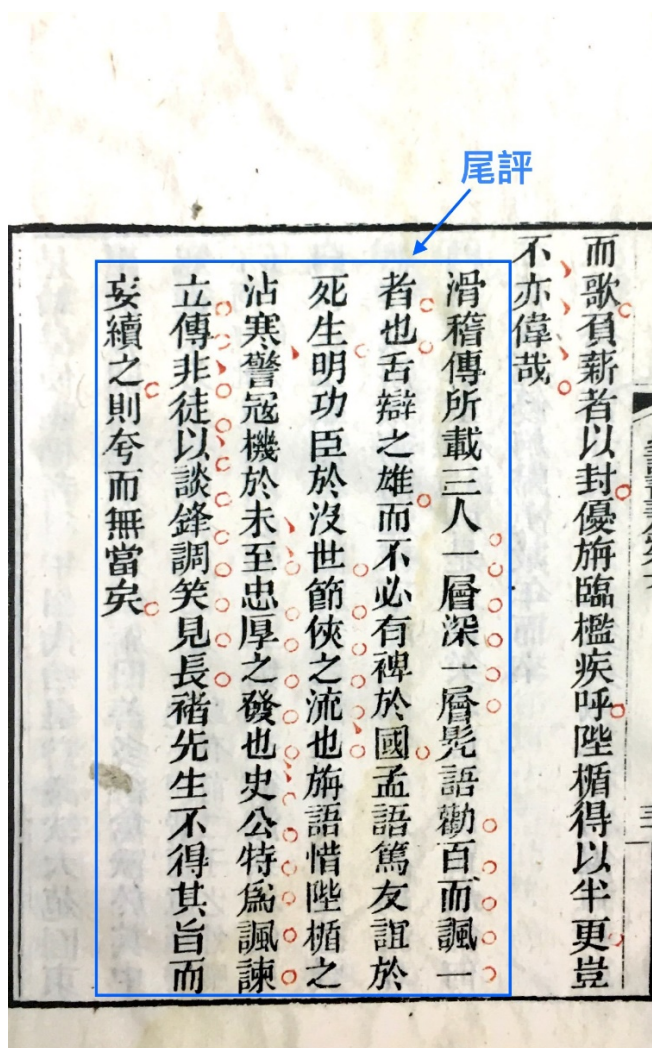




《史記菁華錄》中的夾批貫穿全書，其內容豐富多樣，有訓詁，有段落大意，有敘事、描寫手法的評議，也有苧田氏隨文而寫的片段感想。

### (三) 尾評

尾評，或者說篇末總評，是指一篇末尾的評論。與眉批、夾批相比，尾評的篇幅往往較長。



《史記菁華錄》並不是每篇末尾都有尾評。全書選文五十一篇，僅二十四篇的篇末有總評，分別是：〈高祖功臣年表〉、〈秦楚之際月表〉、〈六國表〉、〈封禪書〉、〈河渠書〉、〈越世家〉、〈陳涉世家〉、〈老莊申韓列傳〉、〈商君列傳〉、〈張儀列傳〉、〈孟嘗君列傳〉、〈信陵君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張耳陳餘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季布樂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衛霍列傳〉、〈淮南列傳〉、〈貨殖列傳〉、〈滑稽列傳〉。

尾評的內容並不針對文章的某個局部，而是就全文的組織架構、主旨、藝術手法或圍繞歷史人物與事件來發表的整體性議論。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探討了《史記菁華錄》的編著體例，包括編著緣起與目的、選文標準及評點形式。《史記菁華錄》一書的編著緣起，乃因苧田氏眼見時人在學習《史記》時遇到種種困境，以及他自身對《史記》的喜愛與研究。他編著這部《史記》評點選本，意在幫助學子更好地研讀與學習《史記》。

《史記菁華錄》選文涵蓋《史記》五體，不過所選篇章數目與篇幅都十分精簡。苧田氏的選錄標準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對《史記》「掇其菁華，略其敷衍」，挑選出司馬遷敘事描寫中精彩的部分。

《史記菁華錄》的評點由「圈點」與「評語」兩部分構成。書中的圈點符號主要包括句讀符號「。」、「、」，與文章理解欣賞有關的符號「／」、「○○」、「、、、」、「△」、「∴」、「∵」，還有音調標示符號「〃」，它們在文中承擔著輔助閱讀及文學批評功能。評語部分包括眉批、夾批與尾評三種形式，它們依據位置的不同劃分，在篇幅與評點內容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總體而言，夾批的篇幅及其所評論的內容範圍最小，眉批較長，尾評最廣也最長。





## 第四章 《史記菁華錄》的文學評論



### 第一節 疏解文意

《史記》一書深奧難讀，這是古來公認的。苧田氏在《史記菁華錄》的跋文中這樣寫道：

《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而亦至不易讀者也；蓋其文洸洋瑋麗，無奇不備，匯先秦以上百家六藝之菁英，羅漢興以來創制顯庸之大略，莫不選言就班，青黃纂緒，如游禁籞，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以故譎材謏學，無有能閱之終數卷者。<sup>1</sup>

這段話不僅說《史記》不易讀，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史記》難讀的兩大原因：其一是內容之包羅萬有，其二是文字的編排靈活。

對於容易在這部鴻篇巨著中迷失、無法「閱之終數卷」的讀者來說，讀懂《史記》是比鑑賞《史記》更為切要的需求。因此，苧田氏的評點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疏解文意，幫助讀者理解《史記》內容的。這類評論，大致可分為註釋考證、解讀句子內涵、劃分層次及總結段落大意三類，下面將分別敘述。

#### 一、註釋考證

對註釋考證類的評語，〈《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中有一番簡要的描述：

通常所謂「註」，是解釋字義句義，凡讀者不易了悟之處，都把它申說明白；或考證故事成語，凡讀者見得生疏之處，都把它指點清楚。這類的註，

<sup>1</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六，頁56-57。

此書並不多……但此書屬於這類的註，大體都明白扼要，可以閱看。<sup>2</sup>

誠如上文所言，《史記菁華錄》中註釋考證類的評語數量不多，且言簡意賅。不過，對於這類註釋的內容僅以一句「解釋字義句義」蔽之，似乎過於簡略。書中註釋主要有哪幾種？它們是否都正確無誤？這些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梳理、分析《史記菁華錄》中註釋類的評語方能回答。

大體而言，《史記菁華錄》中，書中註釋集中在字詞釋義、人物地名考述與名物制度的解釋等三個方面。

### （一）字詞釋義

這類註釋多是對某個字詞的直接釋義，如〈項羽本紀〉：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sup>3</sup>

對於「暴」字，眉批註解道：「暴字不必作暴戾解，只是驟字義。言苟非神明之後，何德而致此驟興也。」言簡意賅地解釋了「暴」字的意義。

### （二）人物地名考述

這類註釋，多為亭田氏補充文中出現的某個人物、地名的相關資料。人名的例子，如〈項羽本紀〉：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sup>4</sup>

對於「李由」這一人物，夾批中補充解釋道：「李斯子。」

<sup>2</sup> 葉聖陶：〈史記菁華錄讀法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2月），頁69。

<sup>3</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23。

<sup>4</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7。

關於地名的例子，如〈封禪書〉：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sup>5</sup>

對於「鼎湖」這一地方，夾批註解道：「鼎湖，宮名。」



### （三）名物制度解釋

名物制度的解釋，與人名地名的處理相仿，基本上是補充相關的背景知識。

如〈平準書〉中提到的「賣爵」制：

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sup>6</sup>

夾批註解道：「賣爵：一大庶長二千石也，蓋虛銜，非實授者。」由此，讀者便對漢朝賣爵的制度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知道所謂的「大庶長」不過是虛銜。

不過，與傳統、專門性的註釋家不同，在註釋考證類的評語中，苧田氏並沒有詳密地引經據典，只是根據自己的認知，或者參考了其他書籍，然後將自己的理解扼要地寫出來作為註釋。因此這些註腳不如《史記》三家注一般廣徵博引、考證嚴密，甚至偶爾也會有不確定乃至出錯的地方。

如〈項羽本紀〉中有一段：

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sup>7</sup>

對於文中的「通」字，苧田氏註道：「『通』字疑守之名，諸解未確。」他想要解釋文中的「通」字，但參考了前人諸解都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只好在註中說明存疑。

<sup>5</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47。

<sup>6</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6。

<sup>7</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6。

## 二、解讀句子內涵

除了字詞釋義與背景知識的補充，苧田氏有時也在評語中解讀句子的內涵，讓讀者能夠了解一句話在字面意思之外的「言外之意」，增進對文本的理解。如〈秦始皇本紀〉起首一句：

秦初並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sup>8</sup>

苧田氏在夾批中註解道：「以謙晦作誇詡，辭氣峻厲。」這一來，讀者便知道秦始皇看似平常的一句話中，實則是一種「以退為進」的表達方式，包含了一種「峻厲」之氣。又如〈項羽本紀〉中，鴻門宴上樊噲一席話曰：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sup>9</sup>

苧田氏評道：「借秦王罵項羽，巧甚。」一下子點出了樊噲的指桑罵槐。

當然了，在《史記菁華錄》中，苧田氏更多的是將句子放在整篇文章的結構脈絡中去解讀其作用與內涵，像上文這樣僅就某一句話來談語意的，並不多見。

## 三、劃分層次，總結段落大意

《史記菁華錄》關於文意疏解的部分，著墨最多的當屬對文章層次的梳理以及段落大意的總結。

在談論這一問題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件事，那就是《史記菁華錄》中的「段」的概念，與今人不同。我們今天以段首空兩字為一段的標誌，稱之為「一段」；段中再依據意義分成小層次、或者幾個小段組成一個大層次中的一層，這些大小的「層次」與「段落」，是可以從形式與名稱上區分的。但是在《史記菁華錄》中，並沒有段首空兩行的這一概念，苧田氏對段落的理解主要是從意義劃分，無

<sup>8</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1。

<sup>9</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13。

論大層次、小層次，統稱為「段」。因此，在《史記菁華錄》中，讀者會看到芋田氏對《史記》文本的段落劃分，有時是很長的篇幅，有時一段不過是寥寥數句。

這一點，林崗在《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中有一番清晰的解釋：

小說文本由無數一段一段的故事「段」連綴組織而成，「段」與上下文的關係是相對獨立的，否則批評家就不能界定何處是「段」了。但任何「段」又不是固定大小不變的，它所佔據的空間位置的大小是依分析的方便而定的。在某個層次上，我們把它看成一「段」，但此一「段」並不排除把它分成更細的數「段」的可能性。因此，任何評點批評意義上的「段」或故事單元，都是擁有一定彈性變化的改變。<sup>10</sup>

儘管他說的是小說，但也同樣適用於《史記菁華錄》中的情況。芋田氏所劃分的「段」，也是可長可短，具有伸縮的彈性。以〈陳涉世家〉為例：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sup>11</sup>

在「吳廣素愛人」後註道：「上段以勝為主，此段以廣為主。」這樣一來，我們便知道，從「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到「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為一段，主要以陳涉為主人公敘述；從「吳廣素愛人」起為另一段，主要內容以吳廣的事蹟為主。這裡的一段，篇幅就比較長，屬於大層次的段。

而在〈蕭相國世家〉中，我們可以看到芋田氏的另一種分段方式：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

<sup>10</sup>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頁142。

<sup>11</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22。

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辦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sup>12</sup>

在這段文字後芋田氏註道，「此方是正敘何功第一處，是為第一段。」

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信……<sup>13</sup>

在此段文字後他註道，「又是第一功，此是第二段。」

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sup>14</sup>

在此段文字後他註道，「又是第一功，此是第三段。」

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sup>15</sup>

在這段文字後註道：「給餉補卒皆絕大重務，又是第一功，是為第四段。敘何功畢。」

可以看到，芋田氏是將敘述蕭何功績看成總的一大段，然後在這大段中他又分出四個小段，是為對蕭何功績的分述。這裏的「段」，相對於前文所舉的〈陳

<sup>12</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32。

<sup>13</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32。

<sup>14</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33。

<sup>15</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33。

涉世家〉中的分段來說，屬於小層次的段，相對而言篇幅較短。

通過這樣劃分段落、歸納大意的的方式，文章的內容大意更加分明，讀者也因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章。



## 第二節 文本鑑賞

儘管對於文本內容的理解是首要的，但對於評點這一批評形式來說，其要義更在於解析文本的寫作技巧、提點後學寫作之法門。然而，像《史記》這樣的敘事文學作品，常常讓讀者的注意力過度停留在事跡與情節本身，而忽視了其文學寫作的技巧。金聖嘆曾對這一現象提出批評：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雖《國策》、《史記》都作事跡搬過去，何況《水滸傳》。<sup>16</sup>

而這個問題，恰恰是評點之學所可以改善的。林崗在《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中曾提到評點的功用：

文章評點的出現與文本解讀、品評的精細化，啟示後學方便法門是很有關係的。<sup>17</sup>

他在評論宋代古文特徵時還提到：

文本精細分析的根本用意在於揣摩古人作文之法。所以古文評點家總是以作文帶動看文，就是說，看懂古人文法精妙的目的是能在日後師其法作文，評家一付「寫作學」的手眼。<sup>18</sup>

<sup>16</sup> 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2月），卷三，頁11。

<sup>17</sup>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頁53。

<sup>18</sup>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頁56。

《史記菁華錄》的評點在這一方面是一大典範。除了上述疏通文意、幫助理解的評語外，苧田氏評語的核心內容就是鑑賞《史記》中司馬遷行文運筆的技巧與手法。苧田氏在〈史記菁華錄·題辭〉中也提出了這一想法：

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竅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為快事矣。<sup>19</sup>

苧田氏所說的「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指的正是要指點、評析《史記》中運筆為文的諸種手法。梳理全書，筆者以為這類評語主要可分為以下內容：

## 一、評組織架構

對於文學作品來說，組織架構猶如一身的骨子。作者如何完成起承轉合，對於作品的表現具有重要影響。因此，評點家對於文本的組織架構十分重視，苧田氏亦不例外。這一點體現在他對文章的章法布局與關目／眼目的評點上。

### （一）章法佈局

前人對章法的內涵已有所論。如劉勰（約 465—520）《文心雕龍·章句》云：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sup>20</sup>

金聖嘆（1608-1661）〈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中說：

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sup>21</sup>

<sup>19</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1。

<sup>20</sup> 劉勰：《文心雕龍·章句》，見《文心雕龍》（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 年 4 月），卷七，頁 22。

<sup>21</sup> 金聖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12 月），卷一，頁 19。



劉勰與金聖嘆都把「章法」放在由字到句、層層推進的文章系統中理解。

張世君在《明清小說評點敘事概念研究》中則給出了更接近現代人理解的解釋：

在古代漢語中，章指詩文的段落，或文章，法指規則、方法。章法即篇法，篇章結構的方法，它是詩文組織結構的法則。<sup>22</sup>

在苧田氏的評論中，常常會對《史記》行文的章法進行點評。如〈項羽本紀〉：

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sup>23</sup>

夾批曰：「語直捷遊勢，正與後許諾及默然不應對鎖作章法。」由此而提醒讀者關注，項羽此時的大怒之語，和後文中項伯相勸時「項王許諾」、范增數目項王、舉玉玦時「項王默然不應」的描寫是有一種結構上的對稱作用，起到前後對比的效果。通過這種章法，讀者了解到司馬遷筆下的文字乃遙遙相應，在行文中已經勾勒出一條項羽對劉邦態度轉換的線索。

又，〈留侯世家〉中，苧田氏揭示出張良與圯上老人相遇時所使用的「一線穿」的章法：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

<sup>22</sup> 張世君：《明清小說評點敘事概念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8月），頁314。

<sup>23</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10。

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sup>24</sup>

眉批中評論道：「曰『愕然』，曰『殊大驚』，曰『因怪之』，曰『因異之』，一線穿去，意思卻不同，此種章法，惟《史記》有之。」「一線穿」是評點中常見的術語，多用於形容敘事線索的貫串。苧田氏指出，在張良與圯上老人相遇的情節中，以張良的「驚異」作為線索貫穿全段，但在一線中，司馬遷所用以描摹張良之「驚異」的詞彙卻層層有變，在一貫之中兼有變化。

有時，苧田氏也會用「針路」、「脈絡」、「佈局」這樣的術語來評點文章的組織架構。如〈項羽本紀〉中對項梁的描寫：

每吳中有大徭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sup>25</sup>

苧田氏的眉批說：「每吳中云云數句，正註明『皆出項梁下』一句也，看『以是知其能』五字自明。古文針路皆如此。」他認為以上的這段話，是對前文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的呼應，提醒讀者文章是如何緊密地銜接起來的。

而對於〈六國表〉篇首的一段：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sup>26</sup>

<sup>24</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43-44。

<sup>25</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5。

<sup>26</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33。

苧田氏在眉批中評論道：「秦之興僭亂，何可勝紀？此時拈西時用事上帝起，所以暗伏中間『若有天助』一段也。次拈踰隴營岐之事，所以伏中間『收功實者嘗於西北』一段也。文章脈絡，摘出朗若列眉矣。」經由評論，苧田氏揭示出文中的「伏脈」，提醒讀者關注行文中前後照應之處。

至於宏觀的謀篇佈局，則可以〈秦楚之際月表〉篇末總評為例：

表為兩雄而作，卻以記本朝勦業之由，故首以三家並起，而言下軒輊自明；次引古，反擊一段，然後收歸本朝，作讚嘆不盡語以結之。布局之功，未易測也。<sup>27</sup>

通過對〈六國表〉一篇敘事線索的分析，苧田氏呈現出〈六國表〉整體的起結與文章佈局。

## （二）關目／眼目

關目和眼目同樣是評點中的常用術語，在《史記菁華錄》指敘事中的重要情節或主題。苧田氏常在一篇之初揭示文章的關目，令讀者對一篇之重點或立意有所體認。如〈六國表〉首句：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sup>28</sup>

在「太史公讀《秦紀》」一句後，苧田氏夾批曰：「起結以《秦紀》為關目」，指出《秦紀》是一篇的關鍵。

苧田氏在文中各處，也時常指出司馬遷在寫作中對於這一關目的呼應：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

<sup>27</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32-33。

<sup>28</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33。

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sup>29</sup>

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後，苧田氏評道：「陡接《秦紀》之筆，仍轉到《秦紀》上去，法脈井然。」在「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數句後，評論道：「〈六國表〉蓋採《秦紀》為之，故有年無月日」。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數句後，又評道：「如變封建為郡縣之類，後世亦蒙其利。當時諸侯放恣，非秦之力，不能驅除之也。《秦紀》之不可廢者如此。」而在這一段上，更有眉批道：

此段是正敘採《秦紀》以著〈六國年表〉本意。然《秦紀》卑陋，為世儒不屑道，下段故特舉『耳食』之弊，以見《秦紀》之不可盡廢也。文義始終照應，一絲不走。<sup>30</sup>

經由文中相應的解說，苧田氏不僅指出了《秦紀》為關目，更論述了《秦紀》作為關目的原因和證據。

〈外戚世家〉中同樣如此。在篇首眉批中，苧田氏便提出了：「外戚傳序捻出『命』字作全傳眼目，故各篇中凡寫遭逢失意處，俱隱隱有命字在。」<sup>31</sup>而後在文中，他也以評語處處照應自己的這一論斷。如竇太后的故事：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

<sup>29</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34。

<sup>30</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34。

<sup>31</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25。



荳田氏對竇太后的遭逢評論道：「求此而得彼，因失意而致遭逢，著不得一毫人力，是以謂之命也。」又如衛子夫的故事：

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sup>32</sup>

荳田氏對於衛子夫無意中受到皇恩、既受恩寵卻又倏然而止的際遇評論道：「忽濃忽淡，皆命使之爾。」結合開篇以「命」字為眼目的論斷，以及篇中對竇太后、衛子夫人生際遇的評析，荳田氏充分揭示了一篇之關鍵。

## 二、評敘事手法

荳田氏在《史記菁華錄》的評語中，曾提到多種敘事手法，包括「夾敘法」、「原敘法」、「總敘法」、「分敘法」。這些概念與西方敘事學中的概念是有一定差別的。林崗在《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中》對此有所論及：

評點家經常使用敘事一詞，但不關心敘事在時間方面的含義。他們不將批評興趣立基於敘述視點轉移、故事時間轉換、時距變化等諸如此類從時間角度分析故事的批評框架上……就敘事來講，評點家似把它理解成在空間次序方面安排一篇故事，而不是把它理解成在時間中講述一個故事。<sup>34</sup>

<sup>32</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25。

<sup>33</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27。

<sup>34</sup>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141-142。

林崗提到的「敘述視點轉移」、「故事時間轉換」、「時距變化」等，都屬於西方敘事學所研究的主要內容，屬於「在時間中的敘事」。而他所說的，「在空間次序方面安排一篇故事」，則更近於《史記菁華錄》中苧田氏對敘事的認知——苧田氏通過情節內容在文章中出現的空間先後次序來為其敘事手法命名，諸如「夾敘法」、「分敘法」等。

對於諸種名稱，有時我們能從苧田氏的評語中看到相應的解釋。如〈項羽本紀〉：

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sup>35</sup>

眉批中寫道：「項王語本一片，中間別描寫呂馬童數筆，此夾敘法。」這樣一來，讀者不僅知道此處使用了「夾敘法」，也知道在敘述描寫的中間插入旁人，即是「夾敘」。

但更多時候，苧田氏僅僅是交代了文中所使用的敘事手法，而沒有進一步分析。如〈外戚世家〉中：

「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sup>36</sup>

這一段話中，苧田氏多次指示了司馬遷的敘事手法：「生女嫫，後生兩男」一句，夾批曰：「總敘法。」「而代王王后生四男」一句，夾批曰：「夾敘法。」「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一句，夾批曰：「分敘法。」不過，他卻沒有對這些敘事手法進行更深入的解釋，似是僅做一提點介紹。

<sup>35</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32。

<sup>36</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25。

除了指出文章採用了何種敘事手法，苧田氏還會從宏觀上對司馬遷的敘事進行評析。如上文所引的〈外戚世家〉的文段之上，苧田氏有眉批曰：「敘次最明劃而絕無一毫支蔓，此等文必嘗為之而始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服其妙也。」

苧田氏似乎特別看重「無支蔓」這一敘事優點，在評語中不止一次稱讚，在〈秦始皇本紀〉中，也有評語曰：「纂法最古健，絕去一切枝葉。」<sup>37</sup>

### 三、評描寫手法

敘事手法是關於事件、情節的，而描寫手法則是關於事物性狀的靜態描寫。苧田氏在文中常提到的是關於人物和環境的描寫手法。

在評點人物描寫時，苧田氏有時會指出用了哪些手法。如〈曹相國世家〉：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sup>38</sup>

夾批寫道：「地廣則事多，草創則法冗，年少則喜事，三句反襯參之清靜，妙。」苧田氏指出，這短短一句中，實際隱含了反襯的手法，通過「地廣事多」、「草創法冗」、「年少喜事」的描寫，襯托出曹參為人的清靜。這一句並沒有寫曹參，如果不是苧田氏的提示，讀者很可能也注意不到這別有用心的描寫。

更多時候，苧田氏會讚賞將人物塑造得活靈活現的描寫。如〈項羽本紀〉中張良與沛公的對話：

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沛公）曰：「鯁生說我曰……」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

苧田氏眉批道：「以一筆夾寫兩人，一則窘迫絕人，一則從容自如。性情鬚眉，

<sup>37</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2。

<sup>38</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39。

躍躍紙上。史公獨絕之文，《左》、《國》中無有此文字。」同篇中，鴻門宴的坐次描寫一段：

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sup>39</sup>

芋田氏眉批曰：「無端將坐次描出，次用『亞父』二字，一喚搖擺出『范增也』三字來，便將當日沛公、張良之刺心刺目神情一齊托出紙上，史公冥心獨造之文也。」他對於司馬遷在細節處將人物的性情、神態描寫得活靈活現的筆法給予了高度的讚賞。

環境描寫方面，芋田氏經常提及的是「渲染法」。如〈項羽本紀〉中：

飲酒高會，天寒大雨。<sup>40</sup>

芋田氏在夾批中評點道：「渲染法」，為讀者提點此處景物描寫的手法。有時這種評點更傾向於隨文而發。如〈封禪書〉中的景物描寫：

「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41

芋田氏的眉批曰：「描寫三神山，一句一境，使人即之，不得離之，詭幻纏綿，其文筆之妙，即是風雲溟渤矣。千古絕筆。」此處，芋田氏便是依據司馬遷對三神山的環境描寫特點進行相應的評論。

<sup>39</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12。

<sup>40</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8。

<sup>41</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41。



#### 四、評語言藝術與風格



關於語言藝術的評點，在《史記菁華錄》中多與字法、句法、文法相關。如〈秦始皇本紀〉：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sup>42</sup>

對於淳于越所說的「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一句，荳田氏夾批曰：「重字妙，有激射。」對其話語中所使用的「重」字表示讚賞，評析其在表達方面的優點。

又如〈項羽本紀〉中：

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sup>43</sup>

荳田氏對於沛公所說的「反」字十分欣賞。他在眉批中評道：「『反』字下得妙，明明以君待羽以臣自待，其忌不煩解而自釋也。」結合上下文，將這個「重」字用在這裡的好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除了對字法的點評，荳田氏的評語也常常著墨於《史記》中的句法。有時，他會揭示出一個句子使用了何種句法。如〈項羽本紀〉：

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

<sup>42</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3。

<sup>43</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11-12。

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44

對其中「楚人憐之至今」一句，苧田氏夾批曰：「倒『至今憐之』，句法妙。」說明這是倒裝句法。

又，同篇中有一處長句：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sup>45</sup>

苧田氏在「宋義所遇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一句後來批曰：「裝頭長句法。」為讀者點明此句所用的句法。

此外，對於精彩的句法，苧田氏也同樣不吝於賞析一番。〈貨殖列傳〉中有一段關於物產的描寫：

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sup>46</sup>

對於「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一句，苧田氏夾批曰：「三句三樣，句法古妙絕倫。」對於短短三句中句法的變化表示了無限的讚賞。

至於對文法的品評，可以〈封禪書〉中秦始皇求仙之事的評論為例。作品原文如下：

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

<sup>44</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7。

<sup>45</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8。

<sup>46</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42。

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瑯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sup>47</sup>

苧田氏在眉批中評論道：「詳寫始皇求仙之勤，乃以為武帝前車之鑑耳。其三遊海上亦是三疊文法，寫來轉覺蒼勁，絕無排比之跡。」在這裡，苧田氏指出了秦始皇三遊海上的故事是採用「三疊文法」寫就，並且對其敘述所呈現出來的蒼勁之奇表示了讚賞。

除了字句與文法的點評，苧田氏也會對司馬遷的文筆進行整體的品評。如〈秦楚之際月表〉：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sup>48</sup>

對「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數句，苧田氏夾批曰：「總攝得勢，文筆峻挺，絕無卮詞。」對司馬遷峻挺、簡潔的文筆進行了精要的評價。

又如〈高祖本紀〉：

高祖為人，隆准而龍鬚，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sup>49</sup>

在篇首對於漢高祖的描述中，苧田氏夾批道：「一篇題綱語，其文活而不板，故

<sup>47</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42。

<sup>48</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31-32。

<sup>49</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25。

妙。」他犀利地指出司馬遷行文的另一大特色——靈活不死板。

總體而言，苧田氏對《史記》的寫作手法是高度讚賞的，尤其是其文筆的簡潔和靈活多變。此外，他也從章法佈局、敘事手法、描寫手法、語言藝術等文學的各個角度對文本進行細緻、深入的分析，使得讀者能夠領略、學習《史記》運筆為文之菁華。

### 第三節 小結

本章探討的是《史記菁華錄》的文學評論。這些文學評論依照內容可分為疏解文意與文本鑒賞兩大類別。疏解文意的評論主要包括注釋考證、解讀句子內涵、劃分層次與總結段落大意，它們主要起到幫助讀者閱讀與理解文章內容的作用。另一類是關於文本鑒賞的評論，苧田氏的評點範圍涵蓋了組織架構、敘事手法、描寫手法、語言藝術與風格等多個方面，全面、細緻地品讀、剖析《史記》的文學藝術，對於讀者領悟《史記》之技巧與菁華起了很大的作用。從全書的文學評論來看，苧田氏對《史記》的寫作手法給予了極其高度的評價。

## 第五章 《史記菁華錄》的歷史評論



在《史記菁華錄》眾多評語中，除了占主要篇幅的文學評論，也不乏一些頗有見地的歷史評論。本章將從史法批評、評太史公之「好奇」、解讀太史公深意、提出與太史公不同的見解以及對前人意見的批駁五個方面探討芋田氏對《史記》的歷史批評。

### 第一節 史法批評

首先是關於史法的批評。芋田氏對於《史記》史法的批評，主要有以下部分：一、不虛美，不隱惡；二、對《史記》敘事與描寫手法的讚賞；三、對《史記》微言大義的肯定。下面將分別敘述。

#### 一、不虛美，不隱惡

「不虛美，不隱惡」，原本是班固等人對司馬遷《史記》的評價：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sup>1</sup>

作為實錄的標準之一，「不虛美，不隱惡」指的是司馬遷對於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記載以實為據，不因主觀好惡和政治壓力等因素，進行虛假、過度的誇飾或隱藏缺點、罪惡。

雖然在《史記菁華錄》中，芋田氏並未明確提出「不虛美，不隱惡」的評價，但其評語卻顯示出他對這一批評標準的繼承。在〈汲鄭列傳〉的眉批中，芋田

<sup>1</sup> 〈漢書·司馬遷傳〉，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6月）卷六十二，頁2738。

氏寫道：

鄭當時傳只極寫其愛士好客，然通體皆用虛寫，獨以脫張羽於阬一事起，以任人賓客逋負貽累一事終，其成其敗，皆以客之故也。則當其廷議田、竇一事時，始是魏其，後不能堅對，則以竇嬰、灌夫亦好客之甚者，故氣類有以感之，不必實為骨鯁之論也。故於廷議受貶既甚畧，而後復以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言之，而惟極歎其愛士真切。蓋古人雖臨文愛賞極意處，終不肯妄許一字也如此，千古稱良史才，斷非偶錄。<sup>2</sup>

荳田氏說司馬遷儘管對鄭當時十分愛賞，但是依然實事求是，對於他的讚美，只從他實際的作為——愛士好客出發。「不肯妄許一字」，表達的正是「不虛美」之意。

對於「不隱惡」的描述，在《史記菁華錄》的表達則更加充分，我們從〈項羽本紀〉、〈李將軍列傳〉中皆可見一斑。眾所周知，項羽是《史記》中最得史公愛賞的人物之一。荳田氏在〈項羽本紀〉的行文中多次提到太史公對項羽的倍加痛惜：

諸紀傳無特著初起之年，此獨大書之，所以為三年滅秦、五年亡國作張本，正是痛惜之意。<sup>3</sup>

本紀無稱字之例，此獨稱字者，所以別於真帝也。史遷深惜項羽之無成，故特翔此格。<sup>4</sup>

荳田氏提出，〈項羽本紀〉中特別描寫了項羽初起的年歲、在本紀一體中唯獨對項羽稱字，這些都可以反映出太史公對項羽所寄託的深厚情感。儘管這些見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過度解讀，但太史公賞惜項羽卻是無疑的。

<sup>2</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六，頁8。

<sup>3</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5。

<sup>4</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5。

在成王敗寇的時代，項羽烏江自刎、戰敗而亡，是楚漢爭霸中的失敗者。一般史家敘其事跡，必多負面之詞。但〈項羽本紀〉中，我們讀到更多的，卻是他英姿神勇的那一面，就連悲劇結局也有英雄般的壯烈色彩，這不可不歸功於太史公健筆的厚愛。吳見思《史記論文》說：

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軍處，斬宋義處，謝鴻門處，分王諸侯處，會垓下處，精神筆力，力透紙背，靜而聽之，殷殷闐闐，如有百萬之軍，藏於隴廩汗青之中，令人神動。<sup>5</sup>

誠如吳見思所言，太史公的著意書寫，令項羽雄偉的形象在千古之後依然熠熠生輝。

不過，儘管對歷史人物與事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太史公卻始終秉持著史家的公正，哪怕是如此愛惜的人物，也不會因此文過飾非。〈項羽本紀〉中有一段這樣的描寫：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sup>6</sup>

苧田氏在其上眉批曰：「從來取天下而不以其道者，亦必兼用詐力兵威，若純任一戰鬪之雄而欲以立事，古未有也；羽臨死而嘵嘵自鳴，專以表其善戰，可謂愚矣。史公曲為寫生，亦無一字過溢，而贊中『豈不謬哉』一句，真與痛砭，所以為良史才。」

苧田氏認為，項羽將自己的失敗歸因于上天的說辭是很愚蠢的。而太史公儘

<sup>5</sup> 清·吳見思：《史記論文》（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11月），〈項羽本紀〉，卷一，頁66。

<sup>6</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21。

管極力渲染項羽的英雄形象，但對於他這樣虛妄膚淺的見解也並不隱藏其批評，在〈項羽本紀〉的論贊中直指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sup>7</sup>。在亭田氏看來，太史公記錄歷史人物時的「真與痛砭」，正是「不隱惡」的表現。

同樣的例子還可見於〈李將軍列傳〉。亭田氏在眉批中說：

廣之勝人處只是『才氣無雙』四字盡之，然才氣既勝，則未有肯引繩切墨而軌於法之正者，則其一生數奇，亦才氣累之也。篇中首載公孫昆邪一語，褒貶皆具。史公雖深愛李廣，而卒亦未嘗不并著其短，所以為良史之才，他人所不能及也。<sup>8</sup>

這裡，亭田氏對太史公「不隱惡」的評價闡述得更直接——「史公雖深愛李廣，而卒亦未嘗不并著其短。」他認為，在〈李將軍列傳〉中，公孫昆邪對孝景帝求情時所說的「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點出了對李廣的褒揚和貶抑，儘管司馬遷非常愛惜李廣，也絲毫沒有因此而隱瞞他的缺點。這正是一個「不隱惡」的良史之典範。

## 二、敘事與描寫出色

在亭田氏對司馬遷史法的評論中，除了「不虛美，不隱惡」之外，還有其出色的敘事描寫。如〈信陵君列傳〉開頭：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

<sup>7</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33。

<sup>8</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五，頁33。



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sup>9</sup>

苧田氏在其上眉批曰：「秦圍大梁一事，在安釐即位之初，既不得不書，書之而無以為公子地，則不如不書也。妙在輕著一語，云王及公子患之，而下即陡接『仁而愛士』一段，移後之『不復敢加兵十餘年者』統結一筆，而華陽下軍之敗，便無此子關礙矣。若出後人，必要掩過此事，則何以為良史之書哉？」<sup>10</sup>

苧田氏認為，司馬遷之所以為良史，正是因為他能巧妙地平衡列傳的主軸與不得不書的重要史事。在〈信陵君列傳〉中，秦國圍攻大梁是一件必須要記載的重要史事，但是這場戰爭的結果是魏國大敗，在列傳中記錄這件事對於傳主的塑造沒有太大益處。這是歷史書寫中一個不小的困境，但太史公卻能巧妙地以靈思妙筆解決這個問題，他以一句「魏王及公子患之」巧妙銜接，轉換到魏公子「仁而愛士」的事跡，然後帶出別國因此「不復敢加兵十餘年」，歸結出信陵君外交、政治上的成就與貢獻，同時又能撇開華陽下軍敗戰對魏公子一傳的不良影響。苧田氏認為，這樣的難題，如果沒有太史公匠心獨運與過人的敘事手法，放到一般史家手中，很可能就會選擇將「秦圍大梁」這件重要史事避而不談。

又比如，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苧田氏對司馬遷的敘事安排評論道：「此合傳也，廉藺之後又附趙、李諸人；然以廉頗起，以廉頗結，廉固三人之綱矣。廉、趙、李皆武臣，惟相如為上卿，乃相如二事皆爭勝於口舌之間，而於相如傳中特將立太子以絕秦望一議屬之廉頗，則廉將軍之為社稷臣，加於相如一等，明矣。史公好奇而有奇識，詳藺以著其奇，右廉以見其識，千秋良史之才，豈偶然乎！」<sup>11</sup>

苧田氏提出，太史公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通過別有深意的敘事安排，能

<sup>9</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三，頁35。

<sup>10</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三，頁35。

<sup>11</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四，頁4。

夠凸顯出一篇合傳中不同人物的地位。而他自身「好奇而有奇識」，通過詳細寫廉頗的事跡來書寫此人之奇絕，又在廉頗的事跡描寫中表現他的「奇識」，堪稱「千秋良史」。

除了敘事之外，亭田氏還特別讚賞司馬遷在描寫過程中虛實交錯的手法。〈酈生陸賈列傳〉中，亭田氏有一段評論道：

考《漢書》：陸賈初從高祖時，嘗奉使九江王，以家鄉在楚即降楚，不復思漢，識昧於擇君而情溺於懷土，初無豪傑之略。乃其後卒得拔身還漢，終享榮名，從容壽考，頗能以智謀自蓋前愆。太史公於其初之孟浪則諱而不錄，於其終之佚樂則書之不啻口出，虛實錯互，爛然成美篇焉，真良史家法也。<sup>12</sup>

亭田氏認為，司馬遷在〈酈生陸賈列傳〉中採用了巧妙的虛實交互的描寫手法，對於陸賈初起時的孟浪避而不談，而在其最終的安逸享樂詳細描摹，這種虛筆與實寫的交錯，令整篇文章燦然生色，實在是良史的手法。

### 三、微言大義

亭田氏對於司馬遷的「良史」之譽，還在於其能發揚微言大義的傳統。〈平準書〉中有一段這樣的描寫：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樸忠，拜為齊王太傅。……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

<sup>12</sup> 清·亭田氏：《史記菁華錄》，卷四，頁41。

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sup>13</sup>

苧田氏眉批曰：「卜式逢漢武之惡，始以利進飾為樸忠，及致位三公，而又欲稍省利權以自媚於百姓。史公特下一語曰：『上由是不悅卜式』，蓋觀其後之所不悅者，而知其前所以悅者矣，豈非以利之？言微而旨顯，令讀者恍然自悟，所以為良史之筆。」

卜式最初通過向朝廷進利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樸實忠誠，由此獲得漢武帝的賞識，一路官運亨通、平步青雲。直至位至三公，他又想通過省利的措施來吸引民望。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太史公以一句「上由是不悅卜式」，隱晦地表達了對漢武帝不夠愛民的批評，也讓讀者能夠從這一句看似平淡的敘述中得知漢武帝的真實面目。這就是苧田氏所說的、良史的微言大義。

## 第二節 太史公「好奇」

太史公「好奇」之說，起於漢代的揚雄。〈法言·君子篇〉中記載道：「子長多愛，愛奇也。」<sup>14</sup>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隱〉的後序中也說：「（司馬遷）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sup>15</sup>苧田氏的《史記菁華錄》中，同樣也提出了太

<sup>13</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 11-12。

<sup>14</sup> 漢·揚雄撰，汪榮寶註疏：《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店，1991 年 6 月），〈君子篇〉，卷十二，頁 9。

<sup>15</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 6 月），〈史記索隱後序〉，頁 6。

史公「好奇」之說。那麼，芋田氏對於這一議題有何看法？我們不妨從他對文本的批評中探析。



## 一、評司馬遷之「好奇」與「破體」

芋田氏在〈陳涉世家〉尾評中，直接指出太史公「好奇之過」：

涉之傭耕隴上，與泗上亭長亦復何遠？然高祖以沛公起事，至還定三秦之後，猶守項羽故封，此其器識宏遠，雖復綿蕞儀成，搏髀而謹，知為皇帝之貴，而其初未嘗妄欲自尊也。陳涉甫得數縣之偏陲，而三老稱功，居然南面，蓋蹄涔之量，洞酌已盈，更無可一毫展布，則夥涉沈沈亦徒飽傭奴之惡眼耳，曷足貴乎？惟為群雄倡首，史公特立世家。以余論之，陳王家且無存，何有於世？豈以庚桑畏壘，俎豆芒碭，遂為此帶礪永寧之特筆乎？項羽可以本紀，陳涉可以世家，畢竟史公好奇之過也。」<sup>16</sup>

芋田氏認為，項羽入本紀、陳涉列世家在體例上並不合理。而出現這種不合理安排的原因，正在於史公「好奇之過」。

這一看法並非芋田氏首倡。首先來看看本紀之體，歷史上早已有人對項羽入本紀提出異議。他們常從後設的視角反顧《史記》，看到本紀中多載帝王，便認為本紀一體專為帝王而設，因而批評項羽入本紀乃條例不經之過。〈後漢書·班彪列傳〉中記載：

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sup>17</sup>

劉知幾也繼承了班氏「本紀序帝王」的這一說法，而在《史通》中批評道：

<sup>16</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24。

<sup>17</sup> 南朝·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班彪列傳〉，卷四十，頁1326-1327。

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sup>18</sup>

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學者罕詳其義。……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sup>19</sup>

接下來是茅田氏批評中所涉及的世家之體。陳涉起義六月而滅卻入世家，在歷史上同樣招致非議。司馬貞曰：

然陳涉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勛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sup>20</sup>

劉知幾曰：

按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sup>21</sup>

這樣的批評影響深遠，我們看到，一直到清代的茅田氏，仍抱持這種觀念，而將這種「破體」的行為歸咎於太史公「好奇之過」。

只是，歷代乃至於茅田氏的批評是否公允呢？我們首先要判斷太史公是否真的「破體」。這一問題，應當先看看太史公自己的說法。關於《史記》的體例，太史公本人在〈自序〉中已有一番說明：

<sup>18</sup> 唐·劉知幾撰、清·蒲起龍通釋、呂思勉評：《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本紀第四〉，頁28。

<sup>19</sup> 唐·劉知幾撰、清·蒲起龍通釋、呂思勉評：《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本紀第四〉，頁28。

<sup>20</sup> 唐·司馬貞撰：〈補史記序〉，收錄於清·董浩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1月），卷四零二，頁4634。

<sup>21</sup> 唐·劉知幾撰、清·蒲起龍通釋、呂思勉評：《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世家第五〉，頁32。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sup>22</sup>

這是司馬遷對於書中五體的說明。可以看到，他並沒有提出「本紀專錄帝王」、「世家唯納公侯」這樣的規定。在他的描述中，我們不難得知「本紀」、「世家」並非按照其所收錄的人物身份劃分，而是從歷史敘事的角度加以區分，是一種互補的結構模式。正如阮芝生所說：

從《史記》全書的觀點來看，五體各有它的功能，而且互相配合。本紀是從天下的觀點，以天下的宰制者為中心，上下兩千餘年地記載各種重要的歷史事件，即刑政大端，興衰變故，列國大事。……世家是從家國的觀點，以地區（方國）的統治者為中心，上下百千年的記載各種重要的史事。……本紀是從天下的觀點記事，十二本紀上下連貫，首尾相銜，構成史事的主幹；世家是從地區的觀點記事，三十世家各篇獨立，不相銜接，構成史事的枝幹。<sup>23</sup>

「本紀」承擔著「科條之」的作用，是從天下的觀點來觀察和記錄當時的社會歷史，因此它所記錄的應當是該時期天下的宰制者——而這個宰制者，並非一定是君主。譬如項羽，太史公在〈項羽本紀〉篇末的贊語中明確提出：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sup>22</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2002年12月），〈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9。

<sup>23</sup> 阮芝生：《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沈剛伯、李宗侗先生指導，1973年6月），頁129-131。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sup>24</sup>

太史公的這段話，已經明確指出項羽作為天下中心的事實了。項羽不僅是結束了上一個政權的「滅秦者」；在天下分裂之時，更是「政由羽出」，擔任掌權者。因此，記錄這一時期的歷史，自然應當以項羽為天下之中心。由此看來，將項羽列入本紀，應屬合體。

至於〈陳涉世家〉，前人的批評多集中於陳涉乃寇賊，而且無後而終，因此入世家於體不合。對此，我們不妨回到《史記》的論述中，看看司馬遷的說法。在〈陳涉世家〉的序言中，司馬遷寫道：「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sup>25</sup>又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sup>26</sup>太史公既標舉了陳涉起義之功，又強調了他為後人所尊，這樣一位歷史人物載入世家，顯然並無不宜之處。

綜上所述，無論是項羽入本紀、還是陳涉入世家，都不存在「破體」的問題。亭田氏基於此而提出的對太史公「好奇」的批評，實是不太妥當的。

<sup>24</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6月1日），〈項羽本紀〉，卷七，頁152-153。

<sup>25</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6月1日），〈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1342。

<sup>26</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6月1日），〈陳涉世家〉，卷四十八，頁753。

## 二、對太史公「好奇」的褒獎

荳田氏對於太史公「好奇」也並不完全是負面批評。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荳田氏說「史公好奇而有奇識，詳藺以著其奇，右廉以見其識，千秋良史之才，豈偶然乎！」<sup>27</sup>顯然，在這個語境下，荳田氏是以欣賞的角度看待史公的「好奇」，他認為史公的「好奇」是與「奇識」結合在一起的，而他在行文中能夠通過人物、事件的敘寫，來表達他所發掘的「奇人奇事」，又顯示出過人的「奇識」，這正是他身為良史的一大特點。

### 第三節 解讀太史公深意

《史記》一書，是太史公苦心孤詣、以絕世之才學著作的歷史。他在敘事修辭中，經常隱微地寄託種種寓意，耐人尋味。荳田氏對《史記》反復研讀，因此常常能從隻言片語、細枝末節處發現太史公所隱藏的深意。如〈高祖功臣年表〉尾評：

孝武殫擴利源，尊顯卜式，而功臣列侯莫肯輸財助邊，於是元鼎五年，坐酎金奪爵者百餘人，而高祖功臣盡矣。亡非其罪，所謂網亦少密也。知此，則是篇婉轉嘆息之意雪亮。<sup>28</sup>

〈高祖功臣年表〉中，荳田氏抓住了「網亦少密也」這句關鍵，揭示孝武帝實行酎金奪爵的過程中，高祖功臣非其罪而亡的悲劇歷史，向讀者強調「網亦少密也」一句背後所隱含的太史公的婉轉批評。

又如〈封禪書〉中所表達的對漢武帝的批判，歷代多有學者指出。凌稚隆在《史記評林》中說道：

<sup>27</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四，頁5。

<sup>28</sup> 清·荳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30。



太史公作〈封禪書〉，其於禱詞百出，則隨之以若有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sup>29</sup>



牛運震曰：

封禪求仙，秦皇漢武事跡略同，太史公敘二君事多作遙對暗照之筆。蓋武帝失德處，不便明加貶語，而借秦皇特特相形，正以見漢武無殊於秦皇也。

30

諸說皆從〈封禪書〉對漢武帝的批評出發，但芋田氏卻通過對文本的細讀分析，發現太史公另一重深意所在。〈封禪書〉中有一段：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sup>31</sup>

芋田氏眉批曰：「從來機祥之說，歷代所不能廢，然其流而日甚者，未有不本於祖宗之作法者也。孝武於祠求神仙不遺餘力，實高祖有以啟之。高祖即位，反秦弊政殆盡，而祠祭荒謬之舉獨多因之，此段特著兩個『如故』字，意微而顯。」

芋田氏在文中的細節發現，太史公連用兩次「如故」，凸顯出孝武帝求仙的做法乃沿襲有自，從而指出這一陋習的始作俑者乃漢高祖劉邦。學者多言漢武帝

<sup>29</sup> 明·凌稚隆輯校：《標補史記評林》（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3月），〈封禪書〉，卷二十八，頁1065

<sup>30</sup> 清·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8月），卷四，頁202。

<sup>31</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43。

模仿秦始皇，事實上自劉邦建國之初就已因襲了秦朝那套祭祀之禮。如此一來，除了對漢武帝的批評之外，此傳中也隱藏著對漢高祖劉邦的微詞。



#### 第四節 提出與太史公不同的見解

儘管芋田氏在點評中多次對太史公的史學素養予以肯定與讚美。太史公對於歷史的許多認識，芋田氏基本是認同的。但在對人物的看法與評價上，芋田氏與太史公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兩人意見相左處，芋田氏並不因自己對太史公的尊崇便有所迴避，而是秉筆直言，提出自己的不認同與批評。

在〈蕭相國世家〉中，芋田氏與太史公對蕭何的功績有著不同的看法。太史公在篇末的贊語中說道：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sup>32</sup>

在贊語中，太史公將蕭何與西周名臣閔天、散宜生並提。但是芋田氏卻認為，將蕭何與這些人物相提並論是不妥當的。他在夾批中寫道：「閔散在周無特立之奇節，蕭何事業俱漢所以存亡，似難并論。」在眉批中進一步提出：「史遷一生好奇，故於盜魁俠首譽之不容口，如蕭何一贊，煞甚不滿。至於以周召、太公比韓，以閔散比蕭何，稱量不苟毫髮，余以為究非定論也。」芋田氏認為，太史公對於蕭何的評價不甚公允。他對「行不軌於正義」的盜俠之流讚不絕口，但是對蕭何這樣的開國功臣卻評價過低。尤其是將蕭何與閔、散等在周朝並無「特立之奇節」的人並提，實在是對他的抹煞。

芋田氏的這一論斷是否合理呢？筆者以為仍有待商榷。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太史公所用以與蕭何並提的人物——閔天、散宜生是否真的是一般的臣子。在〈范

<sup>32</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二，頁38。

睢蔡澤列傳》中，有一段關於閔夭的敘述：

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夭、周公哉？」<sup>33</sup>



可以看到，閔夭是可與周公相提並論的名臣。而散宜生，則更是營救文王的重要功臣之一：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sup>34</sup>

可見，閔、散二位的貢獻與歷史地位是很高的，將他們與蕭何並提，並不存在不相稱的問題。

另一方面，太史公在論贊中對蕭何的評價也並非不滿。正如李師偉泰在〈《史》、《漢》論贊比較十三則〉中提出，「蕭何對漢朝開國的卓著功勛，司馬遷詳載於〈高祖本紀〉與〈蕭相國世家〉本文之中，並未抹煞客觀的事實，贊語不過指出蕭何的不足之處罷了。」<sup>35</sup>

除了〈蕭相國世家〉的贊語外，在〈汲鄭列傳〉中，苧田氏也表達出與太史

<sup>33</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6月1日），〈范睢蔡澤列傳〉，卷七十九，頁956。

<sup>34</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6月1日），〈齊太公世家〉，卷三十二，頁536。

<sup>35</sup> 李偉泰：〈《史》、《漢》論贊比較十三則〉，《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2006年5月），頁51。

公不同的看法。太史公認為，汲黯為政好清靜、不苟小，乃是學黃老的影響：

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使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苟小。<sup>36</sup>

但亭田氏卻以為這是出於宰相的局量，因此汲黯在治理方面不拘小節：「此等自是大臣宰相局量，史公以為學黃老所致，此西漢人習氣，須分別論之。」亭田氏在眉批中說：「切直人能以清淨無為之本領，所以為賢；若刻礪以濟其直，則不惟病國，亦必禍身矣。然吾謂黯之賢，誠為體，清靜為用，此正仲弓所謂居敬行簡者也。子長雄於文而樂言黃老，其見地故不無少偏者，須論世者自得之。」他認為太史公對於汲黯的判斷乃是由於其自身「樂言黃老」所導致的偏頗。

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我們暫時無法了解更多汲黯學黃老對他個人的行政風格的影響，但很明顯，亭田氏對於汲黯為官作風的評斷亦不過是出於一家之言，僅僅提供了對汲黯政治作風的一種理解，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汲黯受到黃老之學影響的可能。所以，太史公之見也未必是偏頗的。

## 第五節 批駁前人意見

《史記菁華錄》中，還有一些對前人解讀意見的反駁。亭田氏擅長從《史記》敘述的細節中找出論據，批駁前人看法中的漏洞。

例如項羽殺宋義一事，亭田氏在評論中便反駁了宋代學者蘇軾的觀點。關於項羽殺宋義一事的始末，在〈項羽本紀〉中是這樣描寫的：最初，宋義受楚王重用，擔任救趙之行的上將軍，而項羽和范增分別擔任次將和將。在行軍途中，宋義和項羽因為何時該出兵攻秦的問題起了激烈爭執，宋義主張按兵不動，項羽則認為應當盡快出擊。後來，宋義送自己的兒子去輔助齊王，大宴賓客，此時正好

<sup>36</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6月1日），〈汲黯列傳〉，卷一百二十，頁1248。

天寒大雨，士兵饑寒交迫。項羽便以此為藉口，說宋義不體恤士兵，戰略錯誤，然後將其首級砍下。並對軍中宣佈是宋義與齊國謀反，自己是奉楚王之命殺人的。

蘇軾〈論項羽范增〉中對「項羽殺宋義」一事評論道：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sup>37</sup>

蘇軾立論之基，在於范增為「立義帝」之謀主，一旦項羽對義帝起殺心——如殺死義帝所立的卿子冠軍宋義，即表明他拋棄此計，自然也會對謀主的看法有變。因此他說，項羽殺宋義乃「疑增之本」。對此，苧田氏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他在眉批中評論道：

宋義庸妄，不難一見而決，然是時好奇計之范增為末將，豈有不置一策之理？且項羽歷數宋義之失，言言中竅，非羽所及，而其後增又即委贄於羽，故吾嘗謂自此以下，皆增之計畫也。蓋立懷王之意，原欲借以就項王之業，今乃任其用宋義以償績，豈所甘哉？蘇子謂殺宋義乃疑增之本，未必然也。

38

苧田氏從另一角度對此進行反駁。他從范增「好奇計」的性格判斷，推測他始終在為項羽出謀劃策，包括後來項羽殺宋義前那段話，也很可能是出於范增指點，由此對蘇軾的判斷進行反駁。

苧田氏很擅長從人物的性格作為立論的依據，以此反駁前人的一些觀點。除

<sup>37</sup> 宋·蘇軾：《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頁539。

<sup>38</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8-9。

了上述的例子之外，還可以從他對項王要挾要烹劉太公一事的評論中看出：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脔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只益禍耳。」項王從之。

苧田氏眉批道：「先儒多謂分羹之語為英雄作略，太公全虧此語因得不烹；吾謂父子之間分雖殊而理則一，當其推墮子女時，忍心固已畢現，豈得謂孝惠、魯元亦虧其推墮因得不死耶？此指示隆準翁頑鈍處，不必曲之為說。」<sup>39</sup>

對於前儒對漢高祖「分羹之語」的好評，苧田氏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從劉邦當年親手推墮自己親生子女下車的事件中，分析出劉邦這個人有「忍心」，對於親情的淡薄已有徵兆。因此，他對項王所說的「分羹之語」同樣也是其在孝義方面的一脈表現。

苧田氏還擅長從細節處找出前人批評的漏洞。如〈項羽本紀〉中：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sup>40</sup>

苧田氏眉批道：「高祖定天下，誅丁公而侯項伯，此中實有不可一例論者。先輩或以此為比例，非也。」

漢高祖對於兩個同樣有救命之恩的故人，選擇誅殺丁公而侯項伯，前人有所議論。苧田氏卻從項羽傳記的一處細節，挖掘出項伯當初對劉邦的救命之恩是純粹的捨己救人，反觀丁公則是一開始追擊自己的敵人，從而為高祖平定天下時誅殺丁公，卻給了項伯封侯之譽的疑案一種合理的解釋。

<sup>39</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17-18。

<sup>40</sup> 清·苧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 13。

## 第六節 小結

本章討論的是《史記菁華錄》的歷史評論，包括史法批評、評太史公「好奇」、解讀太史公深意、提出與太史公不同的見解以及批駁前人意見等五個部分：

一、史法批評。史法批評的部分，苧田氏主要評價了太史公的「不虛美，不隱惡」，對《史記》的敘事與描寫手法以及對《史記》中的微言大義表示了肯定。

二、評太史公「好奇」。對太史公「好奇」的評價，苧田氏兼持褒貶兩種態度。一方面，他繼承前人的觀點，認為太史公由於好奇而導致《史記》出現破體，諸如項羽入本紀、陳涉入世家。但從太史公〈自序〉中對《史記》體例的說明，可以了解苧田氏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另一方面，苧田氏又表現出對太史公好奇的讚賞，認為他的「好奇」是與「奇識」結合在一起的，能夠對史學書寫有所裨益。

三、解讀太史公深意。苧田氏由於反復研讀《史記》，因此常常能從細枝末節處闡發前人所未解讀出的太史公之深意，尤其是《史記》敘事背後隱微的批評。

四、提出與太史公不同的見解。苧田氏在《史記菁華錄》中大多表達出對太史公史學素養與見識的讚美與認同，但在對人物的看法與評價上，他們有時存在一些分歧。在對蕭何的論贊及汲黯行政風格分析等意見相左處，苧田氏會直言不認同，並發表自己的見解。不過，苧田氏的兩處批評，或是失於對《史記》體例之不明，或是失於證據不夠充分。

五、批駁前人意見。除了對太史公的書寫發表不同意見外，苧田氏也在評點中回應了前人對《史記》的一些看法，他擅長從人物性格以及歷史描寫的細節處出發，反駁前人的見解或揭示前人批評的漏洞。





## 第六章 《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的異同



### 第一節 明代的《史記》評點風氣及其延續

評點這一文學批評形式，起源於宋代，而在明朝得到極大的發展，被廣泛應用於各種文體。劉毓慶在《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中說，明代中期以後的評點，到達了「無書不可評，無書不可以文學讀之」的狀態：

文學評點從宋末開始，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到明代中期以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況。從形式上看，這個時代的評點有三個特點，一是無書不可評，無書不可以文學讀之：於詩則有《詩歸》（鍾惺）、《明詩歸》（鍾惺）、《合評選詩》（凌濛初）、《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周珌）、《古詩鏡》（陸時雍）以及大量唐詩選評本，於文則有《文編》（唐順之）、《今文選》（孫鑛）、《鉅文》（屠隆）、《匯古菁華》（張國璽、劉一湘）、《文致》（閔無頗）、《古文奇賞》（陳仁錫）等；於經典則有《易經頌》（陳仁錫）、《讀易鏡》（沈爾嘉）、《書經》（楊文彩）、《古周禮釋評》（孫攀）、《批點考工記》（郭正域）、《檀弓評》（牛斗星）、《孫月峰評經》、《中庸點綴》（方時化）等；於子書擇優《批點道德經》（凌稚隆）、《南華經評註》（歸有光）、《管子批點》（凌汝亨）、《晏子春秋集評》（凌澄初）、《韓非子集評》（孫月峰等），以及無名氏《合刻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楊升庵先生評註先秦五子全書》等；於詞則有署名楊慎批點的《草堂詩餘》以及沈際飛、天羽居士批點的《草堂詩餘》正集、續集、別集；於史則有凌稚隆的《史記評林》、《漢書評林》；於小說則有《新鐫全像評釋古今清談萬選》、署名湯顯祖等批點的《虞初志》，以及署名李卓吾所評點的《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無名氏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於戲劇則有陳繼儒評點的《幽閨記》、《琵琶記》、《玉簪記》、《繡襦記》、《紅拂記》，以及李卓吾的《北西廂評

點》、王思任的《批點玉茗堂牡丹亭》等。<sup>1</sup>

從劉毓慶所列舉的書目來看，明人的確把經、史、子、集都納入了文學研究的視野，並紛紛以評點的方式去研究和批評。

此外，明代的《史記》學也迎來了發展熱潮。一方面，該時期《史記》的書籍出版數量出現大幅度增長，尤其是明代正德之後，出現了《史記》刊刻的高峰。根據高津孝的考述，在明代正德以前，《史記》的刊本仍然一書難求。明正德十二年，廖鏜刊行的《史記三家注》之序言中寫道：

學者多尊師其文而莫得其書，有志之士憾焉。予曩遊南都，觀國子之所積，則年歲救援，琬琰刊蝕。蓋自中統抵今，翻刻者鮮。是以良本廢繼，闕漏罔稽，魚魯益繁，豕亥靡擇。斯固士大夫之責爾矣。於是困心衡慮，博採旁搜，十有餘年，始得斯本，若獲鳳麟，奚但拱壁。<sup>2</sup>

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間，多種《史記》版本陸續出現：

正德十年（1515）白鹿洞書院刊本《史記集解》、正德十二年（1517）廖鏜刊行的三家注本《史記》、正德十三年（1518）邵宗周刊本《史記集解索隱》、正德年間（1506-1521）劉弘毅慎獨齋刊本《史記集解索隱》。可見，《史記》的刊行已成為當時的一種時尚。<sup>3</sup>

另一方面，在明代的文學復古運動中，《史記》被文人當作重要的榜樣與學習範本。萬曆五年（1577），徐中行在《史記評林》的序言中說道：「歷代之宗《漢書》，至宋尤盛。其宗《史記》者，乃於今日。」<sup>4</sup> 這一時期，眾多學者從文學

<sup>1</sup>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頁261-262。

<sup>2</sup>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三，史部一，頁148。

<sup>3</sup> 高津孝：〈明代評點考〉，收錄於高津孝著、潘世聖等譯《科學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頁131-132。

<sup>4</sup> 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于亦時整理：《史記評林》第一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頁30。

的角度對《史記》進行評點。楊昊鷗根據明代凌稚隆《史記評林》、賀次軍《史記書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子錄以及對中華古籍善本國際聯合書目系統和哈佛大學善本他藏資源庫的檢索，統計出明代評點《史記》之書的情況：

明代單行的評點本、評抄本共29種（不計改刻、重刊和同書異名的情況），分別如下：1、楊慎、李元陽《史記題評》；2、沈科編選、黃養吾校《史記抄》；3、唐順之《史記選要》；4、王鏊《王守溪史記評抄》；5、何孟春《何燕泉史記評抄》；6、茅瓚《茅見滄史記評抄》；7、凌約言《凌藻泉史記評抄》；8、王慎中《王遵岩史記評抄》；9、王維楨《王槐野史記評抄》；10、陳沂《陳石亭史記評抄》；11、王韋《王欽佩史記評抄》；12、董份《董洵陽史記評抄》；13、張之象《太史史例》；14、柯維騏《史記考要》；15、茅坤《茅鹿門史記評抄》；16、凌稚隆《史記評林》；17、凌稚隆《史記纂》；18、鍾惺《史記輯評》；19、陳仁錫《史記評林》；20、陳子龍、徐孚遠《史記測議》；21、葛鼎、金蟠《史記匯評》；22、朱東觀《史記集評》；23、歸有光《歸震川評點史記》；24、孫鑛《孫月峰先生批評史記》；25、朱之蕃《百大家評註史記》；26、鄧以讚《史記輯評》；27、陳繼儒評、黃嘉惠輯《陳太史評閱史記》；28、焦竑、李廷機注釋、李光縉匯評《史記綜芬評林》；29、鄭維岳《新鍤鄭孩如先生精選史記旁訓句解》。<sup>5</sup>

由此可見明代《史記》評點風氣之盛。而這種評點《史記》的風氣一直蔓延到清代初期。朱志先指出，「對《史》《漢》評點的風氣一直延續到清初，如李贄《藏書》、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等，皆充滿著對《史》《漢》文體的評論。」<sup>6</sup>此外還有康熙年間吳見思著作的《史記論文》，亭田氏評選《史記》編著而成的《史記菁華錄》，也都是這一背景下誕生的產物。

<sup>5</sup> 楊昊鷗：〈論《史記》文章學經典地位在明代的形成〉，《學術研究》2015年第8期，頁155。

<sup>6</sup> 朱志先：《明人漢史學研究》（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頁348。

## 第二節 《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的比較

由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苧田氏的真實身份尚不明確，因此我們無從知曉其生平、交遊，以及是否有其他學術著作。而根據現有的資料，在《史記菁華錄》之後發展起來的桐城派及相關的《史記》評點，似乎都未曾提到這部康熙年間寫成的作品。如果我們要將《史記菁華錄》放在明清《史記》評點的學術脈絡中考察，則它作為桐城派古文理論或《史記》之評點先驅的可能性是不高的。而從《史記菁華錄》的評點內容來看，除了形式上與明代《史記》評點沒有太大差異——有選文、有圈點、有評論，我們也難以看到苧田氏受到明代哪一派文學復古運動健將的思想影響，或者對前人有明顯的承繼。

為了能夠在明清《史記》評點風氣與脈絡中進一步認識《史記菁華錄》，筆者從挑選了在形式上與《史記菁華錄》最接近、明代經典的《史記》評點之作——《史記鈔》與之對比，從編著動機與目的、評點體例、評點內容與文學觀念等方面進行比較，希望能見出《史記菁華錄》與明代《史記》評點代表作的《史記鈔》的異同，繼而對《史記菁華錄》之特色有更深入之體察。

### 一、編著動機與目的

關於《史記菁華錄》的編著動機，苧田氏在該書卷首的題辭中有所論述。他提到，自己之所以編著這部《史記菁華錄》，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史記》一書卷帙浩繁，不便於存放；其二是市面上的評點作品尚無定本。

苧田氏認為，《史記》是一部長篇累牘、廣徵博引的經典巨著，其內容的繁多與深厚導致很多讀者在閱讀時迷失其中，無法得其門而入；甚至還沒讀完便半途而廢。另一方面，儘管市面上有前賢所著的《史記》評點可供參考，但這些評點都不夠深入與完整，難以解決讀者閱讀《史記》時的困難、或起到很好的指引點撥之效。

正是出於《史記》傳播、接受過程中的這一情況，苧田氏才決定自行編著一

部《史記菁華錄》，以解決上述困境，裨益《史記》讀者。

至於編著目的，除了解決讀者閱讀《史記》時難以讀完、不得其門而入的困窘，茅田氏還特別強調了其在展現《史記》文學技巧與太史公之精神方面的追求。他希望經由自己對於《史記》精華片段和篇章的摘錄與評析，能夠使《史記》的「天工人巧」呈現出來，讓想要領略其文采的讀者得償所願，也使太史公的「精神眉宇」在自己的選評中一覽無遺。

以上是茅田氏編著《史記菁華錄》的動機和目的。那麼，茅坤選評《史記》的緣由和目標又是如何呢？關於這個問題，茅坤在〈刻《史記鈔》·引〉中有所闡述：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為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淒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為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為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sup>7</sup>

不難看到，茅坤編著《史記鈔》的緣起，乃因見到時人在模仿《史記》為文的誤區。他指出，當時的縉紳學士學《史記》為文辭，往往專注於模仿《史記》文辭的表面形式，包括字句和音聲。他認為這種流於表面的仿寫是錯誤的，並以人物畫像為比喻，提出模仿的精髓應當在於其神，而非其貌。茅坤對於時人學文只學《史記》之表面的行為感到不解與不認可，因此開始自己研讀《史記》、並予以評註。這是茅坤最初編著《史記鈔》的緣由。

至於其目的，則見於「督訓兒輩為文辭」一句。儘管這是茅坤的謙辭，但不

<sup>7</sup> 明·茅坤：〈刻《史記鈔》·引〉，《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一，頁1-2。

難看出，此書的目的正是教導讀者從《史記》中學習如何作古文。

由此，我們知道，亭田氏與茅坤在選評《史記》時的動機與目的差異頗大。前者乃針對讀者難以讀懂、讀完《史記》的問題而編著《史記菁華錄》，意圖對他們進行指導、點撥，其重點在於指導讀者閱讀與欣賞《史記》；後者則是基於時人學習《史記》為文的誤區而開始評點《史記》，而後以教導讀者學作古文文為目的編著《史記鈔》，其著述的歸依不在《史記》本身，而在於如何以正確的方式模仿和學習《史記》為文之精髓。

## 二、評點體例

《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在評點體例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是通過「選」與「評」結合的方式對《史記》進行評點。一方面，亭田氏和茅坤皆以某種標準從《史記》中篩選出若干篇章，加以刪節或全文完整收錄；另一方面，亭田氏和茅坤都採用了若干種符號來圈點《史記》中選錄的文段或語句，也在文本中各處穿插評析、鑒賞類的批語。

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對比《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探析兩者在評點體例方面具體的同與異。

### （一）選文及選文標準

對於一個選本來說，選取哪些篇章、刪節哪些內容，本身即帶有批評性質。《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作為《史記》選本，同樣也不例外。下面，筆者將整理《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對《史記》篇章的選錄情況，以表格的形式做一番對比與分析。首先是《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選文篇目的情況比較：

		《史記菁華錄》	《史記鈔》
全 書	篇 數	51 篇	99 篇

本 紀	篇 數	3 篇	7 篇
	篇 目	〈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 <sup>8</sup>	〈五帝本紀〉、〈周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后本紀〉、〈孝文本紀〉
表	篇 數	3 篇	10 篇
	篇 目	〈高祖功臣年表〉、〈秦楚之際月表〉、〈六國表〉	〈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書	篇 數	3 篇	8 篇
	篇 目	〈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世 家	篇 數	9 篇	16 篇
	篇 目	〈越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齊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	〈吳太伯世家〉、〈齊太公世家〉、〈衛康叔世家〉、〈晉世家〉、〈越王勾踐世家〉、〈趙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陳涉世家〉、〈齊悼惠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參世家〉、〈留侯世

<sup>8</sup> 注：對於《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所共同選錄之篇目，以   標示。

列傳			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 〈三王世家》
	篇數	33 篇	58 篇
	篇目	<p>〈伯夷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商君列傳》、〈張儀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韓王信盧綰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季布栾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衛霍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淮南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貨殖列傳》、〈滑稽列傳》、〈太史公自序》</p>	<p>〈伯夷傳》、〈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孫吳列傳》、 〈伍子胥傳》、〈商君傳》、〈蘇秦傳》、 〈張儀傳》、〈白起王翦傳》、〈孟嘗君傳》、〈平原君虞卿傳》、〈信陵君傳》、 〈春申君傳》、〈范雎蔡澤傳》、〈樂毅傳》、〈廉頗藺相如傳》、〈田單傳》、〈魯仲連鄒陽傳》、〈屈原賈生傳》、〈呂不韋傳》、〈刺客傳》、〈李斯傳》、〈蒙恬傳》、 〈張耳陳餘傳》、〈黥布傳》、〈淮陰侯傳》、〈韓王信盧綰列傳》、〈田儋傳》、 〈樊鄴滕灌列傳》、〈酈生陸賈列傳》、 〈傅靳蒯成列傳》、〈劉敬叔孫通傳》、 〈季布栾布列傳》、〈袁盎晁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萬石張叔列傳》、〈田叔傳》、〈吳王濞傳》、〈魏其武安侯列傳》、〈韓長孺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 〈平津侯主父列傳》、〈南越尉佗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傳》、〈司馬相如傳》、〈淮南衡山傳》、 〈汲黯鄭當時傳》、〈儒林列傳》、〈酷吏列傳》、〈大宛列傳》、〈遊俠列傳》、</p>




		〈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敘〉
--	--	-----------------------

其次是《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選文刪節情況的對比：

	《史記菁華錄》	《史記鈔》
	16 篇收錄全文	89 篇收錄全文
收錄全文	〈高祖功臣年表序〉、〈秦楚之際月表序〉、〈六國表序〉、〈蕭相國世家〉 <sup>9</sup> 、〈伯夷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信陵君列傳〉、〈季布栾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滑稽列傳〉。	〈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后本紀〉、〈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律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准書〉、〈吳太伯世家〉、〈衛康叔世家〉、〈晉世家〉、〈越王勾踐世家〉、〈趙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陳涉世家〉、〈齊悼惠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參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三王世家〉、〈伯夷傳〉、〈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司馬穰苴傳〉、〈孫吳列傳〉、〈伍子胥傳〉、〈商君傳〉、〈蘇秦傳〉、〈張儀傳〉、〈白起王翦傳〉、〈孟嘗君傳〉、〈平原君虞卿傳〉、〈信陵君傳〉、〈春申君

<sup>9</sup> 《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皆收錄全文之篇章，以\_\_\_\_\_標示。

		<p>傳》、〈范睢蔡澤傳〉、〈樂毅傳〉、〈廉頗藺相如傳〉、〈田單傳〉、〈魯仲連鄒陽傳〉、〈屈原賈生傳〉、〈呂不韋傳〉、〈刺客傳〉、〈李斯傳〉、〈蒙恬傳〉、〈張耳陳余傳〉、〈黥布傳〉、〈淮陰侯傳〉、〈韓王信盧綰列傳〉、〈田儋傳〉、〈樊鄴滕灌列傳〉、〈酈生陸賈傳〉、〈傅靳蒯成列傳〉、〈劉敬叔孫通傳〉、〈季布欒布列傳〉、〈袁盎晁錯列傳〉、〈張敖之馮唐列傳〉、〈萬石張敖列傳〉、〈田叔傳〉、〈吳王濞傳〉、〈魏其武安侯列傳〉、〈韓長孺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南越尉佗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傳〉、〈淮南衡山傳〉、〈汲黯鄭當時傳〉、〈儒林列傳〉、〈酷吏列傳〉、〈大宛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貨殖列傳〉。</p>
節選原文	節選原文 36 篇	節選原文 10 篇
	<p>•合傳中全錄一人：</p> <p>〈老莊申韓列傳〉全錄〈老子傳〉；</p> <p>〈屈原賈生列傳〉全錄〈屈原傳〉；</p> <p>〈韓王信盧綰列傳〉全錄〈盧綰傳〉；</p> <p>〈酈生陸賈列傳〉全錄〈陸賈傳〉，〈酈生傳〉有所刪節；</p>	<p>〈五帝本紀〉、〈周本紀〉、〈秦始皇本紀〉、〈孝文本紀〉、〈樂書〉、〈曆書〉、〈齊太公世家〉、〈衛將軍驃騎列傳〉、〈司馬相如傳〉、〈太史公自敘〉。</p>

<p>〈扁鵲倉公列傳〉全錄〈扁鵲傳〉，〈倉公傳〉有所刪節。</p> <p>•其他：</p> <p>〈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越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齊王世家〉、〈曹相國世家〉、〈劉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商君列傳〉、〈張儀列傳〉、〈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范雎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刺客列傳〉、〈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匈奴列傳〉、〈衛霍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淮南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p>	
--	---

從表格來看，《史記鈔》一書的選文數量遠高於《史記菁華錄》，無論是本紀、表、書還是世家、列傳。此外，在選錄的篇章中，《史記鈔》多半為全文收錄，而《史記菁華錄》的選文則明顯精簡許多，大部分是刪減原文后選編。

那麼，這樣的選文情況背後反映的是怎樣的選文觀念與標準呢？不妨看看《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編著者的自述。亭田氏的選文標準見於〈史記菁華錄·題辭〉：

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即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

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sup>10</sup>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芋田氏明確提出的選文標準——「掇其菁華，略其敷衍」。這裡的「菁華」與「敷衍」都是針對文章而言。那麼，何謂「菁華」、何謂「敷衍」？芋田氏自己解釋道，古人是通过叙述事情而連綴成文的，如果一件事是「奇」的，那麼用以敘事的文辭也同樣會「奇」，也就是行文中「精華結聚」的部分；至於描寫到一些紛糅的事情，則相關的文辭也會同樣顯得「冗蔓」，也就是所謂的「隨事敷衍之處」。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茅坤的選文標準。〈史記鈔·附讀《史記》法〉中，茅坤詳細闡述了自己篩選文章的原則。這些原則主要圍繞三個方面：

#### 1、歷史完整性角度：以存其概

對於《史記》中記載先秦時期的歷史，茅坤認為：

紀三皇五帝處，去上古既遠，無文可考，故所載於篇者多不可讀。僅錄〈黃帝紀〉一首。其紀唐虞三代處，大都本《尚書》，僅錄〈周紀〉，起后稷立國至武王定商處，以存太史公紀帝王之概云。<sup>11</sup>

至於《禮書》則本荀卿，《樂書》則本《樂記》。況漢興未遑而禮崩樂壞特甚，太史公之論著殊鹵莽矣。姑撮錄引之首者，以存其概云。<sup>12</sup>

茅坤認為，三皇五帝、唐虞三代時期的記載，由於當時可供參考的資料有限，因此多不可讀。但是，他最終還是從中擇取了〈黃帝紀〉與〈周紀〉，理由是從歷史完整性的角度出發，「以存其概」。對於明顯有所本且史公論著魯莽的〈禮書〉

<sup>10</sup> 清·芋田氏：《史記菁華錄》，卷一，頁2。

<sup>11</sup> 明·茅坤：〈附讀《史記》法〉，《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一，頁1。

<sup>12</sup> 明·茅坤：〈附讀《史記》法〉，《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一，頁3。

和〈樂書〉，茅坤也予以選錄，原因同樣是要「以存其概」，保持歷史記述的完整。

## 2、文學角度：其文可觀

對於〈秦紀〉、〈項羽本紀〉、〈高祖紀〉等篇，茅坤則從文學的角度考察：

〈秦紀〉錄始皇及二世，由於太史公去秦未遠，而於漢為勝國，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描畫，文最精悍。項羽本草莽，不當列之帝王紀，其所載次并本《楚漢春秋》及當時故老所口傳者，情曲而詳，大都如畫。〈高祖紀〉按年而紀，紀入秦滅項時，文甚工，即帝位以後多疏闊矣。惠帝以後所次事多散逸、諱忌，獨呂后稱制與孝文代來初并文帝遺詔可觀，故撮錄之。

13

茅坤對於〈秦紀〉、〈項羽本紀〉和〈高祖紀〉在文學方面的表現十分讚賞，認為〈秦紀〉「恣情描畫，文最精悍」；〈項羽本紀〉「情曲而詳，大都如畫」；〈高祖本紀〉「文甚工」，因此在《史記鈔》中收錄這些篇章。

## 3、文獻學角度：未定之書不錄

此外，對於另外一些篇章，茅坤則以文獻的可靠與否來看待：

〈景帝紀〉，予按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覽，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降匈奴，下太史公蠶室。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漢武帝紀〉并本〈封禪書〉而已，竊謂武帝多雄才大略，又太史公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即如文景間，亦每年僅錄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於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

<sup>13</sup> 明·茅坤：〈附讀《史記》法〉，《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一，頁1-2。

故皆不錄。<sup>14</sup>

茅坤指出，〈景帝紀〉是元成年間褚先生所補，非太史公原本所作之紀；而〈漢武帝紀〉幾乎本〈封禪書〉而來，親歷漢武帝雄才大略時代的太史公不該將此紀寫得如此散漫，因此現今所見之紀，同樣不是出自太史公之手筆。這些從文獻學角度發出的批評和疑慮，使得茅坤沒有收錄〈景帝紀〉、〈漢武帝紀〉等篇章。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茅田氏與茅坤在《史記》的選文及選文標準上存在一定的差異。茅田氏的《史記菁華錄》選文篇數精簡，對於所選的篇章也大量進行刪節，他以「文辭之菁華」為標準，將敘述奇事的精彩文辭予以收錄，而略去那些隨事敷衍的平淡之處。茅坤的《史記鈔》則選編了大量的《史記》篇章，並且其所選錄篇章的內文大部分保持完整、不加刪節。茅坤從歷史完整性、文學以及文獻學角度考量《史記》中的篇章，將那些儘管內容一般、但可以補足歷史記述完整性的文段以及文學技巧甚高的文本收錄到《史記鈔》中；至於在文獻的真實性和可靠度存疑的內容，則不予選錄。

## （二）圈點符號及其用法

芣田氏和茅坤都在評文過程中使用了圈點符號來表達不同的批評意涵。不過，從《史記菁華錄》和《史記鈔》二書的對比來看，他們所使用的符號及其意涵都有所不同。

亨田氏在《史記菁華錄》中所使用的圈點符號包括：「。」、「、」、「／」、「○○」、「、、、」、「△」、「ヽ」、「ゝ」共八種。這些符號依據其功能不同，可分為兩類，一類承擔「標示句讀」的語法功能，一類承擔標示文章脈絡、文辭菁華的理解與批評功能。

在本論文的第三章中，筆者已經通過《史記菁華錄》中具體用例的圖示，對這些符號各自的功能加以說明。為了便於與茅坤《史記鈔》的圈點符號體系進行

<sup>14</sup> 明·茅坤：〈附讀《史記》法〉，《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一，頁2。

比較，筆者在此將以表格的形式，用文字描述茅田氏所使用的圈點符號體系：

功能類型	符號圖示	具體功能
標示句讀	「。」	承擔正文斷句功能。
	「、」	承擔正文的停頓、以及夾批雙行小字的斷句功能；在部分情況下，取代「。」承擔正文斷句功能。
標示文章脈絡與 文辭菁華	「／」	文章脈絡層次的標誌。
	「。。。」	用以標註連續的一段話，常常與眉批、夾批的評論相配合。
	「、、、」	用以標註連續的一段話，標示與寫作手法的分析相關的內容。
	「△」	經常於「。。。」所標示的字段中出現，一般用於標示單字或詞組，提示一些關鍵、重要的概念。
	「ㄣ」	單獨出現，多用於標示重要的單字。
	「ㄣ」	單獨出現，多用於標示重要詞組。

以上是《史記菁華錄》中所使用的圈點符號之概況。由於茅田氏並未對這些符號加以說明，因此上述內容乃筆者根據各符號在書中的具體用例整理而成。

至於《史記鈔》中所使用的圈點符號及其意涵，茅坤在書中已有一番說明：

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緊關處則長抹。凡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災異、書年、書一切吃緊字面則短抹。凡文之最佳處則圓圈，次則長圈，又次則點。惟荊川鐫注處，似得其解，故不忍遺，特加小圈於其上以別之。<sup>15</sup>

<sup>15</sup> 明·茅坤：〈凡例〉，《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一，頁1-2。

此外，據筆者所見，茅坤在《史記鈔》中同樣也使用圈點符號為句子斷句，他所採用的是「。」符。

為了便於比較，我們同樣以表格的形式對茅坤所使用的圈點符號加以整理：

功能類型	符號	具體功能
標示句讀	句讀符	承擔斷句功能。
標示文章脈絡、特定概念與事件	長抹	標示文中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緊關處。
	短抹	標示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災異、書年、書一切吃緊字面等處。
標示文辭菁華	圓圈	標示文之最佳處。
	長圈	標示文之次佳處。
	點	標示文之佳處。
標示他人之鑄注	小圈	標示歸有光之鑄注

由此看來，苧田氏與茅坤採取了不同的符號來圈點其所選錄的文章，苧田氏沒有對這些符號加以說明，而茅坤則有。在一定程度上，苧田氏與茅坤的圈點符號系統組成可以說是相同的，儘管它們各自的形態及其所代表的具體功能存在差異，但都包含了標示句讀的語法功能符號，以及表達文章理解與欣賞的文學批評功能之符號。

### （三）批語形式及其內容

在《史記菁華錄》中，苧田氏的批語共有三種形式，其一是眉批，其篇幅和所評論的文本範圍比較長，通常是針對一大段文字進行點評。其內容多是對文章某一段的敘事、描寫手法進行評論，或是解析司馬遷的寫作用意。位於篇首的眉批，經常會揭示一篇之主旨或眼目。當然，眉批的評論內容並不絕對，有時也會出現詞語的註解、段落大意的總結。其次是夾批，通常以雙行小字的方式出現在文本中，它所評論的範圍，往往是單句或數句，隨文而注。一般而言，夾批比眉



批的篇幅更為短小。夾批內容豐富多樣，有字詞注音註釋，有段落大意，有敘事、描寫手法的評議，也有芋田氏隨文而寫的片段感想。最後是尾評，也就是一篇末尾的評論。與眉批、夾批相比，尾評的篇幅往往更長，其內容並不針對文章的某個局部，而是就全文的組織架構、主旨、藝術手法或圍繞歷史人物與事件來發表的整體性議論。

在茅坤的《史記鈔》中，批語的形式只有兩種，一種是旁批，位於《史記》選文中所評論語句的右方。在《史記鈔》中，旁批的內容多是對文章脈絡的提點，內容極其簡短，往往只有數字，如「提」、「又一提」等。另外一種批語是眉批，位於頁面的天頭位置，主要針對一大段篇幅進行評論，其內容豐富，包括篇首用於提點文章主旨或關鍵的題評，篇中對於寫作技巧的分析、對歷史的評論與見解等。值得注意的是，與芋田氏《史記菁華錄》中的評語相比，茅坤的評語在總數量上要少得多、也簡要得多。

### 三、評點內容

在評點的內容方面，《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它們都包含了文章理解、文學鑒賞與歷史評論三大方面的內容。

首先是文章理解。在《史記菁華錄》中，與文章理解相關的內容主要有如下幾種：第一、注釋考證。包括對字詞的釋義、人物地名的考述以及名物制度的解釋。第二、解讀句子內涵。這類評語較少，主要是解析某句話的言外之意。第三、劃分層次、總結段落大意。

而在《史記鈔》中，與文章理解相關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字詞方面，包括標示讀音與解釋字義。

接下來是文學鑒賞的相關內容。《史記菁華錄》中，芋田氏從文章的組織架構、敘事手法、描寫手法、語言藝術與風格等方面，對《史記》選文的章法佈局、關目、眼目、敘事技巧、寫人與寫景之藝術、字法、句法、文法等進行了提點和

評析，告訴讀者各處行文的技巧與妙處。

在《史記鈔》中，同樣包含了對於組織架構、敘事手法、描寫手法的評論，如評析一篇之主旨、眼目與關目，藉由「起案」、「提」、「又提」、「承」、「應前」等關鍵詞提點文章的脈絡結構與起承轉合，評論文中的敘事手法，賞析文中人物描寫的精彩之處等。

最後是歷史評論。苧田氏的評語中，歷史評論的佔比不高，大約是全書評語的十分之二、三。在他的歷史評論中，除了發表對於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看法與分析，還有對於史學的看法，例如對「何為良史」的探討。而在茅坤的歷史評論中，主要是對當時人物與事件的看法，而少見對於史法之批評。

總體而言，苧田氏與茅坤的評論都有各自的洞見與獨到之體會。不過，茅坤的評論內容要比苧田氏的簡短許多，也不如苧田氏來得全面與豐富。像苧田氏所關注的語言藝術與風格、史法批評等，茅坤的評論中也罕見著墨。<sup>16</sup>

#### 四、文學觀念

縱覽《史記菁華錄》與《史記鈔》二書，可以看到苧田氏和茅坤分別闡述了各自的文學觀念。

苧田氏對於《史記》選文的章法結構、敘事手段、描寫手法以及字法、句法等各方面都予以極高的肯定。而他對這些文學技巧的讚美中，無不貫穿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奇」。這一批評概念出現在他對《史記》文學批評的方方面面，在談論太史公如何結構文章、或起或結時，他評之以「甚奇」、「文法絕奇」；在評析太史公的敘事筆法時，也連稱「奇文」、「奇筆」；在描述太史公的語言修辭

<sup>16</sup> 注：關於茅坤《史記鈔》評語的內容歸納，參考了房性宏：《茅坤〈史記鈔〉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高莉芬先生指導，2014年）與張荃：《史記鈔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張德建先生指導，2008年）。

時，也譽之以「奇」。

至於茅坤評文的重點，則在於「神」。在他談論選評《史記》的動機時，就提出「重神」的觀點：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為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淒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sup>17</sup>

在〈茅鹿門集·刻漢書評林序〉中，他同樣表達了對《史記》之「神」的激賞：

《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道逸疏宕如餐霞，如嚙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規矩佈置，如繩引，如斧削，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奏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

18

至於「神」的內涵，儘管茅坤並未在《史記鈔》中詳細說明，但在他同樣指導後輩行文之法的〈文訣五條訓縉兒輩〉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一番論述：

神者，文章中淵然之光，窈然之思，一唱三嘆，餘音裊娜，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無窮者也。入此一步，則《莊子》之〈秋水〉、〈馬蹄〉，《離騷》之〈卜居〉、〈漁父〉諸什，下如蘇子瞻前後〈赤壁賦〉，并吾神注也。吾嘗夜半披衣而坐，長嘯而歌，久之，露零沾衣，不覺銀河半落，明星在掌。已而下筆，風神倍發也。此皆吾所得者。即如兒輩未能也，須於草稿完後，

<sup>17</sup> 明·茅坤：〈刻《史記抄》引〉，《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一，頁1-2。

<sup>18</sup> 明·茅坤，張大芝、張夢新校點：〈茅鹿門集·刻漢書評林序〉，《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頁494-495。

便當再三暗誦，將篇中得失處，徹首徹尾審訂一番，當刪者刪之，當改者改之，當擴充者擴充而馳驟之，務令文之神王，而煙波無盡，不可草草了事。<sup>19</sup>



在評點《史記》的過程中，也反復提及「有風神」、「神色」。如〈刺客傳〉中談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時，旁批道：

何等摹寫！何等風神！

〈平原君虞卿傳〉中「門下一人前對曰」旁批曰：

有風神。

又如評〈廉頗藺相如列傳〉：「怒髮上衝冠」處，謂之：

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由此，可以看到茅田氏與茅坤對於《史記》文學表現的審美各有側重。茅田氏承繼前人以「太史公好奇」、《史記》「奇而不軌於正」的觀點，從《史記》的組織架構、敘事手法、語言修辭等方面發掘與評點《史記》之奇；而茅坤則出於「指導後輩為文」的目的，在對《史記》的文學剖析中，特別強調其「神」，希望為文者能知曉此道，而不陷於形式的模仿。

### 第三節 小結

評點這一批評形式與《史記》研究的熱潮都在明代迎來了發展的高峰，而眾多《史記》評點之書亦是這一浪潮下的產物。筆者挑選形式上與《史記菁華錄》最為接近的經典之作《史記鈔》與之對比，從編著動機與目的、評點體例、評點

<sup>19</sup> 明·茅坤著，張大芝、張夢新校點：〈文訣五條訓繙兒輩〉，《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頁875。

內容三大方面進行比較。

茅田氏的編著動機是出於時人學習《史記》時的困境，他希望能編著一書展現《史記》之文學技巧與精神，幫助讀者研讀與學習。而茅坤則是有感于時人學習《史記》的誤區、以教導子孫學文為目的編著了《史記鈔》。在評點體例方面，本文探討了兩書的選文及選錄標準、書中所使用的圈點符號及用法，還有批語形式及其內容。兩書的選錄標準各有不同，《史記菁華錄》的選文遠少於《史記鈔》，但評論則詳細許多。至於評點內容，兩書的共同點是都包含了文章理解、文學鑒賞與歷史評論三大方面的內容。他們都有各自獨到的體會。不過，茅坤的評語要比茅田氏的簡短許多，也不如茅田氏來得全面、詳細。像茅田氏所關注的語言藝術與風格、史法批評等，茅坤的評論中也少有提及。通過這樣的對比，可以看到，《史記菁華錄》精簡的篇幅、詳密的批註確實是它與其他《史記》評點選本不同的一大特色。



## 第七章 結論



《史記菁華錄》一書，是由芋田氏精心編著而成的《史記》評點選本。他對《史記》中的篇章篩選剪裁，抽挹出這部鴻篇巨製中的菁華；并輔以細緻全面、見解獨到的評點，貫穿全書。

作為清代流傳最廣的《史記》選本之一，《史記菁華錄》一書的優點非常突出。在選文方面，該書篇幅不過《史記》的十分之一，解決了《史記》卷帙浩繁、不便存放的問題；而精要的選文、恰如其分的剪裁，不僅使選文銜接自然，讀來絲毫沒有內容殘缺或突兀之感，更讓《史記》最菁華的部分集中呈現，讓讀者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抓住重點，領略《史記》行文之奧妙，擺脫「掩卷不遑卒讀」的困境。至於評點方面，《史記菁華錄》一書的註解細緻詳密，為讀者提供了極好的閱讀指導作用，使他們不再迷失於《史記》的廣博深奧之中。

不過，《史記菁華錄》也存在若干不足之處。選文方面，它所展現的《史記》面貌是不完整的。芋田氏「掇其菁華略其敷衍」的選文和剪裁，完全是出於文學性之考量；對於《史記》史書性質與太史公精神的呈現，不免有所欠缺。圈注方面，書中沒有類似於〈凡例〉性質的文章，對圈點符號的作用與內涵加以說明，這對當時的學者而言或許不成問題，但對當今多數讀者而言，這些圈注符號的意義便難以索解了，因而削弱了指點閱讀之作用。評點方面，《史記菁華錄》中存在一些錯誤的注釋與解讀，這可能對讀者的理解造成誤導。此外，由於《史記菁華錄》的文學性傾向，書中的歷史評論篇幅較少，且所論大多不出前人的窠臼，缺乏新的見解，啟發性有限。

當然，這些不足並不能掩蓋《史記菁華錄》作為優秀《史記》評點選本的事實。它的價值與影響受到歷代學人的肯定。朱自清在〈經常常談〉中曾對此有過論述，他說：

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

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注「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注後來成了小學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注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注之下，可是也風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不少。<sup>1</sup>

正如朱自清所說，《史記菁華錄》自清代以來，多次重刊再版，是歷代許多學子研讀《史記》、學習古文的重要門徑。在《史記》的傳播、接受史上，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史記菁華錄》是學校和私塾老師教學使用的教材。胡懷琛（1886-1938）說：

現在學校裡常用的《史記菁華錄》、《諸子精華錄》，都是節錄的《史記》、諸子的成文。雖然他們是為著要讀起來更便利，所以用這個法子；而我們練習作文，也可借用這個法子。用這個法子，至少可以明白原文的結構，哪裡到哪裡是相連著，不能剪斷的；哪裡到哪裡，是另一段，和上下文不相關的。明白了這些道理，于作文很有益處。<sup>2</sup>

周退密（1914-？）在〈寧波清芬館和我的幾位同學〉中，也提到《史記菁華錄》作為教材而存在：

際云師分四科授徒，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各有教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德行課本；《左傳》、《戰國策》為言語課本；《綱鑑易知錄》為政事課本；《史記菁華錄》、《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為文學課本……課本中余最喜歡《史記菁華錄》和《唐詩三百首》。<sup>3</sup>

《史記菁華錄》也是許多人早年接觸《史記》時最初的讀物。著名作家孫犁在〈讀《史記》記（跋）〉中說過，自己初識《史記》是通過《史記菁華錄》：「回

<sup>1</sup> 朱自清：〈經典常談·序〉，收錄於氏著《經典常談》（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80年9月），頁5。

<sup>2</sup> 胡懷琛：《作文門徑》（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4年3月），頁211。

<sup>3</sup> 周退密：〈寧波清芬館和我的幾位同學〉，收錄于顧國華編：《文壇雜憶全編（第一冊）》（上海：上海書店，2015年5月），頁295。



憶自初中時，買一部《史記菁華錄》，初識此書。」<sup>4</sup>它為初學者提供了指點門徑、輔導閱讀的重要作用。馮亦代在〈談讀《史記菁華錄》〉中說：

《史記菁華錄》吸引我的，則是文章之短小和緊湊。初時起拿它當小說看，逐漸我看出了文章的門道，特別是那位選者「姚苧田」的評點，道出了寫文章的三昧。我便由單純的看故事，進步到欣賞文章；雖然有的評點還嫌高深，但逐漸地我也就跟著那位選錄者欣賞起此書的文采來了。<sup>5</sup>

此外，《史記菁華錄》還是學者研習《史記》、學為古文的重要參考資料。錢穆曾經提到，自己父親有一部《史記》，上面的圈點批註有一部分正是採自《史記菁華錄》：

余又在家中先父遺書中獲得大字木刻之《史記》一書，有批點、有圈注。余讀而悅之，后知其圈點批註皆移錄自歸方評點本，并旁採《史記菁華錄》等書，皆出先祖父手筆。<sup>6</sup>

金克木在學作文章時，也被教導要讀《史記菁華錄》：

現在不學八股，要學策論，寫報紙社論、通電、宣言全用得上。家裡有《東萊博議》，找出來看看。要連帶看《左傳》，互相對照，大有好處。還有一部《史記菁華錄》。再加上《秋水軒尺牘》、《古文筆法百篇》和《水滸》上金聖歎的夾批以及《聖歎外書》，就知道怎麼做文章了。<sup>7</sup>

對於《史記菁華錄》，歷代學者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張之洞（1837-1909）對

<sup>4</sup> 孫犁：〈讀《史記》記（跋）〉，收錄于氏著《如云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6月），頁264。

<sup>5</sup> 馮亦代：《洗盡鉛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年4月），頁103。

<sup>6</sup> 李木妙編：《國學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香港：香港新亞研究所，1994年8月），頁12。

<sup>7</sup> 金克木：〈陳年日記一則〉，選自龍協濤編《華梵靈妙金克木散文精選》（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年12月），頁256。

書中的評點稱讚有加：「古文宜讀《史記菁華錄》，書止四本，評點醒目。」<sup>8</sup>

版本學家翁長松在《清代版本敘錄》如此評價《史記菁華錄》：

通覽全書，「姚祖恩」在節選方面確實達到了「抽挹精華」的目的。他善於把握《史記》各篇的要旨，洞徹其章法佈局，刀尺所至，恰到好處。既保持了《史記》瑰奇閎深的固有風格，又因刪繁就簡而使情節更集中，主線更清晰，人物性格更鮮明。更可貴的是，經過刪節后的文字，並無割裂支離之病，而依然脈絡貫通、首尾圓融、神氣完足。這些，都與評註相輔相成，成為本書最突出的優點。……事實上，書中精彩、獨到、簡潔的評語卻是至今仍能給《史記》的愛好者和研究者以有益的啟發。<sup>9</sup>

李長之也說，《史記菁華錄》是最成功的選本之一：

最成功的選本，我看截至現在說，要算《文選》和《史記菁華錄》。……

《史記菁華錄》的有時不免冬烘氣，我們也不必去管。編者的標準是要選逸品，當臥遊。《刺客列傳》，他便只取荊卿好讀書擊劍，與高漸離相樂相泣一段，刺秦王那樣的武戲卻鉤掉了，這見他的胸懷之雅。這是唯一的刪而可恕的例。同時，他竭力主張不廢原書，這也是他的高明處。<sup>10</sup>

《史記菁華錄》不僅在《史記》的傳播、接受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明清《史記》批評史以及《史記》評點、選本的發展史的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與意義。不過，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學界的主流是把明清《史記》評點、選本放在古文運動的脈絡下觀察，因此往往多聚焦於茅坤、歸有光、唐順之以及桐城派等著名的古文大家及其理論；儘管《史記菁華錄》也是明清《史記》批評史與《史記》評點、選本發展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書中的評點過於細密、

<sup>8</sup> 張之洞著，司馬朝軍點校：《輅軒語詳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頁311。

<sup>9</sup> 翁長松：《清代版本敘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5年8月），頁314-315。

<sup>10</sup> 李長之：〈論選集〉，收錄於氏著《李長之文集》第七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頁325-326。

分散，因此並未受到研究者太多的關注，至今仍然沒有針對該書的系統性研究。

近年來，隨著《史記》學發展的開拓與深入，明清時期諸多《史記》評點選本也開始為更多學者所關注。丁德科、凌朝棟將明清乃至民國時期《史記》選本的一些代表作，如《史記纂》、《史記半解》、《史記七篇讀法》等重新整理，編成《史記選本叢書》出版。針對《史記菁華錄》的研究數量自 2007 年起也有了顯著的增長。

本論文基於前人的基礎上，對《史記菁華錄》一書展開全方位、系統性的研究。該書共有六卷本和四卷本兩大版本系統，六卷本的祖本是清道光四年（1824 年）姚祖恩主持刊刻的扶荔山房朱墨套印本，此後有同治十二年的趙氏紅杏山房本、清光緒九年（1883 年）廣州翰墨園本等刻本。四卷本現存最早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紅杏山房刻本，由吳振棫（1792-1870）在姚氏六卷本的基礎上校勘、略作刪改后刊刻出版。六卷本與四卷本的區別在於冊數以及選文數量——四卷本較六卷本少一篇〈封禪書〉。此外，兩個版本中〈滑稽列傳〉與〈貨殖列傳〉的篇目順序相反。

《史記菁華錄》的編著者過去有三種稱呼：苧田氏、姚祖恩、姚苧田。苧田氏是據《史記菁華錄》題辭上的落款確定的，姚祖恩是吳振棫最先提出的，姚苧田之稱則起源於趙承恩。根據侯富芳、李振聚與陸平的考證，姚祖恩的生年與苧田氏落款時間相去甚遠，因此姚祖恩並非苧田氏，而姚苧田的稱呼也相應地要被取消。侯富芳、李振聚與陸平對苧田氏真實身份的推測還缺乏充分證據，因此目前最好還是將編著者稱為「苧田氏」。

苧田氏編著《史記菁華錄》的起因，乃是因為看到時人在學習《史記》時遇到種種困境，加上他個人自小對《史記》的喜愛與鑽研。他編著這部《史記》評點選本，目的是希望能夠幫助學子更好地研讀與學習《史記》。

《史記菁華錄》選文涵蓋《史記》五體，不過所選篇章數目與篇幅都十分精簡。苧田氏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採取「掇其菁華，略其敷衍」的選錄原則，精心

挑選出《史記》敘事描寫中精彩的部分。《史記菁華錄》的評點由「圈點」與「評語」兩部分構成。書中的圈點符號主要包括句讀符號「。」、「、」、「」，與文章理解欣賞有關的符號「ノ」、「〇」、「、」、「△」、「、」、「、」，還有音調標示符號「〰」。它們各自代表不同的意涵，標註於選錄的篇章語段中，承擔著輔助閱讀及文學批評功能。評語部分，依據位置不同，劃分為眉批、夾批與尾評三種形式。它們在篇幅與評點內容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總體而言，夾批的篇幅及其所評論的內容範圍最小，眉批較長，尾評最廣也最長。

《史記菁華錄》一書的評論主要包括文學評論與歷史評論。文學評論可依照內容的不同，分為疏解文意與文本鑒賞兩大類別。疏解文意的評論主要是對字詞的注釋與考證，對句子內涵的解讀，以及劃分層次與總結段落大意。這些評論能夠促進讀者閱讀過程中對文本內容的理解。另一類是與文本鑒賞有關的評論。苧田氏的評點範圍涵蓋了組織架構、敘事手法、描寫手法、語言藝術與風格等多個方面，全面、細緻地品讀、剖析《史記》的文學藝術，對於讀者領悟《史記》之技巧與菁華起了很大的作用。縱觀全書的文學評論，可以看到苧田氏不僅評點全面細緻，剖析深刻獨到，更對太史公表達出很高的肯定與讚賞。

在另一類評論——歷史評論中，苧田氏對《史記》之史法、太史公之「好奇」提出批評，並從歷史的角度解讀太史公深意，還提出與太史公不同的見解以及批駁前人意見。史法批評的部分，苧田氏主要評價了太史公的「不虛美，不隱惡」，對《史記》的敘事與描寫手法以及微言大義表示了肯定。對太史公「好奇」的評價，苧田氏兼持褒貶兩種態度。一方面，他繼承前人的觀點，認為太史公由於好奇而導致《史記》出現「項羽入本紀」、「陳涉入世家」這樣的破體行為。但從《史記》體例的出發，這樣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另一方面，苧田氏又表現出對太史公好奇的讚賞，認為他的「好奇」是與「奇識」結合在一起的，能夠對史學書寫有所裨益。在解讀太史公深意方面，苧田氏最大的特點是從細枝末節處闡發前人所未發的見解，揭示太史公之深意，尤其是《史記》敘事背後隱微的批評。此外，儘管苧田氏在《史記菁華錄》中充滿了對太史公的肯定，但在對人物的看法與評價上，他提出了一些與太史公不同的看法。對於太史公對蕭何的論贊和汲黯行政

風格的分析，苧田氏直接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和理由。不過，苧田氏的這兩處批評，不是失於對《史記》體例不明，就是失於證據不夠充分。除了對太史公的書寫發表不同意見外，苧田氏也在評點中回應了前人對《史記》的一些看法，他從人物性格以及歷史描寫的細節處出發，反駁前人的見解或揭示前人批評的漏洞。

明清時期是評點學與《史記》研究的高峰期。把《史記菁華錄》放在明清《史記》評點的脈絡中考察，將它與形式最為接近的《史記鈔》進行比較，可以從中見出《史記菁華錄》的特性。苧田氏的編著動機是由於時人學習《史記》時的困境，他希望能編著一書展現《史記》之文學技巧與精神，對讀者研讀與學習《史記》提供幫助。而茅坤則是有感於時人學習《史記》的誤區、以教導讀者學習作文為目的編著了《史記鈔》。在評點體例方面，本文探討了兩書的選文及選錄標準、書中所使用的圈點符號及用法，還有批語形式及其內容。兩書的選錄標準各有不同，《史記菁華錄》的選文遠少於《史記鈔》，但評論則詳細許多。至於評點內容，兩書的共同點是都包含了文章理解、文學鑒賞與歷史評論三大方面的內容。他們都有各自獨到的體會。不過，茅坤的評語要比苧田氏的簡短許多，也不如苧田氏來得全面、詳細。像苧田氏所關注的語言藝術與風格、史法批評等，茅坤的評論中也少有提及。由此可以看出，《史記菁華錄》精簡的篇幅、詳密的批註確實是它作為《史記》評點選本的一大特色。

以上是本文對《史記菁華錄》一書的研究成果。希望能使學者對該書零散細密的評點有進一步、體系化的了解，對苧田氏的批評思想與特點有更深入的認識；也期待此文能為《史記》傳播接受史與明清《史記》批評史、《史記》評點選本史的研究添磚加瓦。



## 參考文獻



### 一、傳統文獻（以著作時代先後為順序）

漢・司馬遷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日〕瀧川資言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6月）

漢・司馬遷撰，清・王有宗注釋，凌朝棟、高軍強整理：《分段標註史記菁華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月）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月）

漢・揚雄撰，汪榮寶註疏：《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店，1991年6月）

南朝・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

南朝・劉勰撰：《文心雕龍》（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年4月）

唐・劉知幾撰，清・蒲起龍通釋，呂思勉評：《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宋・蘇軾：《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明・茅坤著，張大芝、張夢新校點：《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

明・茅坤編著：《史記鈔》（明泰昌元年（1620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

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于亦時整理：《史記評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明・金聖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2月）

清・吳見思：《史記論文》（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11月）

清・苧田氏編著：《史記菁華錄》（清光緒九年（1883年）廣州翰墨園刻朱墨套印本）

清・苧田氏編著：《史記菁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清・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8月）

清・鄭澐修、清・邵晉涵撰：《乾隆杭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 703 冊)

清·董浩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1 月)

清·張之洞撰，司馬朝軍點校：《輶軒語詳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9 月)



## 二、近人論著(以出版時間先後為順序)

### (一) 專書

葉聖陶：《略讀指導舉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 2 月)

朱自清：《經典常談》(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80 年 9 月)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1 月)

李木妙編：《國學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香港：香港新亞研究所，1994 年 8 月)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6 月)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 年 9 月)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4 月)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6 月)

葉聖陶：《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日〕高津孝著、潘世聖等譯《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8 月)

龍協濤編：《華梵靈妙金克木散文精選》(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李長之：《李長之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馮亦代：《洗盡鉛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 年 4 月)

張世君：《明清小說評點敘事概念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0 月)



- 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 年）
- 朱志先：《明人漢史學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年 5 月）
- 孫犁：《如雲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 年 6 月）
- 胡懷琛：《作文門徑》（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4 年 3 月）
- 顧國華編：《文壇雜憶全編（第一冊）》（上海：上海書店，2015 年 5 月）
- 翁長松：《清代版本敘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5 年 8 月）



## （二）學位論文

- 阮芝生：《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沈剛伯、李宗侗先生指導，1973 年 6 月）
- 張荃：《史記鈔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張德建先生指導，2008 年）
- 左方霞：《《史記菁華錄》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碩士論文，汪祚民先生指導，2011 年）
- 房性宏：《茅坤《史記鈔》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高莉芬先生指導，2014 年）

## （三）期刊論文

- 吳承學：〈評點之興——論文學評點的形成與南宋詩文評點〉，《文學評論》1995 年第 1 期
- 李偉泰：〈《史》、《漢》論贊比較十三則〉，《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4 期（2006 年 5 月）
- 王俊：〈論姚苙田《史記菁華錄》的學術價值〉，《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 6 期（2007 年 11 月）
- 范文靜：〈試論《史記菁華錄》關於《史記》敘事時間的評點〉，《考試週刊》第 45 期（2009 年 6 月）
- 侯富芳：〈《靜志居詩話》散論〉，《圖書館雜誌》2011 年第 11 期（2011 年）
- 左方霞：〈略論《史記菁華錄》對補敘手法的總結〉，《考試週刊》第 20 期（2011 年）



年 3 月)

魯青：〈從《史記菁華錄》看「姚苧田」的評點特色〉，《劍南文學》第 10 期（2011 年 10 月）

李振聚：〈《史記菁華錄》編者非姚祖恩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2 年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

季紅花：〈被淡忘的明清評點大家姚苧田〉，《長春教育學院學報》第 29 卷 12 期（2013 年 6 月）

陸平：〈《史記菁華錄》作者獻疑〉，《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 7 期（2013 年 7 月）

王平：〈姚苧田《史記菁華錄》之文章評點解析〉，《西江月》2013 年第 11 期（2013 年 11 月）

王靜雅：〈《史記菁華錄》人物評點特色研究〉，《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 年第 8 卷 1 期（2015 年 1 月）

汪晗：〈略談《史記菁華錄》之論奇〉，《現代職業教育》第 18 期（2015 年 6 月）

楊昊鷗：〈論《史記》文章學經典地位在明代的形成〉，《學術研究》2015 年第 8 期（2015 年 8 月）

葉浩：〈略論《史記菁華錄》之「閒筆」及其不足〉，《考試週刊》第 51 期（2016 年 6 月）

#### （四）論文集論文

張伯偉：〈評點溯源〉，見章培恒、王靖宇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 月）

#### 三、網路資源

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所藏漢籍資料庫」